

5877

# 武俠世界

玄武箭神 (七絕九宮翻故事) 凌波·著

一聲鬼哨，一枝勁箭，武林中一等的好手，，也不得不為其貫心而過，何況更有武林中具大聲威之人物相助，引致箭神肆虐江湖，殘殺善良，中原武林道又該如何應付？玄武箭神本文當有詳盡解釋……。



\$3.50

1062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是由名作家凌波執筆，「玄武箭神」是一篇以清朝年代作背景，題材採自當時歷史人物為幕後，內容充滿磅礴氣勢，義薄雲霄，事蹟感人，可歌可泣……文中述說其時武林中的大批正義之士，大漢子民，為了對付肆虐江湖之箭神，殘殺善良，還得兼顧一班涼血無恥、甘作虎狼的邪道黑魔助其兇惡，引致人人自危，奔走駭汗，熱血捐軀！當然，天網恢恢，且看中原武林道上掀起的一番反清復明狂潮怎樣熱鬧？怎樣刺激？「玄武箭神」有詳盡的解釋。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 玄武箭神（七絕九宮翻故事之三）

一聲鬼哨，一枝勁箭，武林中不少好手，為其貫心而過。加上一批為虎作倀之黑道人物助其聲威，引致箭神肆虐江湖，殘殺善良！且看中原武林正義之士怎樣應付？……凌波 3

###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 獨行殺手（兩期完俠義故事）◀上▶

鋒鏑餘生 又遇煞星來……余破浪 38

###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 一身是胆（民初技擊鬥智小說）◀續完▶

龍虎風雲會 捕得豺狼歸……獨孤紅 53

#### 江山如畫（神州奇俠傳奇故事）◀一▶

正俾脫虎口 又再陷狼羣……溫涼玉 61

#### 神捕世家（俠情中篇連載）

巧施苦肉計 拚身擒巨惡……高阜 71

#### 劍歸何處（俠義倫理中篇）

移駐姻嫁禍 美夢竟成空……秦紅 79

#### 閃電拳王（奇俠司馬洛故事）

閃電一拳 狠命一脚……馮嘉 87

###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 天蠶變（俠義傳奇恩仇）

貢使朝貢品 殺手施殺着……黃鷹 97

####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故事）

蓄勢迎強敵 勇戰不回頭……臥龍生 105

####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冬夜來怪叟 雪地現奇人……蕭逸 114

### 拳壇近事·掌故珍聞

黑衣童（叢書掌篇）……混沌書生 44

武術搜秘（練功要訣）……麥海雲 46

泰拳稱霸（拳壇近事）……萬里傳 48

田野大郎空手接箭（奇人奇技）嚴霜 69

陸秀夫（民族英雄軼事）……秦中客 95

# 武俠世界

第106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喜愛動作打鬥刺激閱讀的讀者，請千萬不要錯過上期開始已刊出的奇俠司馬洛故事「閃電拳王」，這是一篇揭露拳壇賽事黑幕醜聞驚人事件，兇狠手辣，殘暴慘烈，兼而有之。佳作當前，幸勿錯過！

下期我們推出一部隆中客撰著的民間俠義巨型故事「草澤忠魂未了情」，這是作者多年以來，悉心銳意，嘔心瀝血之佳作，內容曲折傳奇，悲壯感人，閱讀之下，保證令你摒息靜氣，拍案驚奇！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 \$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地球爭奪戰」故事寫來絕非空穴來風，聳人聽聞，資料取材均有所據，過程發展實為地球人所關心憂慮。快將完成單行本出版敬請留意！



港幣四元



港幣五元

「大綁票」與「啞巴殺手」——過程驚心動魄，佈局出人意料！



環球出版社印行

馬雲作品  
暢銷東南亞

名作家馬雲最新貢獻

## 七絕九宮翻之三

# 玄武箭神

凌波·文  
盧令·圖

## 江湖風雲險

## 岳麓現殺機

天下第一大幫會，並且人才輩出，與江湖各大門派相峙爭雄垂三百餘年的丐幫，竟然於一夕之間，弄得紀律蕩然，而門戶衰敗。時維順治之十二年。怎會鬧到如此之地步？不論與丐幫有所交情或者仇怨者，全都明查暗訪，希望將這件事理出個頭緒來。很可憐，非但沒查出什麼蛛絲馬跡，反而在皋蘭山之亡魂峪中，發現了丐幫十大長老之尸骸，個個胸口洞穿，死得極慘。十長老所持之丐幫門戶中的法鉢、信符，一併失去。人們以為，十長老又是為清廷鐵衛所殺，而丐幫之幫主也已歸了天，也就是說，丐幫是為清廷所撲滅。

有些比較肯用心思的，如少林之持舟方丈，武當之衛春暉，與及峨嵋天音師太則認定是魔教秘魔神君的傑作。可是，十分奇怪，消息又傳來，秘魔宮也莫明其妙的失了踪。這就引起了江湖人士的大混淆，兩件事就此成為了江湖上一大疑案，到底這主兇是誰？用意何在，始終沒人能揭穿了這個謎。

時光迅速，江湖風雲，依然此伏彼起，層出不窮。可惜，這多年來的江湖上人才輩出，一代有一代的英傑，一門有一門的天心譜的，實因邱山九鬼所用的練魂手法太殘忍，而狄孤辰又是個天生倔強，更且年幼無知，根本不知死亡可懼的孩子。所以，這遍體鱗傷，令鍾玉時看了不忍，何況九鬼之貌相陰狠醜陋，行動鬼祟，這就引出了一場大戰。

鍾玉時一翼誅九鬼，救出狄孤辰，從此，江湖人士不得不注目這位小莊主，更推而想之，天下人稱三莊、二谷、一家庵之贊語，實在有其根據。一個小主人已經如此厲害，令江湖人聞名心驚的邱山九鬼，為這小輩一仗誅殺，試問：這老的又該如何？

那想到：今日，這位小輩英豪竟開口出狂言。要將混江龍呂伯英逐出三湘地面，是狂、是妄、是驕、是橫，還是別有原由？大可暫擱一邊，至少，三湘幫與洞靈莊並無大爭大執乃是事實。莫非鍾玉時有了名更想爭利？算算洞靈莊主鍾不欽是個素性恬淡，沖和平易的老人。近年來，爲了想參透洞靈訣中九玄一炁之道，才將這莊中事務交託兒子，自己是退居後莊，潛修妙訣。也就是說，他老人家絕對不至於會貪圖這種莫明其妙之利的啊！看來，鍾玉時有些驕狂自大了。

至於呂伯英又如何？他已召集了手下四大金剛；鐵手獅猴孟子凡不得不從鏢局趕到了岳麓山。其他三人是鐵面金雕羅長元，鐵甲神章彭，鐵背蒼鷹趙萌，商議對策。

「四位兄弟，想老哥哥今年已五十開外，年輕時，或者，火氣大，脾性猛，出手不知輕重，近年來，我是越來越怕這江

的健者，魔教與丐幫都是再無有力的人士，在江湖間出頭露角。

最近，有一件轟傳江湖之事，就是岳陽之洞靈山莊小主人，人稱玉面韋護的鍾玉時，竟然揚言對三湘幫幫主混江龍呂伯英不滿。並且，一定將要三湘幫逐出三湘地面。呂伯英在這三湘地區開山立密，已有廿年，獨霸湘江，手下英傑人士不少。呂伯英爲人慷慨好義，雖說做的是沒本錢的買賣，但是，搶劫有分寸，做案有預謀，一無痕跡，更無破綻，又何況，他在長沙，由其手下鐵手獅猴孟子凡開設河南有名的三湘鏢局，既算眼線，也代呂伯英接待天下江湖朋友。人面闊，手頭鬆，所以三湘幫的地方勢力，着實不可輕視。

鍾玉時是岳陽大俠鍾不欽之獨生愛子，素來溫文雅爾，江湖人只知他是個憑仗父蔭的少年子弟，不想在三年前，偶遊洞淵湖，竟然發現一件大陰謀。邱山九鬼竟然用暗算劫來了江湖大豪，三莊、二谷、一家庵中，天琴谷谷主狄雅音的獨生子狄孤辰，預備將孤辰與雅音交換天下唯一孤本的天心譜。

鍾玉時根本不知什麼雅音、狄孤辰，

湖之風波，武林的浪潮。不是說句喪氣話，我是十分怕這報應了！想我們聯手合創這個三湘幫，難免不殺傷人，雖然，走江湖怎免得雙手沾血。可是，得饒人處且饒人啊！因此，多年來我是再三告誡，千萬千萬不可濫殺無辜！不，決不可輕啓殺戒，我想，弟兄們是不會違我規示的吧！

「不敢，再說近幾年，我們既有孟兄弟的鏢局撐住大局，水上作案，大爲減少，不是真正值得動手，而又一取可得一年半載的開銷，否則我們也不屑做啊！」

呂伯英是明白羅長元的解說說明了，他們三湘幫無論如何不會得罪了洞靈莊。根本河水不犯井水，洞靈山莊小主人的說話，未免太狂，還有欺人太甚之嫌，要知道，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成立不易，至於成立之後，而不幸發生了爭執，那當然難免。至多也不過評理請酒，再不就邀集三老四少，調解說合。決不可能莫明其妙的對外宣揚「逐出」這兩個字。因爲，誰也該明白，所謂「逐出」也者，就是將此門戶，由江湖上除了名，報了消。請教：又有那個門戶能忍這口氣？

雖然，呂伯英他是老了，胆子也小了，但是，到底還是一個門戶之長啊。現在之集議商討，在他以為，只求自己無過，那麼，事情還是可以轉圜，還是有辦法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因此，他是環顧全場，沉聲說道：「衆家兄弟，並不是老哥哥胆怯，唉，我是要明白，自己是否有不足之處，如果你我自己明白，那麼天下事抬不過個理字，我也無什可以牽掛，即使將我三湘幫毀了個一敗塗地，哈哈，



廿年前，又那來什麼三湘幫？怕只怕有人做了劣行惡跡，而引起外人之不滿，那時侯，老哥哥可就愧對武林道，能見江湖人了……

「會不會是孟賢弟的局中出事？」鐵背蒼鷹趙萌是比較深沉有智，雖說是三湘幫之事，而三湘幫局表面上看來是與三湘幫水上生涯有分別，但是，真正老江湖，誰又能瞞得過？這種掩耳盜鈴的手法，是實在瞞不住人。所以，趙萌提醒了一句。這句話令呂伯英心中一凜，看住了孟子凡，希望他有個解釋。

「唉！我看這件事，根本是別有情由，呂哥兒，其實，我一聽到訊息，就已開始偵查。我打聽得清楚明白，那位鍾玉峙，不錯是年少氣盛，但是絕對不是個無理取鬧的一勇之夫。年紀雖輕，却是沉着多智，更可怕者，他如無十足之把握，決不輕易叫陣。還有，他從來不干涉這江湖門派之事，但可惜，他對我們三湘幫却似有血海深仇那樣，分明，他是別有怨氣，至於說這口怨氣是我手下的胡作妄為？你我大家俱知，多年的拚鬥廝殺，誰也得厭了，尤其是三湘幫局，更是對人謙厚，走鏢護送，憑一面出海旗，走遍天下，一無阻礙。別說劫鏢，就算响箭、哨子聲也已多年未聽聞了。試問又那會得罪了洞靈山莊？其實，洞靈山莊也得有這些開山立窖的黑道朋友啊。」

趙萌的提說不壞，總算令孟子凡說明了不少情節，事實不錯，三湘幫說實在，無論如何找不出一絲半點的，與洞靈山莊結仇之由來。

此人功力已到了返虛還真的地步，丁維摩不由得心神大亂。

至於梁瀟又如何？他雖然被撞跌出老遠，但是，眼神始終不離這化子。再一聽這一聲好酒，聲音又嘶又啞，梁瀟是江湖能手，更是極難得的一個忍人！他即使吃了啞叭虧，不過，他真忍得住氣。自己這一個南北十三省無敵的聲譽得不來，而這個化子，看年紀才三十來歲，不可能比這年齡還輕，此人由那裏鑽出來的？丐幫消聲匿跡已有五十來年，當年十大長老被聚殺於魂峪。丐幫的八袋、七袋長老，也已失了踪。難道，近年來有心再振聲威，而這個叫化子是派來作前鋒。如果，自己與他正式交手，勝了，應該，萬一有個失誤，嘔！堂堂一個前輩煞星，竟然為個醉漢所敗，丐幫是借此揚名，我來墊他們的底，犯不着。因此他是冷冷一笑道：「小兄弟，你裝得好像！恕老夫不克奉陪了！」說罷，也不等這化子起身，身形起了，宛如一道匹練般向三湘幫局中落去。可是，眾人一聲驚叫中，只見那化子的背上，本來破爛的衣衫，清清楚楚，多了十道新裂縫。梁瀟是漏了一手，這一下快招，將在場人個個看得目瞪口呆，混元一劍，混元一劍今日總算令他們大開眼界了。

## 化子擾鏢局 鬼哨勁箭來

化子呢！他是一動也不動，就如死了那樣！難道，梁瀟殺了那個化子？眾人還在疑惑之間，却聽得一聲又嘶又啞的叫聲：「好酒！可惜沒了，爺們，可有吃不了

為什麼鍾玉峙如此痛恨三湘幫……當夜，呂伯英爲了這個問題，難以成眠，現在，鍾玉峙的宣言已發佈，而第二步的行動，尚未有所表示，以後，這件事的發展又會如何？……

突然，後院傳來一聲慘叫聲。時已深夜，這慘叫聲可以說是直刺長空，呂伯英近年習靜，獨居內書房，這慘叫聲他是聽了個清清楚楚。暗叫一聲不好，揮手一掌，好厲害的功夫，長寬爲其擊破，他是人隨掌出，眼前一花，只見遠處，一條白影，其疾似箭般的向莊後飄下。一瞬時，消失在樹林中。

呂伯英明知來了人，並且，已經殺了人，想追，是追不上了，他是一聲長嘆，身法一動，人已到了慘叫聲發出之所，一股血腥味透鼻而來。一推門，燈光尚未熄，只見自己的兩子一徒，個個血漬模糊的，死在地下。再看一看清，唉！呂伯英不禁老淚縱橫，三個人死得慘啊！個個是天靈蓋爲重物所擊穿，這傷痕，呂伯英不由咬牙切齒道：「鍾玉峙，你這算是名門正派，江湖大豪之所作所爲？」

第二日，江湖上人言紛紛，呂伯英已調動了自己手下，更用重禮聘請當今第一位大豪，隱居於辰州天仙庵中的靈木姥姥出來主持公道。他與洞靈山莊是勢不兩立。爲了要當眾指出鍾家之罪，更且發出英雄帖，希望羣豪能够在八月之十五。在岳麓山之青風嶺頭聚會。

這一來，由一個爭執，發展成爲武林之大風波。可是洞靈山莊又如何？並無其他特別之動靜，八月之十一，長沙之三湘

，剩下的美酒，佳肴，施捨施捨。」

這化子可真是說得比唱更好聽，要飯的還得美酒佳肴呢，使其中有不少前輩的成名人物，却也難免有自命不凡的混小子，孟子凡的少爺，江湖上公認爲小鏢頭的孟欽德是忍不住了。只見他笑瞇瞇走過來！彎身而下，手使陰勁的，向那化子的肩頭拍了拍道：「今日咱家有事，不克奉陪，明日再來如何？」

「哈！今日府上有事？什麼事？死了人，釘了門！」越說越不像話了，開口就是得罪了當地第一間大鏢局，難道這化子果然是來擾局的？」

孟欽德本已暗中使了刀。用家傳的陰勁按穴之法，將這化子的肩井大穴按住，別看是一個穴道的被按，其實這股陰勁却是狠毒辛辣。並且，時間越長，氣血之流動越是容易受到陰勁之力，而令人苦痛萬分，命是不會要，時間也有個規定，不過，在這段時間中，是受難人却是苦不堪言。孟欽德那想得到，這個化子竟然是毫無所覺，並且，苦難的臨頭，尚敢肆無忌憚。正想再加強陰勁按穴，令其當場出采，不料那個化子却是一個翻身，仰面朝天，手脚頓地，大笑大叫道：「啊呀，你們好黑的心腸啊！我叫化子可憐啊，已經衣不蔽體，鶉衣百結，你們這些有錢人還看不順眼嗎？還要將我的破衣服撕得粉碎！難道不如此，你們就不舒服，不如此，不可顯得你們的衣着光鮮嗎？你們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啊。」

「小子！別裝蒜，哼，嗚什麼喪！」

「好，你說我是在嗚喪？唉！如果我

鏢局，首先是聚集了不少江湖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其中有南五省的刀王邢福，萬勝鞭威天靖，雄獅蔣太，雌虎姚翠，還有一個是天下欽敬的紫衣居士丁維摩。

至於本地的鏢局中人，有地位的，與三湘鏢局有往來的，那一個不來聯繫，事實俱在，當他們知道，鍾玉峙夜入呂宅，手刃三人，將呂伯英之兒子徒弟擊殺。這算是犯了公憤。所以，他們全想插上一手，義務助拳，與洞靈山莊鬥上一鬥。

鐵手獼猴孟子凡這幾天是忙得可以，尚幸三湘鏢局家底厚。否則，來了這許多好朋友，吃也得把他吃窮了。今日，他剛得訊，關中大俠混元劍客梁瀟來到。孟子凡不由大爲高興，事實俱在，憑所有在場人，個個是成名豪傑，江湖的好手。但是，誰也沒法保得了單打獨鬥，可以勝得過洞靈山莊中人。唯有這位混元劍客，乃是自己師門的至交，此君憑仗一柄劍，打遍南七北六十三省。江湖上有幾句歌詞所謂：「拳少林，掌武當，刀稱春秋，棒一傷，威震羣邪風雷莊，混元一劍吐光芒。」

梁瀟是前輩十三無敵中的一位煞星！今日有他出面，哼哼，洞靈莊是必敗無疑。他那得不高興，他那得不代呂大哥慶幸……

孟子凡是立即出大門恭迎，當然也有不少聞名，或者與梁瀟有交情的跟着湧了出來，衆人一出一大門，只見一個長身玉立，看來年才六旬左右的白衣老人，揹了一柄長劍，笑容可掬的，與衆人作揖。不料，客套話尚未說出口，橫側裏莫明其妙的來了一股勁勁，梁瀟身軀顛頂武功，反應

這是嗚喪，只怕，真正的喪門來到，你們也不知有多少個得送了命呢！」說話中，那個化子在抖抖戰戰的起身，更是面無血色，腳步踉蹌的走了，孟欽德不由大爲得意，怪不得你走了，分明自己的陰勁按穴已見了功，這化子被逼無奈，只能走了，哼哼，這一來，小化子啊，有你的苦吃！

「孟賢契，看你神色甚爲得意啊！」是紫衣居士丁維摩的語聲，江湖上老一輩的人物，個個清楚這位丁居士，深得禪悅之道，並且，秉性淳和，從來沒人看見過他疾言厲色，不過，也從未有人受其質問過。今日，老人的如此請教孟欽德，已可說明了，丁維摩對這位小輩有着某些不滿，孟子凡不禁大爲驚駭……

「前輩，莫非我那劣子有什麼不到之處了？」孟子凡對丁維摩不得不也尊聲前輩，也因此，他越加的心驚肉跳，看來，自己孩子，實在已做了件極大極大的錯事了。

「唉，孟老弟，難道你未看出其中之情由？難道這太玄陰勁就可以隨隨便便的陰損人了？還有，這化子，你們以爲已中了令郎的暗算了？更且，此人到底是何來歷，試問，又有那一個看清楚？認定準了？」

嗚，這一番說話却是問得令孟氏父子面面相覷，不，簡直令在場人個個出聲不得，一個小化子，一露面將個威震天下的劍客，措手不及的撞了一個大跟頭。雖然，梁瀟是借入門時，抖出了一招混元手，但是，梁老他不屑問，也不想問，不過，丁維摩早已與孟子凡等人有所商議，這是

奇快，又何況：他的功勁圓轉如意，一運功，一提勁，全身封護，無暇可擊，但是，這一股勁勁却是來得巧。而且陰，饒你梁瀟門戶封緊，全身是勁，不過，對付斜勁橫擊，本來比較困難，除非迴身轉勢，將對方之斜勁轉直，才易對付。梁瀟是一時托大，勁力着身，這才發覺不妙，奮一口氣想先阻一阻來勢，然後反手出招，抓住這個惡徒。不想，苦矣！發覺這一股斜勁是又實又重，非但阻不住，並且，直透門戶，梁瀟發覺不對，腳底自然而然的轉，好，散了架子。這還不算，腳底是一浮，人已直跌出去。試想，如此一個名滿天下的大劍客，在衆目睽睽之下，出了這樣一個洋相，這口氣又怎能忍得下。

孟子凡等人亦可發覺：當然發覺，尤其是那個紫衣居士丁維摩更是眼尖。早已看出一個化子七顛八倒的闖過來，將梁瀟一撞。丁維摩乃是前輩中的有名快手，並且閱歷豐富，由於性近禪悅，由靜生明，眼光更是敏銳。那會讓這個化子掩瞞過去，手一伸，一招須彌掌，這就可看出，老前輩即是老前輩，看來是輕飄飄的一揚掌，可是掌風已隱隱冠住了這叫化子的七個重穴。除了你乖乖的讓我抓住，否則，想硬躲硬卸，對不起，就得叫你立受重創。

可是，這化子又如何？不知什麼一來，口中喝一聲「好酒！」人是莫明加妙的一脫腳，摔了個背心朝天。丁維摩大爲吃驚，這是什麼手法？身法，令自己如此沉穩的須彌掌發了個空。還有，這一交，跌得極巧，更有個難明之處，這一交跌得極難看。根本不像個江湖中人的跌法！難道

件江湖大風波，也可能有個大陰謀在。如果稍爲措置不善，那就極可能掀起了驚天動地的大風浪。更可以說，呂伯英與鍾玉峙之糾紛可能爲宵小所陷！更可怕是有入暗中在看好戲，教學那下莊子刺虎，那麼就更爲不值。

這個化子的現身！丁維摩心中一動，他看到了以後，此人可能有極大的線索可鉤了出來。不想，不想，孟欽德自命不凡，一個冒然出手，將個重要的線索就此割斷了。

「老前輩大可當場扣住此人！」

「你扣？還是老夫來扣？」丁維摩的話聲，依然平平穩穩。可惜，語氣是越來越對孟欽德不滿了，「憑你，諒你根本無力可扣住此君，憑我？唉……梁兄如此人物，尚且不肯貿然，丁某何人！敢如此狂妄？」

在場人全已聽明白了，分明，有眼光的眞正狠人，對那化子全已留了神。說不定由此化了子身上，可能將個謎底揭摸清楚，可惜，讓這個無知的小輩開墮了。孟子凡是懷喪不已，孟欽德反而是心懷不忿。少年的英雄，小輩的好漢，根本不知武林風波之險惡，暗中已存下了一拚一較之心。

時已深夜，梁瀟與丁維摩等幾個老輩人物，正在密室商談一切。突然傳來一陣急而凄厲的嘯聲，似鬼哭，似神號，聲尖音曼長，尾聲搖曳，更帶有三分鬼氣。饒是翻幾個老輩英雄，也爲這這尖嘯聲，引得心顫神抖，有說話不出的難受。他們全已清楚，有人來了，並且，此人絕非善類

梁瀟與刀王邢福。萬勝鞭感天靖，雄獅蔣太，雌虎姚翠，還有孟子凡及紫衣居士丁維摩，踏出密室門，只見遠處有一縷烏光，耳邊聞得一聲慘叫，孟子凡心中一動，飛步想走，左手手腕一緊，業已爲人扣住，看看清，原來是丁維摩——

可是一點烏光現，又聞一聲慘號，分明有人中了毒手。而長空中，又傳來了一聲刺耳的尖嘯聲，梁瀟一聲怒斥道：「在那邊！——」幾條人影晃動，向東北角激射而出，那想到一股勁風，隱帶啞嘯之聲而臨，一聲慘叫，原來，江湖上號稱爲鞭神的感天靖，內外功俱臻一流的成名人物，竟然無法格擋一支長箭，讓這枝箭射在這假山石上！其中雌虎姚翠比較的心細，一掏腰際，兩道銀虹現，仗以會門輩豪的虎頭雙鉤取出，她是不理會其餘人的循聲追撲。她是須要看個清楚，什麼鬼箭，竟能有如此的神力？令感天靖毫無辦法格擋，而慘被釘在太湖上。

姚翠是江湖上的女中英傑，一生多歷事故，近年來，更是少逢敵手，心細縝密，眼光敏銳，當其一看這長箭之式樣，古拙中更有烏金光芒泛漾，令她心中一動！依稀記得，自己先師提說過……不料，背後傳來陰惻惻的一聲冷笑，姚翠心中大吃一驚，此人是誰？竟然出現在自己的身後而令己不知？一翻身，就勢帶起了兩道護身銀虹，這才站立身軀，看清面前，一個身穿白麻衣的蒙面人，手中執一束長箭，箭頭血跡斑斑！她還想問來者是誰？可是那人却已先其而開口：「想不到還有個頭腦不錯的人物在！哈哈，我看出來了，

你是雌虎姚翠。」

「你怎認得我？」

「目前江湖上，又有那個女的使用虎頭鉤這種霸道的兵刃，除了你這隻雌老虎外，再無第二個！哈哈！唉，可惜，今後，是再也沒人會使這虎頭鉤了！」

「你說什麼？」

「我說，你一歸了位，這虎頭護手鉤算是絕了，唉！」語聲才畢，就見一條人影，其疾似箭，其靈似鬼的，向姚翠當胸打到！姚翠是冷冷一笑，雙鉤一個十字紋封住了中宮，唉，可真是見了鬼了，姚翠是莫明其妙的感到胸前有一股陰風襲來，眼前一道烏金光芒一閃，胸前一陣劇痛，一聲長號，可憐，胸前已釘了一支長箭，姚翠是死不瞑目，在斷氣前還叫了一聲：「烏靈……」第三個字再也說不出口，頭一歪，死了。

那個麻衣蒙面人却是閑散。走過去拔了感天靖與姚翠的箭，身形一晃，沒入暗處，不知去向，三湘鏢局可就落了個寂靜無聲，突然，一處又一處的燈光暗了下去！長空中，傳來一陣尖嘯，然後是一陣微嘆，四外立轉肅靜。除了風聲鳴鳴外，這三湘鏢局，竟然如座孤墓那樣的，埋得在黑夜籠罩裏。

半晌，有腳步聲傳來，東角傳來一聲充沛的叫聲，而另外三面也有人聲附和。看看清，有幾條人影齊集了，有孟子凡，有蔣太，丁維摩與梁瀟，邢福。五人一會集，邢福首先發覺鏢局中靜得可怕，更可疑的是，自己一行五人，莫明其妙的，讓這一聲又一聲的尖嘯聲，繞了個不知所可

，就如鬼掌那般的，東奔西追。結果，一無所獲，難道是調虎離山之計？想到了這調虎離山四個字，哈哈，立即讓你們看到了顏色。孟子凡的鏢局伙計，鏢師，還有自己的手下部衆，個個胸口洞穿，並且，這傷口竟然越來越大，這是什麼東西所傷的？還有是誰出的手？

洞靈山莊來人？

梁瀟如此厲害的人物，却也爲這個慘象開了個目瞪口呆，尤其是當其看到姚翠之尸身時，不禁大爲震動。因爲，姚翠胸口之創孔，比一般人的淺，可是潰爛之面積更大。如果是假毒暗器的傷，這又是什麼毒藥？還有，憑姚翠之虎頭鉤，又有什麼暗器能近得了身？

這鬼嘯聲——如果，這鬼嘯聲是誘敵之計，那麼，此君又是誰？爲什麼將自己一行人中，比較精明的，引出了危險地帶，難道對頭別有打算，或者另有陰謀毒計？更難明所以的是，循聲而追却始終不能追到了這個惡鬼，難道他有隱身之法？

孟子凡是滿臉凄苦之色，因爲，自己的獨生子孟欽德也已中了這個莫明其妙的殺手，而尸橫就地。向幸自己家眷不在鏢局中，與呂伯英等，分居岳麓山莊，否則，看來人的殺法，這些人勢難逃脫這惡魔之糾纏。想到這裏，孟子凡突的想到了呂伯英，他怕的是三湘鏢局吃了個跌，岳麓山莊也難免別有風波。

第二日，消息已經傳出，三湘鏢局算是自動的歇了業。試問，一夜裏死了十來條人命，還敢說保鏢？連自己的大門也保不了，嘿，不歇業，難道讓人當話柄！

孟子凡會同了邢福，蔣太趕赴岳麓山，只有梁、丁兩老却向洞靈山莊趕去，現在，梁瀟是有着極大的憤慨，也可以說對洞靈山莊有着極大的反感。本來，江湖上爲尋仇，爲爭名奪利，殺一個天昏地黑，未嘗不可。但是，出到了如斯的陰險之道，這分明已走入了魔道，他非但得質詢鍾玉時，一個不得法，他是連那老的不肯輕輕的放了手。

洞靈山莊在岳陽之洞靈坪，青雲坳，梁瀟、丁維摩是來到岳陽樓頭，發覺時已正午，總不成一本正經的跑到洞靈山莊要他們請自己吃一頓。因此，拾級登樓，到這個古往今來的騷人墨客，酒徒歌者全喜一臨的名樓古跡，歇歇腿，吃頓酒。

今日，梁、丁兩老，根本無心欣賞什麼湖海之風光，談什麼歷朝之興亡。連那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也不屑一顧，匆匆拿酒取菜。

「兩位確是匆忙，」有一聲嬌滴滴的聲音傳來，梁瀟循聲一望，只見一個青衣少女，出落得丰神挺秀，並且，美艷不可方物。此女年才廿二三，從打扮看來，分明是雲英未嫁，如此人物，如果沒人垂青，簡直不可思議，如果有了知心之人，爲何不見出現？如斯美人兒，怎捨得不顧而去？還有，不怕他人覬覦，而引起其他之風波。

「老夫妻不擅附庸風雅，倒叫姑娘見笑了。」

「小女子焉敢如此大胆，不過，見得兩位如此匆忙，未免可惜。」

「可惜什麼？」

人家想必是復仇！」

「住口！」

「唉……前輩，請你將這玄武蒸收了

吧！」

「這種人死不作惜，不過，我却也不想殺這種無用之徒。不過，既已得罪了我，還有這位聖女，哼哼，留條命已是幸運，還他個安寧，實在夢想，反正，這絲餘氣，不會滅他壽元，也不至於令其度日如年，只不過，不准他縱慾過分而已，以後，若能修性養心，哼哼，對他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去吧！」說完，他是不理會其他，安然坐下，憑窗臨風，飲酒觀浪，怡然自得！

四令符又如何？他們明知不是此人之對手，再說，中年人說的也是實話，因此，他們是只能將這個無用的公子，扶下了樓！雖然這公子驕狂可惡，但是，他老子還算講些道理，據實而言，或者可以避免引出其他不幸來，因此，四個人扶住那個少不更事的花花公子，下樓回無台衙門而去。

「姑娘慢走！」在一片修竹幽徑之處，丁維摩已出了聲。分明，他與梁瀟早已看清了岳陽樓頭的一切，也因此，想尋根究底的問個清楚明白。不料，青衣少女是冷冷的對丁維摩道：「前輩，你我之事已完，也不必再多談無謂，這江湖風浪，絕非你與他兩位可以料理得了，我只不過來提醒兩位一句，不希望一個疏忽，引起了誤會，更不希望這一個誤會，會引起一場風波，如此而已，你我言盡於此，請各自分手，也圖後會有期！」說畢少女已盈盈

「可惜這湖風海波啊……」

「什麼？」丁維摩習靜已慣，心耿耿悅，所以，對機鋒一道，深有研究。一聽這姑娘出言不俗，更且饒有別意，他就留了心。湖海風波雖然耀目生輝，神眩心搖，豈不聞心動則動，心靜則息，姑娘以爲如何？」

「前輩出言談吐，令小女子如墮五里霧中，小女子自知孽障障阻，塵世所困，唯能求自己殺出塵網，鎮風定波耳，焉敢如前輩於清靜中安渡彼岸者！」

啊，丁維摩更爲凜然，這位姑娘分明是個有心人，並且，對佛學有極深之造詣，這一番話，暗示對自己的仰佩，却也坦白說明了她的抱負，她是江湖人，她是不怕江湖風浪惡，她是仗劍門羣魔，單身會羣邪的氣概。

「可敬可佩，不過，須知隻手難挽風浪劫。」

「對啊，此言可轉贈兩位。」

「哈哈……丁維摩不禁又是一凜，這女子分明已將自己的此行目的也已有個明白，此人是誰？」

「不敢請教，姑娘尊姓？」

就在此時，樓梯响，上來第一個面色冷淡的中年人，此人身穿墨綠色長袍。一上樓，那姑娘是一聲歡笑道：「濮大叔，你來了！」

那中年人是笑了笑，一屁股坐下，對姑娘道：「他來啦，在范公廟前等你。」

「真的，」那少女面色更爲煥然，這一個「他」字，顯然是指她一個最親最近的人那樣。如此聰慧、伶俐的姑娘，竟然也

會失神落魄那般的，忘了回答丁維摩的問話，一長身，衆人眼前一亮，個個不自禁的噓了一聲：「好美的人。」

「美人，你到那裏去……」

### 小懲四令符 混元門少陽

唉！美色賈禍，此言有理啊，青衣女才想離開這岳陽樓，不想，爲一個面容清秀，穿戴闊綽的少年公子阻住了去路，少女雖然面色不變，不過，笑意已斂，福了一福：「請這位相公讓個方便！」

「哈哈……方便，我那會不方便。不過，請問姑娘，你可方便否，哈……」這個笑，笑得大不正經了，少女還是不動聲色，可是，那個中年文士却已冷冷的走了過去，他是十分輕鬆的一揚手，一把將那少年公子的肩頭按住，然後陰惻惻的說了聲：「她是不方便，只有請你方便……哈哈……」就在這時候，四道白虹抖來，其中

有人喝道：「朋友！手下留情……」丁維摩已看出了這四道白虹，正是名動江湖的四令符。十年前失了踪，什麼，今日做了豪門的爪牙、奴才了？這是難明所以了。

四令符是出了名的難纏難鬥，又何況這天寒老人所傳的獨門四靈訣，加上了這獨門兵刃精銳令符，可以說是罕逢敵手，今日在此現身，又說什麼手下留情，這不是逼這出手人鬆手的說詞而已，照例，四令齊出，對手饒是一等一的好手，那怕是自己，或者是梁瀟，也不得不有所放鬆，出手應付，以解對方之「圍魏救趙」之策，但是，今日，丁、梁兩老全看錯了，



「謝家兄弟……是晚輩的好友！」

「我得多謝你啊，不是謝你救他性命，我是謝你將他感化成人！你可知他自從與你締交之後，他是不再自命不凡。本來，我千百次的教他，指示他，甚至於哀求他，他全是置若罔聞！我要他閉居七年，要他再參透劍道中之深義。他非但不聽，更且離家出走，創出個飛天一劍的惡名來。前半年，他回來了，他求我，他跪地叩頭，他自認狂妄，他自述輕躁，我歡喜，我由心底泛出個喜字來，總算，混元劍有了真正傳人！我以爲子豐是撞了壁歸來，最後，我才明白是你，你教化了他！」

「不！前輩，謝家兄弟他是……」

「何必推搪，你請起來，你可知子豐是我何人？」

「謝兄弟從來未與我提說過前輩之名號……」

「他是我外甥，一個極有天份的劍道中人！可惜，唉！莊大俠……」

「如果，你再稱我一聲大俠，也算是損我了……」

「好，莊老弟！稱你一聲老弟，我想，我沒抬高了！」

「更不辱沒了我啊！」突然，他是面色一整，對張永道：「張賢侄！」

「師叔！你處罰我吧！」

莊字血這位律已極嚴的大俠，他是想處罰這個張永的。事實上，張永是犯了這輕妄浮躁之大戒。不過，他再回心一想，張永素來作事謹慎、精細，並且，爲天目山莊之事，他可以說是辦得十分的漂亮，連漢天與這樣個目空一切的人，也不得不

承認張永的而且確的在學自己！也就是說：他不至於如此狂妄自大。雖然，自己處罰張永，好過爲星初夫婦處理。不過，此事或者別有內情，暫且擱一擱再說。

「張永，起身！」

「謝師叔！」張永是滿面惶恐之色！

「但願你別有解說之道！」

「莊世兄！」是丁維摩插了口：「聽你言中有意，會處置這位張小兄弟？老夫才，敢問其詳！」

「暫時，我們也不必爲此事打岔！」

「或者，這是你們門中的事，外人不能干涉，但是，人稱小俠聖的張兄弟，諒來不至於犯法規大律。說實在話，張兄弟爲了解救商州大豪丙君闕的一家老幼，來回奔走三千里，最後，在祈連山邊截住了十二個押解犯人的好手，身受七處血傷，將丙家全家解脫！雖然，丙老後人，個個四肢主筋挑斷，有幾個根本想自殺了事，是這位張兄弟，慷慨陳詞，求他們懷住仇恨活下去。他們這些傷者更怕拖累了他，請他離開，他却是面無難色，沿路出盡辦法，想方設法的，將他們送到了涼州雙楓堡……如此豪氣干雲的小輩英雄，你們就因爲他得罪了梁翁，忍心處罰他……」

「丁維摩如此冷靜的佛門居士，說着說着，這話聲越來越激動了。也由於可看出，丁老對這件俠行義舉，是刻骨銘心，也因此，他是可以說得如此沉着，生動。」

「慈姑娘一直是担着張永，聽得丁維摩如此解說，她那俏面龐算是綻出些笑意來，她是心中明白，張永這件事從來沒提說過，而丁老所說十二個武林高手，受

「莊老弟，老哥哥可不怕，常言道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靈木姥姥此人陰沉機警，我擔心你騙不了她！又何況，多年不出，定當別有驚人之技藝，雖然，老哥哥的劍法超神，靈木盾，桑神劍，太乙戟，青靈鏢，大可與老哥哥的混元劍決鬥一氣……」

「還有神木雷呢！」一聲怒吼聲中，七點青色光影，似急風驟雨般向在場人擲到，饒是梁、丁兩老，反應靈敏，功力極高，却也是額頭見汗，爲什麼？怕這七顆陰狠霸道的暗器啊！所謂神木雷乃是靈木宮中的獨門暗器，與靈木盾、桑神劍、太乙戟、青靈鏢合稱靈木宮中五寶。一般江湖道，根本連聽也未聽過，老一輩的人，也極少有人見識過這五件靈木宮中之物。事關靈木宮自從靈木玄女接掌宮主之後，極少在江湖上露面。由玄女而成木娘子，再而演化成爲姥姥，少說有了四五十年之久，在這四五十年間，僅僅在滿清初入關時，瞿氏後人出奔被困時，太乙戟現了一現，救了瞿氏後人之後，就此消聲匿跡，無從捉摸。今日，在此出現神木雷，試問又有誰不心中打個突。

但是，一條人影宛如一條神龍般，飛入了這七點青光中捲動……衆人看清此人是誰？魔龍莊字血是也——

### 陰雷噬大俠 使者贈靈藥

姬蕙這位青衣美女，一見莊字血捲入神木雷陣中時，她是一聲清叱，微帶哀音：「血哥！」還想穿身而入的，就見金光

七處血傷，突然，他記起張永曾經行動不便有半個月之久。想必，他受的傷着實不輕，也因此，她這位表哥是可以有個將功折罪之可能，她現在是全神貫注在莊字血的身上了。

「賢侄！你的傷如何？」莊字血連語聲也有些發抖！他是雙手握住張永的肩頭，大眼睛吐出了令人激動的光芒：「爲何如此大胆？爲何不通知同門？」全是關切垂憐之情，即使這語氣有些斥責之意。但是，事過境遷了，他還是掩不住他的關顧之意……

「師叔！你！爲何如此？我不是好好的站在這兒！當時，我只恨自己發覺得遲。再說：我實在無時間，也沒辦法通知其他人，師叔！你說得對啊，這些賊徒，既狠且毒，他們是絕無天性的，他們……恨我幾次想下手，找不到可以借助之地形。天天我聽見這些畜生折辱丙大爺，還有……唉！我總算不負所望。我殺了黑喪門鄉源，點斷了白額山君司徒雷的心脈，我……雖然受了傷，但是，值得啊！師叔！你一直在東奔西走，你爲什麼？就算這一次，你又爲什麼來岳陽？師叔！你老人家一直讓我們代你担心，你又幾時說過你的事？而我，只不過做了你千百分之一的——一件小事。我又有什麼理由來吹噓？更又有什麼地方值得你老人家如此的關顧？」

「張賢侄！你……」莊大俠只記得關心別人，尤其是那些後輩！他是更加的留意。他寧可自己死，他決不願聽到小輩人物的挫折，大鬧北京就因爲死了個小輩英雄熊天瑞。他恨極了，直奔北京，關得天

似虹，捲起一環芒彩，嘶嘶連响，好一個魔龍，這等猛烈、勢驟，一碰而炸的神木雷，竟然在莊大俠的九宮翻捲起的虹彩中，滴滴溜溜的上下翻飛，而竹林中又傳來一聲怒嘯：「看你如何應付！」勁風似潮中，幾十粒神木雷珠，就如滿天花雨般，向莊字血的四週投到，人人驚呼聲中，個個感得此人之卑險陰毒，却又無可奈何。即使丁、梁兩老功力不凡，對付這許多的神木雷珠，也是難有把握，張永是身形一領，還想竄上前去，以身相阻。下邊却聞得一聲極威嚴的叫道：「賢侄速退！」眼前一花，碎旬之聲，炸聲不絕。而莊字血是九宮翻大現神威。將本來所黏吸的七粒雷珠，運用玄虛天魔之勁擲出，將迎前飛來的一股雷珠，自相碰轉，炸成粉碎。而自己在這雷火碧焰四竄之際，展開大天魔攝靈手法，將餘下之雷珠，強行裹住在自己的天魔圈中，雖然，莊字血神功驚人，却也爲求保護在場人不受雷震之傷，他是不願靈木神盾四外飛飛之厄，強行突入重圍，將其餘之雷珠束住，可是左肩頭却已爲神木雷焰所掃，一股極勁、極陰之勁，就如毒蛇噬人一般，透體而入。莊字血是一聲長嘯，九宮翻一抖，所附之將爆未爆之神木雷珠，直向來路擲去，幾聲慘叫，一聲厲嘯，雷火起處，碎旬聲竭，四外立轉沉寂。

張永是一個旋風，身形似勁箭般突出，只見炸殘的修竹林間，有三個上青下黃的長袍壯漢，可憐，個個是蜷縮成一個人球也似，依稀見地下一痕碧綠之曲綫，沒入遠處，大概有一個人是負傷而退了。

翻地覆，殺害熊天瑞的一批好手，半個也沒脫出他的九宮翻下。有了這一次的經歷，他是實在怕再有人，不幸墮入奸計，爲驍奴所毀。但是，張永的說話却是如此的深沉有力，而且將莊字血逼入了個不可再說的境地中。事實俱在，你——莊字血這才是個值得萬人欽仰的真英雄。莊字血可明白？他當然明白，可是，他也實在想不出其他的說話來，不過，從他的神情看來，他是多麼的關心張永啊！

「丁維摩向張少俠致敬！」

「老前輩！你……你……」張永可開了個手腳無措了。

「丙君闕乃是我的妹丈，此次，我之所以再度出山，就是得了舍妹的血書。本來，她想身殉，但是，現在，她却是咬牙得活下去，再向我說明：如果我再如此獨善其身，以求清靜無爲的過日子，非但我不會饒恕我，就算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也不會寬恕我。是你令老朽看清了這血、這仇，張小俠！你將我這個自了漢，變成了惡修羅了。」

「可憐的丙君闕！」是莊字血的嘆息聲。

「如無張小俠，你是大有機會嘆一聲『可憐的丁維摩！』」一聲笑聲中，丁維摩是慨然的說着：「現在，該長嘯一聲！韃狗！還我血來……」

對啊，該叫一聲還我血來，梁滿是滿面愧色的對莊字血道：「老弟，你令我愧無容身之所了！」

「梁老前輩！如果，你還是與那個靈木姥姥一個鼻孔出氣，那麼，你真的會容

可是在身後，却傳來了姬蕙的驚叫聲……張永才回到原地，只見莊字血面色慘綠，而左肩有一劍口，碧綠之液汁沁出，莊字血如此人傑，却也已跌坐在地，苦笑道：「好厲害的神木雷冷箭，看來，這靈木宮是難對付了！」

「血哥……」姬蕙現在是毫不掩飾自己的心事了，事實上，這一個美貌似花的少女，打從第一眼看見莊字血，他的一言一動，她是萬分的留意地，記住在自己內心深處。照理，她該稱呼其一聲前輩，又何況姬蕙之表兄張永乃是莊字血至友符星初的弟子，她實實在在的是莊之晚輩。但是，這個姑娘自從第一聲稱呼莊大俠後，一直稱他爲莊大俠，也就是說：她無論如何不承認自己是後輩，今日，她更說明了，她當莊字血是自己的大哥——

「慈姑娘，代告令堂，還有張賢侄，轉告令師，莊字血看來是再不能與他們……」話未說完，可憐莊字血已暈死了過去，好厲害的神木雷啊！

梁滿、丁維摩個個老淚縱橫，莊字血之銳身危難，他的武功，不——何必想這些？爲什麼不想想他的爲人，他的聲音容貌，英雄，大俠何足以示其人之真正面目，實實在在，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一個真正的人！

姬蕙現在緊緊的抱住了莊字血，姑娘沒有哭。只有淚，沾濕了英雄的臉，也沾濕了這一件破爛的衣衫，任何人可以看出，如果英雄死了，姑娘的心也一定會死！

「慈表妹，該走了！」

「到那裏去？」

「好！」是莊字血的喝采，不過，他在好字之下，又加了句：「梁老哥，你太危險了！」

「好！」是莊字血的喝采，不過，他在好字之下，又加了句：「梁老哥，你太危險了！」

「到……祝家去！」

「祝家？」

「那裏還有幾個不幸的人，該交給洞靈莊主，蕙表妹，師叔他老人家也不會喜歡我們只是悲痛而不做事的吧！」

「對！」姑娘起身了，但是，她還是抱住了莊字血，抱得極緊極緊，她好像怕這軀體也會消失的那樣，默默的走，沒有哭，只有淚……

「蕙表妹，你哭，你大聲哭一場好不好！」張永幾乎哭出來了，他是對的啊，他希望表妹能哭出來，將堵在心中的悲傷盡情的哭出來。如果積抑不舒，哀痛不洩，他真怕姬蕙也會驚死……但是，倔強的姑娘啊！她寧可自己死：「我死有多好！」她在開口了：「而你，不該死，至少，你不能死，你走遍天下，你奔波勞碌，你圖什麼？要人們記住我們是大漢的子民，我們決不是滿清的奴隸，但是，有什麼用？他們……他們可能救了你，你救了多少人，而今，血……誰來救你……」

在一所一連七間的草屋中，我們的大漢子民，滿面慘綠，四肢漸漸在縮……四週全是人，在飲泣，在叩頭，而這幾個人可憐啊，那一個不是血漬模糊，那一個不是面黃肌瘦，可惜，他們——不論男女老幼，全是行動不便，分明另外還有內傷……當他們看到自己的恩公落到了如此地步時，他們無不哀痛逾恆。不過，他們除了哭叫皇天，哀告皇天之外，他們還有什麼辦法？他們是九死一生的人物，對自己的死與生，看得十分平凡，可是，今日看到這樣一個一生為人的乞兒如此徘徊於死亡

「那也無可奈何？」  
「如此說來，你是故違師命！」  
「是！」  
「叛師逆上？」  
「就算是吧！」  
「你以後又會如何？」  
「悉隨尊便！」  
「可知一得罪師父，這天地雖大，也難有你容身之地？」  
「愚兄那會不知！」  
「唉！好吧！由我代你來解決了這些人，然後，我再陪你回去向師父請罪！」  
「我怕你不是他們對手！」  
「魔龍尚未復原，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小妹自信有力可以擒殺這裏的人！」  
「我如助你，我也不至於將青靈液送給他！」  
「難道，你就不念你我之舊情……」  
「何必再提說這些，師妹，你將我擒回去見師父便了！」  
「但是，我得奪取九宮翻，還有天魔寶籙！」又聞一聲尖嘯傳出。遠處也傳來幾聲厲嘯，四面八方全有，分明，第一聲的嘯音在招呼同伴！  
「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小妹心狠！」又聞得嘩然一聲，草堂大門已為入踢開！眾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青黃相間的人影，在眾人眼前出現，梁瀟是早已長劍在手，冷然的對來人看了一眼道：「哼，原來是靈木宮中的女羅刹，談真如！」  
「啊，什麼？梁老前輩你在此？」  
「老夫不信你是會不知我的行踪！」  
「我們以為你是在洞靈山莊啊！」

邊緣，他們比劃了自己心頭之肉更難過。如果，真的有一天神，又真的可以與祂開個談判的話。相信有幾千萬個甘心情願將自己的命，來和他交換！  
可惜，沒有天神——更可惜！在如此的朝代中，更沒有了天理！

遠處傳來了一聲慘叫，令人感到了陰森與可怖，張永簡直以為自己一行人，已步入了地獄，因此，才會有如此淒厲可怖的叫聲，但是，有一個女子，年才十五六歲吧，她不是跑進來的，她簡直是滾了進來那樣！十分黃瘦的面容上，有着淚水，更有着笑意。張永看清了這個少女，還是剛剛由洞庭湖邊護送他們的師叔，搶救而來的焦氏後人，這姑娘叫焦若慧。她之所以不能走！因為，她的腳筋還有手筋已被挑斷，如果不是有二個賊徒看中了她，可能連眼也給刺瞎了，當莊字血被抱回來時，焦氏家人全在看顧，全在哭訴，而若慧是走——可以說是摸了出去，為什麼？她想死，可以說她是自以為看透了這個世界，好人是該走投無路的，一個如此心為人的仁俠，現在，竟然也會步入絕境，面對死神。惡人當道，要到幾時，才算完結？她想不通，自己形如殘廢，早就想死，是這位大英雄聲淚俱下的勸說，決不能讓這些難狗看輕，要活下去，要睜開眼看這些賊徒、難狗的報應……

現在，最看什麼？讓惡狗來看你英雄的死……報應？什麼報應……  
「小姑娘！你是由那草屋中出來的！」  
「若慧姑娘突然聽見一聲極悶的話聲！有些抖戰，也有些激動。本來，嚇了她一跳

，可是，當慧姑娘想到自己根本想死時，她反而暗笑自己的無胆。因此，她是定了定神，看清前面是個身穿上青下黃長袍的中年人。她點了點頭，承認是由草屋中出來的！  
「你出來作什？」  
「尋死！」  
「為什麼？」  
「希望能誠如人言，地間有陰曹地府，我想請教地府主者，為什麼好人該遭殃，為什麼如此一位大俠，他一身好本領，他從未恃以欺人，他殺的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他救人，他從寧古塔追到拉薩。經他化走到哀牢，從……唉！只要有人受難，那怕天涯走到海角——他是不辭奔波，更且不懼苦難！但是，如此人物，還有奸徒對他懷恨，對他出計，對他出手，為什麼？為什麼……」  
「即使如此，也不該尋死！該設法救他！」  
「你看！」慧姑娘是苦痛地伸出了雙手，讓那中年人看清了她的生筋被挑斷的創口！「我那來什麼能力救他……」  
「誰下此毒手！」中年人的語聲有着抖戰之感，聽得出他是大受感動。  
「難子！」  
「喔……」中年人算是沉默了一陣，然後，慢慢的由懷中取出一只雕得十分精緻的木葫蘆。十分小，小得如只耳環，方圓徑寸的葫蘆，他是十分莊重的對慧姑娘道：「拿去，立即去醫治你口中說的大俠，並且要求他們即刻走。唉！我可能會死，不過，我總算不是個庸醫罷！之能，再

說死也活該，快！姑娘，救人要緊……」  
慧姑娘是拿住了這只小葫蘆，根本不明白這個不起眼的小東西，能救什麼人？可是，那中年人已回身走了，並且，走得極快！  
「你叫什麼名字！」  
「木靈宮中北方使者，聾念明！」聲寂音杳。人，早已不見了，慧姑娘到底也是名門之後，曉得來人是木靈宮中人，勢必與神木雷珠有關連。她的心神一振奮，想奔，對不起，那有這股力，只能滾，她一邊滾，遠處已傳來了慘號聲！  
「張大哥！救……救莊恩公……」  
突聞異訊，個個怔得開不出口，但是，丁維摩老成持重，此地的主人視一指更怕的是送來的是毒藥，姬蕙姑娘却是毫不在意的，取過了蕙姑娘的小木葫蘆，用指尖挑去了葫蘆塞，一股惡臭之味，滿室皆是，她手腳極快，將這葫蘆中的液汁倒在了莊字血的左肩，現在，莊字血的肩頭傷痕漸漸的在發散，四肢也已開始在越縮越緊。嗨，這一點點的惡臭液汁，一與那碧綠色的液體會合，好奇怪，一陣陣的白煙，由創口升起，而本來雙拳緊抱，四肢緊縮，也漸漸的在放鬆，放鬆。不過，外面却傳來了一聲嬌媚的語聲：「瞿師兄！你闖了大禍啦！」  
「我承認！」  
「你那會這樣傻？啊，看中了那個妮子？」  
「錯了！我是看清楚了你們口中的惡魔的面目！」  
「啊！你難道不怕師父的怒責！」

一聲，梁瀟眼前只見一點點金光芒越過，穿窗而出，而一聲「哎！」可憐，有半聲咽住了，然後清清楚楚「嘆」的一聲，分明有人為勁弩射中，且送了命。第二聲鬼哨聲中。又是一點點金光芒，直奔梁瀟，這可就令在場人，個個莫明其妙，常言道：「敵人之敵，即己之友，」那有第一箭射死了對頭，第二箭的即向另一面襲擊的？丁維摩自從鬼哨聲現，他是一直在留意四外之情況，上一次，追了個沒頭顱倒，這一次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再中計，希望弄出個頭緒來。想不到哨聲夾帶勁風一起來臨，梁瀟乃是劍道中能手，更且有了上次的經驗，鬼哨夾長箭已來，他是抖了一個腕花，嗨，這可上了大當，他那裏曉得，這弓與箭豈是你可抵擋。在其以為，劍派一搭上長箭，立可施展黏、彈或者震、揮之力，將這支長箭解去。那想到這支長箭所挾之直勁，竟然不理梁瀟之黏、貼之勁，直透重圍。  
梁瀟可以說碰上了從來未遇之怪事，左手自然而然的迴掌護胸，「嘆」的一聲，竟然將其左掌射了個對穿，而帶血之箭尖，顛巍巍的，在夕陽光下，泛出了一絲綠影！  
又是鬼哨聲來，又是烏金光芒現！可憐，焦氏後人中的焦上官，為這勁箭射了個對穿對。焦若慧是一聲悲叫「二哥！」時，又是哨聲起，烏金光芒……那個靈木宮中的一男一女，看來見機已走，雖然，勁箭是分東、南、西、北四方環射，不過，箭不虛發，除了梁瀟不是一箭過門之外，幾乎可以說，哨响人亡……

就在哨聲又起之時，一陣震天裂地之巨响，這座祝家草堂莫明其妙的陷入了地底。一片狂沙飛舞中，如這一片大地吞沒了這一座草堂。而鬼哨聲中，勁風陣陣，一聲聲的慘叫聲依然是此起彼落，但是，這裏却已變成了個無人的草堂，也可以說草堂中已變成了一個空曠的所在，不是親身經歷的人，絕對不會相信，大地會吞沒了本來有的一切，並且，變得如此的醜陋難看。半晌，四週寂靜，突然，有一陣勁風傳來，此地多了一個麻衣老人，兩隻綠光點點的眼睛中，發出了令人心震的光芒。他是走一步，看一步，但見有死人之處，他是手法極快的，將這隱隱烏金光芒的長箭打出。並且口中吟唸有詞，一、二、三……突然，這麻衣老人是一聲厲嘯道：「缺了兩支，缺了兩支……」  
四週無聲無息……  
又是一聲陰惻而淒厲的呼聲：「你說過，你發了十八支，但是，只有十六個，缺了兩支，快回答我，缺了兩支……」  
「是你的不是！」傳來一聲比這麻衣老人更難聽的語聲。是這樣的刺耳，又是這樣的重，簡直懷疑這不是個人口說出來的話。好似某種禽獸學人言語的結果。但是，才說了這一句話，麻衣老人是暴跳如雷的道：「放你娘的屁，我有什麼不是，是你，是你，是你的疏忽！」  
「老賊！你別再狂嘯！看我不送你一箭！」  
「你敢！你敢！我死了，你有種與那些武林人士鬥，一個梁瀟元，就可送了你的命！」

「那也無可奈何？」  
「如此說來，你是故違師命！」  
「是！」  
「叛師逆上？」  
「就算是吧！」  
「你以後又會如何？」  
「悉隨尊便！」  
「可知一得罪師父，這天地雖大，也難有你容身之地？」  
「愚兄那會不知！」  
「唉！好吧！由我代你來解決了這些人，然後，我再陪你回去向師父請罪！」  
「我怕你不是他們對手！」  
「魔龍尚未復原，你如能助我一臂之力，小妹自信有力可以擒殺這裏的人！」  
「我如助你，我也不至於將青靈液送給他！」  
「難道，你就不念你我之舊情……」  
「何必再提說這些，師妹，你將我擒回去見師父便了！」  
「但是，我得奪取九宮翻，還有天魔寶籙！」又聞一聲尖嘯傳出。遠處也傳來幾聲厲嘯，四面八方全有，分明，第一聲的嘯音在招呼同伴！  
「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得小妹心狠！」又聞得嘩然一聲，草堂大門已為入踢開！眾人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青黃相間的人影，在眾人眼前出現，梁瀟是早已長劍在手，冷然的對來人看了一眼道：「哼，原來是靈木宮中的女羅刹，談真如！」  
「啊，什麼？梁老前輩你在此？」  
「老夫不信你是會不知我的行踪！」  
「我們以為你是在洞靈山莊啊！」

「喔！如此說來，你此來與我是毫無關連？」  
「實無關連，梁老前輩……」  
「如此，老夫向你討個人情！」  
「有什麼吩咐，只管示下！」  
「請靈木宮中人！賣小老一個面子，不可來此騷擾。」  
「嗯！如此說來，老前輩是再不與家主人聯盟了？」  
「但求消瀾武林浩劫，別無其他私心企圖，老夫決不中途而廢。萬一，別有打算，另有狡計，恕老夫不克奉陪了！」  
「可知此地已為我宮眾所圍，一聲令下，神木雷珠雖是不會出現了，其他利器，當可以困死各位，老前輩，又何況魔龍身受重傷，即使我瞿師兄賜下青靈液，哼，三日內，他是實在無法可以運功煉氣。也可以說，目下，他實在與死人無什分別，如此乘此時機，毀了此人，以後，哼，這個天下武林道，就難得有個太平……」  
「你說什麼？」  
「我是與你談論這消瀾武林浩劫大事啊！」  
「分明一派胡言！」  
「如此，晚輩要得罪了……」  
不料，就在此時，「嗚哇」一聲淒人肺腑的慘號聲，由東南角直向西邊搖曳而去！眾人突的一凜，丁、梁兩老更加的熟悉，不約而同的叫一聲：「鬼哨！」

### 鬼箭逞兇威 俠女親閱難

是鬼哨！可是，突然，又聞「嗖」的





我門中的戒條，一定得扶弱強，不可見死不救，那怕是十死無生，那怕是奄奄一息，只要遇上，就算有緣。姑不論你以前是善還是惡，救是一定得救，如果發現了你之劣跡惡行，我們！不會放過你。但是，更希望是你，有所醒悟，回頭是岸！」

「是什麼門戶戒條……」

「可以說是魔教的戒條……」

「你們是魔教中人？」

「你認為是魔，我們就魔上一魔，也不為過……」

分明，此君是聽出了這少女說話別有所指，他是苦笑一聲道：「看來，魔教中人反比那些自命名門正派的人，講理得多呢……」

「你是靈木宮中人吧？」

「不錯……哈哈……」在如此情景之下，他還能笑出聲來，此人看來也是別具心腸：「我姓瞿，我也算是常熟瞿相國的後人。可是，為了一部乙木神訣，我受人之愚。我為木娘子所救，我……以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慷慨了乙木神訣……想不到如今，我為了不忍殺一有志反清之士，我贈送了青靈液！救了一個魔龍，在他們眼中看來是魔，是龍，就可知此君之可佩，我族長是為抗清殉國，我如何不幫這個反清志士！」

「啊！你是東方使者瞿念明？」

「嗯！其實我是個糊塗蟲，不過，哼，木娘子她是看錯了人，我——大丈夫，怎會言而無信，我怎會聽了這兩個惡鬼也似的人的說話，我更不會出賣靈木宮。即使……乙木訣是我本身之物。既已送出，當他們來到了自己隱蔽的所在，好！

我怎會向其取回？他們打我，扣我，鎖我，封我，最後用什麼寸膚分裂之大刑！哈哈，他們忘了，判死無大害，瞿某連死也不懼，怕受什麼刑……可是……」可憐，瞿念明這個大明相國瞿武紹的後人，竟然會受到了如此之折辱，又何況鍾不飲所謂靈丹妙藥，實在不是救他，而是加深了他所受的折磨。在心神激動之下，他又昏死了過去。

現在，漸漸可以看出箭手是兩個人，而這個人是有意示威，也有意暗中毀了成名的門戶，甚或，謀奪各派各門的秘笈。而震天弓，烏靈玄武箭實是他倆仗以為靠山的殺手利器。

靈木宮是別具企圖，更可怕的是江湖道上的風波隨時地會被牽引而起。如果稍為處置不善，後果之反覆多變，簡直是難以揣測。還有，如果這一對兇人亦為江湖大魔頭所籠絡，或者，暗中沽恩市惡，將他倆引入彀中，哼哼，這個隱患就更為可怖。為了這個道理，鍾不飲是雙眉緊皺，說不出話來。

而第二日，三湘幫之出現，逼不得已，由姬蕙扮男裝的出現在洞靈山莊門口。可憐，他將個瞿念明的忘記了，至於蘇衣老人與那面露的箭手，則已扣押住那個出手的壯漢疾馳而去，缺了三支箭，多了一個人，在他們以為，將來依然可以找回，現在，先得問明了這個傢伙。別人不知道他的來歷，他倆是清楚明白，此人是內鐵羽衛中的臥底，並且，是奉命出手，點起這個火頭的主要錢頭！

真不愧是鬼計多端。原來，他倆根本不離市集，只不過，是在岳陽城附近一個小村中，一座看來十分清幽的山村酒館，又有誰會想得到這一對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會在如斯清靜文雅之地作他倆的巢穴。可是，一進入他倆的居處時，蘇衣老人首先驚叫一聲：「人呢！」到了這個時候，他們才算發現了，為自己劫擄到手的瞿念明不見了。那蘇衣老人是兩只兇眼微微一轉，面上神色立變，一股驚人的兇煞之氣，在臉上一晃……突的，依稀是他想起了其他的事。好快的變化，立即轉為平寧，當其面色一寧時，你就會發現此人是十分的和藹可親。

「申賢弟，申賢弟……」老人是柔聲招呼人！奇怪，無人回答，老人神情有些緊張了，他是突然的口中發出一絲兇哨之聲！而一個黑衣的矮小老者，指了一張幾乎比他人還長的弓，左腰跨一箭袋，也是十分長大。向幸，此人雙臂特長，才算不顯累贅，不過，從神態看來，却是十分的整扭，才一現身，立即鬼聲鬼氣的說道：「看來出了事啦，申全長雖是走了個沒影沒踪，只有那個掌灶的老倪四和他的兒女招呼生意。」

「什麼？老申失踪？」  
「聽老倪四說，他不知是看見了朋友，還是什麼的，走出了后門，後來，依稀看見他回來過，但是，一轉眼，不見了。當時正在忙午飯，倪四哥是在招呼賣買，姑娘是忙著幫手，一直到如今，不見老申出現過，老倪四曾經到後樓去看視過，沒影沒踪，他也在奇怪。那會不見人的？」

靈木宮中有人受了報應……鬼哨聲是在一聲聲的在縱橫竄越，靈木姥姥不禁面色大變，想不到自己一派宗主，親自出面，非但無法阻住了這一對兇星，反而讓這一對兇星，在自己的陷阱中，脫身而出，揚長而去。更且，還順手殺死自己的徒弟黨手下，靈木宮幾時吃過這大的虧，捫過這大的台？

靈木姥姥身法如風，急步而出，還好，只見那個蘇衣老人正與自己手下的傑出人士，太乙戰談真如在交手。只見一團青虹，翻翻滾滾，將個蘇衣老人扣了個結結實實，靈木姥姥是恨極此人，手一抬，三點青光，向蘇衣老人上、中、下三路打到，這是比神木雷更激烈萬分的青靈珠，炸音不大，可是，只要為其所中，哼，那一股靈木雷火，會直鑽人身之後，由裏迸發，將個人炸一個血肉橫飛，而不得全屍！

靈木姥姥青靈珠出手，滿以為自己之手法特別，定可成功，可是，半空却傳來一聲怪叫道：「老賊徒，速退！」而一具長大的身形，由上而下，投入了蘇衣老人與談真如之間，堪堪的擋住了這三枚青靈珠。又聞一聲怪嘯，一條人影激射而出，一見眼沒入了樹林深處。而三聲極極悶悶的炸音傳來，眼前血肉橫飛，正是那個倒懸為青靈鬼珠炸了個不得全屍。可就不知道這個倒懸鬼什麼名字，還有，他那會莫明其妙的做了擋箭牌，替死鬼。

## 七禽震靈木 大俠救姥姥

靈木姥姥算是又吃了個啞叭虧，檢點

「有鬼！」蘇衣老人哼了一聲，然後，他是身形動，聲道：「速退！別找立足點！」好機靈的老人，他是挾住了那個壯漢就想奪門而出，唉！還是來不及，奪，奪，奪，四聲重物擊地之聲，四面走光閃閃的，如屏風又如圍障之物，將兩人抄在中間，耳邊又聽一聲極嬌美的語聲：「這是靈木宮中的碧雲障，兩位請稍安毋躁，靈木姥姥將有事奉商。」

蘇衣老人與黑衣矮子是十分聽話的，站在圈中不動，為什麼？他們到底不是狂妄之輩，老實說，靈木宮中有不少絕跡江湖的利器異寶，他們全有個耳聞與了解。也因為這個道理，他倆竟一反常規，希望奪取靈木宮為根基。他們希望從此倒反了靈木宮，再立新門戶！可是，靈木宮之秘密非但無法查明，並且，第一次擒來的瞿念明，莫明其妙失了踪，本來，他倆立即想遷地為良，不料，靈木宮中人已這樣快的找上了他們！

本來，誰先查明誰的巢穴機要，誰就佔了一半上風，兩人之所以如此折磨瞿念明，何非想逼其吐露靈木宮中的虛實。但是，他倆不想碰到了個硬骨頭。令他們是無可奈何，今日擒來這個壯漢，在他倆心目中是大有可能，逼其吐出靈木宮之陰謀，並且這個要人與靈木宮的關連。然後，再循線追蹤，必定可掏摸出靈木宮的真正虛實，那麼，預備化長時間！一年不成，二年，二年不成化三年……反正這是件長時期的磨耐性之大事，奪隙覓縫，乘虛而入，務求達到目的！那想到，今日，看來是如此反陷人手！

人數，又死了四個，而這四個手下，乃是靈木姥姥的得意弟子。據談真如的說明，四人並非死於震天弓之勁箭下，而是，與蘇衣老人交手時，為老人手持長箭，照面挑死，並且，個個是一無招架，為其長箭由額頭直刺至心門而死。

靈木姥姥看了看四具尸身，果然不錯，一個個由額際有條血痕直至心口。還有更可怖的是：這傷痕是在慢慢擴大。現在，靈木姥姥不得不心有驚懼之念了。別以為兩人是憑仗了長箭在暗中肆虐，其實，面對面，如果不是功力極高的話，也極難脫出了他倆的詭異陰秘的殺手的。而自這已一次是來錯了？

「木娘子……」是一聲戰抖的語聲！啊！是瞿念明！原來，他是讓靈木宮中帶回來了。「你看如何？」雖然依然是寸骨寸傷，渾身無半分好皮肉，但是他並不哼痛叫苦，即使語聲抖戰，這不是他無法忍着，而是傷口的扯動，無可奈何而已。

「算你言而有信，可是，你救了魔龍，你是再也無法能得我的寬恕！」  
「我是個求你寬恕的人麼？不，我，望你成全我……」

「讓你痛，讓你爛，讓你慢慢死！」  
「為什麼？」  
「大好機會，將個魔龍擊成重傷，是你毀了這個立功之機會，為什麼你救他……你說……」

「他是大漢子孫！而我是孤臣孽子，難道你忘了，難道……你忘了你的誓言……你竟然做了滿狗的奴才……」  
「不許你多說！告訴你，我是靈木宮

不過，到底是老江湖，兩個兇星還得看清四週之情形，面對正主，然後再作其他打算。

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年才五十左右的老婦人，一身青蔥綠之長袍，襯上繡了大木排空之景，笑瞇瞇的站在在兩人之前：「想不到百年前威震武林的震天弓，烏靈箭果然又再重現江湖。而你，大概是五十六年前，殺害丐幫十大長老的主角。」

「放你娘的屁！我雖然老，但十長老死時我幾歲？你有眼沒珠的胡說八道！」

「大胆！」這老婦人可面色突變：「已經陷於我的碧雲障中，你倆的性命已在我之掌握之中，你還敢如此肆無忌憚，口出胡言，難道真的想死於非命？」

「好大口氣！」

「哼！如無把握，我也不會出面現身與你倆說話。老實說：烏靈箭宜遠不利近，如此距離，你們根本無法施展其長。哼，尚幸我對兩位別有用處，所以，才來與你們作筆交易。」

「憑你！」

「老賊徒，你別插咀，聽她說！」

「你這黑鬼，什麼？你！」

「這個時候，你還自己窩裏反？」

「對，還是這個黑矮說得有理，處於目前之境，你們還自己狗咬狗骨，哼哼，豈不是越易受人牽制了！」

「我不聽你話……」好個老賊，他是一聲怒吼中，身形一動，美婦人眼前只見烏金光芒一閃。一股勁風，直透中宮，靈木姥姥，她是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是一念輕敵，又以為偷空出手，將碧雲障將雙煞

主者，我該將靈木宮成爲江湖第一門派。我與他聯手，我可以制服太乙門，我可以蠶食后土教，然後以三會兩，洪水、烈火勢必爲我所制，到那時五行會合，天下還有誰是我對手？少林、武當、峨嵋、青城、崑崙……全得向我俯首稱臣……」

「做夢！唉……」瞿念明是萬分苦痛地嘆了口氣。然後，他緊閉雙目，從來不哭的人，現在，面頰上有二條淚痕，可能他是傷心已極，或者，他的傷痛令他不克忍受了。

「憑你也配！」遠處傳來了陰惻惻四個字，靈木姥姥——木娘子是想不到此時還有人出現，她是寧神四現，只見在東北角走來一騎馬！馬上坐着個青袍虬髯，面帶微笑的漢子。這匹馬看來真不起眼，又瘦又高，又長毛，可是，這毛是污糟糟的不成個模樣，走得慢，看上去是根本走不快，雖然慢，漸漸地，總算與靈木姥姥照了面。可是，當他看見地下那個傷者時，大眼睛中泛出一絲極痛恨的神色，腿一彈一揮，下了馬。如此威名顯赫的靈木宮主者，他老人家是看也不看，望也不望的，只是關心着這個傷者。

「朋友！誰將你折弄成這個模樣的？」邊說，他邊已用左手按住了瞿念明的心口大穴，而另一面，右手手指似按瑤琴，如彈琵琶，這姿勢美不可言，那裏像個虬髯大漢的手指，實在如妙齡少女的柔荑！不過，虬髯漢子這手按、指點，或彈或撥，明眼人一看即知，分明是上層的打穴手法。本來，瞿念明是奄奄一息，全仗這心脈未絕而苟延殘喘，他祈求死，可恨木

娘子不允所請，他傷心氣絕，他已不求再活。但是，大漢之左手一按心口，立即有股極祥和的熱力，透身而入。而當大漢的「雷公打穴」手法展開，七禽悉經已發揮妙用。本來欲擺脫而無法之陣痛，漸漸的減輕、減輕……還有一股懶洋洋的倦意襲上心頭，可憐，本來痛得他疲倦也不知道，現在，可以睡了。慢慢的，睡熟了，唉！多日未睡啊！痛苦消失，睡意濃，他總算睡着了。

「唉！還得化費我七日工夫，才可令你復原如常！」

「可是，你這樣做有何後果？」

「哈哈！救人會有什後果？害人或者會令人心不安，做走狗更是出賣了列祖列宗，這個後果麼，倒是該認真想想，至於我的後果，哼哼，何勞費心！」

「你目中無人！」

「目中無人？不壞，就怕心無廉恥，那可不對！」

「在我面前，不可胡言荒唐！」

「哼！在我面前，可輪不到你來發號施令……」

「好賊徒！看招！」這一句話是那個談真如所發，並且，太乙戟向虬髯大漢當頭蓋到！一片青霞，一股勁風，却是淩厲陰狠，兼而有之。可是，見鬼，談真如一戟劈下。總以為虬髯大漢出手發招，來格來架，那想到此君是只一個滑步，好，卸出了這乙木青靈訣的禁圈，神態之從容瀟灑，談真如簡直怔住了。

「靈木宮如果只憑這些功夫，想毀庚辛，吞后土，就算有人相助，試問：你又如何來剋制這些門戶？自己無真材實料，就不該痴心妄想。」虬髯大漢是面色鄭重的對靈木姥姥說話。

「你敢教訓我？」靈木姥姥是聽了這些不入耳的話，可就發了狂野之性。身形微動，一縷青虹抖開，靈木宮中鎮宮重寶，唯有主者才可能使用的甲乙靈蚌簾網出手了。「大漢！你亮兵吧！」

「哼哼，我亮兵？幹什麼？破你的靈木障？如果你七星聚會，我或者不敢托大，而今你個人出手，對不起，憑我空手，看來，你也圍我不住。」

這一番說話令靈木姥姥無論如何忍不住氣了。她是面色激變，而一股青霞在面上閃而過。不料，虬髯大漢冷冷一笑道：「乙木真訣幫助你不少，可惜，依然未到登峯造極之境界，離成功尚欠三分功候，尚幸你不出宮門，這才由得你坐井觀天，妄自尊大。今日，我就叫你見識見識，武學之道的真正法諦。」言聲才畢，就見一條青影，向靈木姥姥當胸抓到，靈木姥姥不禁一喜，好！我就是希望你先出手，來得好，甲乙簾網抖起一團青霞，刺刺幾聲，這本來一個圓形，條的迸出幾條長條，捲打敵人。好個大漢，一招出手未老，而甲乙網已抖成一個圓圈來困自己，他是微微一笑，一個天鷹展翅，人在一個極難、極狹的角度中，輕巧巧的滑出了甲乙網之反圈倒鉤。但是，當你一個斜退步時，木娘子已是搶步佔宮，甲乙網業已組成了一個靈木陣法中的乙木式。

好！這就可看出木娘子的厲害，一派主者果然有其不可輕侮之實力。你看她身

輕如葉，步法却實，而甲乙網抖起一個又一個的蒼霞圈，將虬髯大漢狼狽扣住在乙木陣式之中，並且，一個又一個浪潮，分離了簾網中的無數倒鉤反刺，神出鬼沒的倏出倏隱，如果不是虬髯大漢深悉這靈木陣之奧妙，那麼，迎面三招，就得叫大漢扒下了。

看來是虬髯大漢被困在靈木陣中了！不過！稍一留神，你就會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原由來。你看，大漢是隨圈而轉，隨圈而舞，但是，他從來沒離開過這方圓一尺之地。這就說明了，如此幻異多變的靈木陣，不是困住了大漢，不是大漢在牽引這陣法在移動。看來是木娘子聲勢顯赫的，展開了萬木傾軋，大風舞木的招式，將對頭困在萬木禁圈中。其實，是大漢佔住了中宮重位，不會乙木陣式，脫出其佈的反五行陣式之外。他是狠狠的吸住了木娘子，要木娘子出盡氣力的，發揮靈木陣法的所有威力來。爲什麼？虬髯大漢可能是別有打算啊！

木娘子是出盡了全力，將這靈木宮中鎮宮大法，施展了個淋漓盡緻，一陣陣的勁風，一股股的木派，在其全力之催迫下，匯向中宮。任何人不曾清楚木娘子，現在已將這乙木陣法中的最高威力，「萬木攢心」然後演變成「乙木神雷」的殺手神招，準備停當了。也就是說，她是必須將這個虬髯大漢困死在這靈木陣中。

「無知孽障，你就拿命來吧！」一個大兇轉，一片蒼霞抖起，就算在場外之人，也可以聽到這隱隱陣陣、傾軋之聲。更可怖的是，木娘子現在簡直成了個魔巫

巫相仿，一片青光影裏，甲乙網簡直是捲起了無數的光波勁圈，一個連一個，一個接一個的向中心擠到。依這股勁風急嘯之聲勢看來，別說是人，那怕是金剛、羅漢，如果不具極大神通威力，也極難脫出這一股萬木攢心所化的勁力圈中。

至於虬髯大漢又如何？莫非這個大漢子他嚇壞了？或者，他是被這靈木陣困得昏頭轉向了。否則他那會這樣的如痴如醉，呆若木鷄般的，兀立當地，毫無動靜的。你看，大漢是腳下不丁不八，雙手環拱胸前，除了偶或有所一抖一彈，一揮一格之表示外，他好像是被這靈木陣的威力勁風扣了個密不通風。看來，大漢子得毀在木娘子的手中了！

木娘子何嘗沒有個希望，看到對頭的出手發招越來越呆滯，越來越膠着難動，她是心中高興，不錯，哼哼，大漢！你根本低估了你姥姥的功力，現在，你是分明已被困在這個滅絕禁圈之中了。也就是說，你只能等到這乙木神雷被引發而束手待斃外，你是再無其他的機會了。

一片片蒼霞如風旋電轉，又如木影縱橫而枝幹紛紛動。現在，這甲乙網上所附的木鈎，青刺，越來越靈幻多姿，向虬髯大漢環身捲到，看來，木娘子是要發動了她最後這一殺着，「萬雷齊震」，將個虬髯大漢馬上解決！

果然，一條青影宛如星馳電掣的，一個大盤旋下，一陣異嘯傳來！在場人只覺得眼前一花，而一片蒼霞抖動紛紛之下，一聲刺耳刺嘯，直向中宮投去！

「看看清！」一聲震天動地的喝聲中

，「叫你見識見識，這七禽玄派的厲害：「誰叫出來這句說話？虬髯大漢！並且聲未歇，這戰場上的形勢突變，只見那個虬髯大漢，宛如天神相仿的，揚掌發招。如此厲害的萬木攢心，並且即將演化成乙木神雷的出手，而那個虬髯客依然腳下不丁不八，而人根本不離這一尺之地，將木娘子的出手發招，算是在其點、撥、挑、彈的指引下，越形明顯地，表示出其驚人之功力。一直來，木娘子根本是爲其功力所扣所扯，現在，更聽一聲厲斥道：「如果，你再不將這甲乙簾網脫手，我怕你這條手臂也得毀了！」語聲中，只見一條人影，不知什麼一來，人已盤旋半空，照道理人在半空，既無借助施力之點，更且將個下身的弱點，暴露無遺。有那個高手，在如此性命相搏之時，露出了這大個弱點的？木娘子實在是個江湖上難得的人才，雖然，她已經發覺到虬髯漢子的功力不凡，自從匯集神雷這一招吐出，她算是恍然大悟。自己是隨了這漢子的佈排而全力的往其所擺佈的陷阱中走！她那肯就此算數，所謂困獸猶鬥，自己如果真的將師門重寶脫手，那麼，自己是羞也羞死。也不再必逞什麼主者的英風，這什麼能手的虛聲了。故而，明明四週的七禽派已將自己困住，她依然是強用神力，輕易不用的靈木青派，萬雷匯心的殺手神招抖出。

不料，就在此時，眼前一花，一光一暗之間，胸口突有一般極勁的壓力，宛如排山倒海的壓來。奮一口真氣，還想將最後的一招使得圓滿流轉，可是，全身週圍有一股熾熱之氣流，束得她全身宛如被投

入洪爐，而耳邊又响起了虬髯大漢的申斥聲：「莫非你真想死！」而語聲未畢，右手左肩，突有一陣痠軟之感，而背後頭皮一緊，分明爲人抓住了這後頸皮，腳下一空，一虛，宛如雙腳離地般，向四外的熱浪環繞處衝出。

木娘子不是個一無所知的江湖人物，她是十分明白！自己與虬髯大漢已到了一招判生死的地步了。而自己，分明已落下風，饒是自己的靈木陣式的厲害，可恨的是對頭分明是熟悉陣式中的奧妙。還有，自己功力與人家相比，相差極遠極遠……也就是說，人家絕不是大言不慚，相反的是自己自不量力……

當她爲一股熾熱的氣流束住全身時，她是暗叫一聲：「吾命休矣！」老實說，武林中人，尤其是一流高手，最恐怖的就是怕到了互拚真力的時候，事實：一到這個地步，勝算是拚勝負，判生死，一絲都無可借避之境了。取不得半分巧，自己分明已陷對頭的陷阱中，在在顯示出不及對方。再爲對手七禽派一困一束，更可說明自己已陷於不可挽回之敗局。現在，更加是連想投降，叫饒也沒個時間，事實已擺明了，除了乖乖認命之外，其他是毫無助力，即使有人肯出手，除非來人是金剛不壞之體，更可以粉碎大鬚子所佈的七禽玄派禁圈，否則，也是無濟於事——

但是，奇蹟發現了，竟然有人排盪當世兩個武林高手所發出的兩人畢生功力所粹的乾坤一招之勁力、巨浪，更且將她挾出了重圍。此人是誰？……木娘子看看清，是個面色微黃，却是滿面風塵，一頭亂

髮，一身破衣，背上斜揹了一個長形破蒲捲的化子。他那雙大眼睛中，閃耀着寒人的光芒，就是這樣個化子，將木娘子帶出了這個七禽玄派所佈下的滅絕禁圈中——

「血老弟，好功夫！」

「莫大哥！是你讓得好！」

「唉，是你說得好，可是，你又何必來管這件閑事。」

「我是來向她要一個人——」

「你問我要誰？」木娘子雖是仗化子掙脫了滅絕禁圈，她有感激之意，可是，她還得強掙面子——

## 從容論傷患 仗義評神箭

「就是地下的那位瞿先生，木娘子，在你可算是目的已達，他的祖藏乙木真訣，交給了你。而你也自以爲通透了全部靈木秘解，此人對你來說，形成了個拖累負荷，所以，你不殺他，你更不理他，所求的是，逼他自陷絕境，死於非命。木娘子，可惜你忘了一件事，瞿先生殺過在下一條命，我可不能由得你如此的對付他。現在，你該明白了我的來意，還有，我不是救你，而是要你明白了，靈木秘解並非天下無敵，非但庚辛門中人是你剋星，烈火宮中何嘗不是你的對頭。如果你再不靜心參悟反五行相剋反生之理，哼哼，后土何嘗不可反剋，而洪水更可將你漂淨！本來，這位莫大哥是有爲而來，現在，我相信他聽了我說話，是不會再來對付你，至於清理門戶之事，就該由你門中人自理了，莫大哥，我們走吧……」

這個虬髯大漢不是別人，正是江湖上有名的氣死閻羅，奪命判官的莫不為。他之突然出現在此，本來是別有用心，現在聽了莊字血的說話後，眉頭微皺的看了那化郎一眼道：「我與靈木宮有些淵源，我得到了靈木宮中長老之告急信符，我得代他們解決了這件事。木娘子是有違先人之命，她是勾引外人，未經長老公議，而擅自出宮淌這江湖混水。於例：就該廢去其掌門之位，我之所以讓你奪走此人，就是有意將此人擒往靈木宮中……」

「何不讓她自行還宮。」

「我怕其中有變！」

「唉……莫大哥！你且聽小弟一次如何？」

莫不為如此剛強的人，可也不能不聽這位化郎的說話。還有，他突的別有所悟，分明，這位人中英傑是另有打算，別有安排。因此，他是慢慢的走近了自己的座騎——那匹看來又醜又老的馬匹！緩緩的上了馬背，對莊字血招了招手，然後，看了靈木姥嫗一眼，走了，莊字血是扶起了半昏迷的瞿念明，隨在莫不為馬後，緩緩的也走了。只剩下了靈木姥嫗與那幾個未死的靈木宮中人。

靈木姥嫗又如何？現在她的面色是萬分的難看，咀唇緊咬，眉頭緊皺，也不知她心中在想什麼。半晌半晌，她才長長嘆了一口氣道：「真好！走……」或者她是另有計劃，不過，無論如何，她算是真正的看到了這江湖之大，這武林中臥虎藏龍，自己實在是坐井觀天，井蛙之見。但是，她還是另有雄心，她不甘心，

女人！尤其是江湖上成了名的女人，更是陰險厲害。即使遭遇挫折，她只是看到了自己技藝微有不如，可以設計毀了他們！現在，靈木姥嫗的心中，就是在設計如何利用他人，對付這個大鬍子，還有那條魔龍。想到魔龍，她不得咬咬牙沉吟了一聲：「全是你，瞿念明！」

洞靈山莊今夜是接待了好幾個朋友，鍾不欽總算會見了這位方今第一的大俠，人稱魔龍的莊字血。還有，那個華陀門中唯一傳人，氣死閻羅，奪命判官莫不為。姬蕙、張永連祝一指全是萬分興奮，為什麼？他們正為鍾玉峙與狄孤辰的箭傷發煩，雖然，鍾不欽的玉真液算是將這箭傷封住，可惜，這只能阻止其蔓延。還有這劍痛依然令人難忍，鍾玉峙與狄孤辰經已痛死過去幾次了。如今見到了莫不為，這就真是見到了真正的救星。

莫不為一見這傷痕，眉頭大皺道：「總以為羅喉七曜毒已失了傳，想不到今日會在此地發現，血弟，聽說你也受了傷，你……」

「莫大叔，他啊，唉！你應該明白，他只是顧人不顧己，爲了怕神木雷毀傷別人，他是強用滑龍動，將這幾枚雷珠攝引在自己四圍，好！就這樣爲宵小所算……」姬蕙是一連串的數說，誰也聽不出來，她是如何的關心與痛心，至於莊字血如何？他是淡淡的一笑道：「我醒來，就聽焦姑娘對我提說，幸得瞿先生之大力相助，授我靈藥，依稀我又聽到有人提說，瞿先生已爲靈木宮中人視作了叛徒！我這就出來了……唉，我想不到你會起來，現在，

我可放心不少，至少，這位瞿先生的性命是保得住了。」

依然是這樣平易，依然是只關心別人，對自己，那一下幾乎要了他的命的神木雷珠，他是提也不提，至於姬蕙的說話，他是理也不理。這可令姑娘大爲掃興，但是，她當然十分明白，莊字血就是這樣一個人，從不以爲自己是高人一等。還有，他始終以爲自己是個化子，一直來，她耳邊永遠不會忘記他提說過：「我是一個化子，並且，幾乎連討飯也討不到，幸虧我做過這幾年的化子，使我看清了這個世道……」但是，莊字血！你也是人，難道你就不會爲自己的事多少也想一下？難道你就想不到，有個女孩子在你左右，她是需要你的關注，那怕你對她稍作關心……

「哈！原來如此！」  
「全仗祝一指，還有這位張少俠，算是硬生生的救了小犬與狄家賢侄！」  
「張賢侄！你……沒受傷？」焦急之情，一露無遺！  
「師叔，我們沒事了！你！已經痊癒了！」  
「我沒事，可是，我且問你們，可想到了這對付之法？」  
「師叔！你與這鬼箭根本未曾照過面的……」  
「我醒來後，我看到了梁瀟之傷勢，我更問清了他的遭遇，現在，既然又清楚此箭之名稱，我想，我或者會對付它的辦法！」  
「不成啊，師叔，這箭的動力太詭，太強，混元劍客如此精湛的功力，却也難以抵擋這鬼靈玄武箭之動力。雖然，梁老前輩變招快，更且拚損一掌，也僅僅是求個不送其命而已。如果不是祝前輩他的草堂別有機關，看來，連你也難保得平安，這實在不是容易對付的武器啊……」  
「當我復甦之後，更幸而祝老哥的機關得法。將這兩支鬼箭帶了下來，我才有機會看清了這箭……鍾老前輩……」  
「莊大俠！你這是在損我這個老人了

「血老弟，這治傷療毒之事，你大可放心，我可不放心的啊，我是無論如何不相信你會受傷，待我先看看你的傷痕！」  
「我已無事了……莫大哥，我真不喜歡說謊，現在，你還是先料理他們！」  
莫不為看了莊字血一眼，這一眼是有着多少的埋怨、無奈、痛惜之情在啊！但是，全是知心的朋友，他是十分明白，很難得得過他的說話。他是一面設法清除鍾、狄兩小之箭毒，一面却在籌思如何解除瞿念明這寸骨寸傷之苦……

莊字血他是神色凝重地取出一支長箭，對鍾不欽道：「鍾老前輩！」  
「莊大俠！你這是在損我這個老人了

下如何？鍾不欽是面色血紅的對莊字血道：「到今日，鍾某算是見到了真正的武林尊者——」

「前輩！你何出此言？」

「我這是衷誠之說，肺腑之言！這枝箭在你眼中，竟然可以看出這許多關鍵來，你問我？這簡直是在笑話我啊！」

「老前輩！你千萬不可如此說，在下斗胆也不敢言語損人，我是誠心誠意。」

「我明白，莊大俠，我何嘗不是誠心誠意啊，你算是將我這個昏庸老朽，井底之蛙震醒了啊，唉，我相信，你是已有應付之道，破解之策……」

「我是風聞洞靈訣極善於以近制遠，我其實是來請教前輩——」

「啊！你說什麼？」

「前輩請看，此箭箭身粗而圓，弓強

「不！我與你有正經事談，這裏有支箭！」  
「是烏靈玄武箭！」  
「啊，你知道了！」  
「此地也幾乎爲這毒箭毀了個一敗塗地！」

「哈！原來如此！」  
「全仗祝一指，還有這位張少俠，算是硬生生的救了小犬與狄家賢侄！」  
「張賢侄！你……沒受傷？」焦急之情，一露無遺！  
「師叔，我們沒事了！你！已經痊癒了！」  
「我沒事，可是，我且問你們，可想到了這對付之法？」  
「師叔！你與這鬼箭根本未曾照過面的……」  
「我醒來後，我看到了梁瀟之傷勢，我更問清了他的遭遇，現在，既然又清楚此箭之名稱，我想，我或者會對付它的辦法！」  
「不成啊，師叔，這箭的動力太詭，太強，混元劍客如此精湛的功力，却也難以抵擋這鬼靈玄武箭之動力。雖然，梁老前輩變招快，更且拚損一掌，也僅僅是求個不送其命而已。如果不是祝前輩他的草堂別有機關，看來，連你也難保得平安，這實在不是容易對付的武器啊……」  
「當我復甦之後，更幸而祝老哥的機關得法。將這兩支鬼箭帶了下來，我才有機會看清了這箭……鍾老前輩……」  
「莊大俠！你這是在損我這個老人了

力猛，如果運用本身之功力武器。希圖阻格來箭，勢必因其箭身不無可借助卸力，甚至於連個穩勢沉式時機也無！它依然會直透而入，爲其所傷。如果——這是在下的一得之見，以供前輩之參考，如果，用此長箭，以強對強，以圓制圓，加上了前輩洞靈訣的九玄一添——也即九沉一殺之力，想必可以制此兇煞！」  
習武人，越是高手，越易領略，又何況鍾不欽之所以閉莊潛修。根本就是爲了希望參透了這九玄一添之道。而今日，莊字血不以圓制圓，以強制強八個字，就如醍醐灌頂，令鍾不欽恍然有悟，說什麼他是來請教，不！他實在是來傳經的啊！  
「老朽受益匪淺！莊大俠！你真是個能者無所不能，好一個以圓制圓，更是好一個以強制強，老夫多年來，始終不能參悟九玄一添之妙諦，就是不敢以強制強！總以爲玄勁九轉，一添難以迴避，想不到，玄勁九轉是圓而一添相貫何嘗不圓！以弱相輔，而成反強之道，就可反尅九玄之勁，莊大俠，你惠我良多，惠我良多！」  
「鍾老前輩！」  
「你再叫我一聲前輩，我就叩頭認你爲師！」  
「那會如此……嚴重！」  
「豈不聞學無先後，而達者爲師。」  
「這——決不可如此！」  
「哈哈……玉峙！」  
「孩兒去！」  
「快來見過莊叔叔……莊老弟，我就算扳個大，我是你老大哥……」  
鍾玉峙現在早已由莫不為的無上手法



來平凡，樸實的化郎感動得無詞可對。他實在想說幾句他對莊字血的感佩之詞，可是，莊字血是面色誠懇地將手中隱泛烏金光芒的長箭遞給了他——他接箭在手——

唉……還說什麼意下如何！老實說，鍾不欽是更爲五體投地，這也難怪爲什麼這條魔龍要引起天下武林道的矚目。此君非但武功高強，更可貴的是，他不驕不狂，不自以爲是，更且對任何一門功夫，具有精辟深入的分析，事實俱在，自己一直以鐵翼，及洞靈訣馳名江湖，對別派之劍道，刀槍之技，根本不加用心。所注意的只是如何保全自己的洞靈訣不爲人敗，如此而已！這支箭自己莊中也有了一支，可是，自己僅僅是看了看，掂了掂斤兩，發覺此箭形狀奇特，更該死的是，自以爲認出了這失傳江湖垂萬年的箭名，經以爲了不起，根本沒想過，如何對付之道？但是這位當世第一大俠，自己爲了救人，却專心研究這枝箭的形狀及其功能。還說明了這枝箭之所以可怖，可驚的原因。問我意

，再加上了他多年精心採煉而成的五蘊丹，將這箭頭之毒拔出。雖然暫時尚不能運氣煉功，苦痛已除，行動如常。他也聽到了莊字血的說話，所謂名門之後，家學淵源，更且，莊字血所提說的是點竅之辭，這就令這一個小輩英雄心說誠服。老父命其前來拜見莊叔叔，他可是萬分恭敬的走過來，端端正正的，向這個看來平凡，却又是高不可仰的化郎，叩頭請安……

「起來！鍾世兄，快請起身……」莊字血面色怔忡！不，簡直是萬分的靦腆。但是，這雙手一托，鍾玉峙却立感是一股極柔利之動力，將自己下跪之勢穩住，鍾玉峙雖然年輕，却也不是一般的武林中人，家學淵源，功力深湛，想當年鐵翼毀八鬼，如果沒些真材實學，他怎能辦得到？但是在這個莊字血面前，鍾玉峙却是行動不得自由。你想跪地叩頭！嘿，也辦不到，這一股柔力只是將鍾玉峙托住，不讓他下跪，玉峙當然是無法強求，可是耳邊卻又聽得莊字血誠懇的語聲道：「爾功力未復，不可強作掙扎，算在下已領太禮了。」

鍾玉峙突覺又是一股動力竟然透進中宮，而自己本來尚有氣穴未通之感，而這一股動力透來，全身宛如墜入了個極大的洪爐中，而這一股熱力，却是一掠而過，自己只感到如被火烤了一會，但是，一股莫明其妙的動力，已助其打通了本身玄關，本來，他還得用苦功修復本身之動力，現在，分明在這「一頓」之際，這位莊大俠，已經助其暢通了本身被損之筋脈氣穴了。

分析他的內心而已。

他默然，他滿面羞慚之色，好像是自已犯了什麼錯那樣。他只是低聲的，誠懇的問：「難道，就不能令他恢復功力……那怕一半，或者……」

「血弟！為什麼你不與我爭辯個是非！」莫不為苦痛萬分的看着莊字血，這個剛從死亡邊緣掙扎過來的人。雖說他神功驚人，但是，現在，還是有着疲乏之色。分明，剛才他強運真氣救人，又是不顧自身的出手。唉！莊字血啊！你要我們擔心到那一個田地——

姬蕙是越看，心中越激動，雖然，一個姑娘家，難免有着怕羞的心情，不過，她抖戰，她突然感到喉間有着乾涸之感受，而心跳越來越緊急，她想叫一聲血哥，眼前一黑，姬蕙已暈死了過去！

張永是看得清楚，他不禁凄然一笑道：「難為你表妹了，你竟然能够支持到現在！」

莫不為一發現姬蕙之情景，他心中雖有疑問，可是，老江湖目光如電。再加上他一按姬蕙之寸關尺脈，立即明白了，姬蕙分明是積鬱在心，氣逆傷肝，可是，爲了什麼？爲了莊字血！近來，他們這一行，人，個個已有所發覺，姬蕙對莊字血有着極不平凡的表現，可惜，誰也看得出，莊字血是在有意無意的避開姬蕙，當然，依年齡，依輩份，這實在是個大難題。不過，姬蕙之聰慧靈清，又加上性格文雅，却敢如此的大胆，無形之中，吐露出偌大的愛意，他們那一個不感動。而莊字血，這個頭沛一生，性情外冷內熱的孤高俠，

## 深情何以堪 巧勁破陰箭

「多謝莊大俠！助我復通氣脈，益我元氣！」

莊字血是微微一笑，將手微擺，然後走近了另一張臥榻邊，那個狄孤辰正在閉目養神呢，莊字血是微吸一口氣，右手一揮，好快的手法，一轉瞬間，他已點了狄孤辰三處大穴，十七個分穴。但聞得狄孤辰一聲驚叫中，身形一翻，面現惘然之色道：「好霸道的透穴真氣！」

鍾氏父子是大吃一驚，雖然，鍾玉峙也爲莊字血所殺，不過，他根本不知道這一股柔和而又火熾熾熱力，原來就是玄門至高無上之透穴真氣，據父老相傳，這一種比道家運氣更勝一籌的極頂功訣，業已失傳百年，也可以說，根本再無人知道，若我說出這個名目來，當然，狄雅音乃老輩中有名的天眼通，此老博學多才，更且對失傳之武功秘訣，會有極深之研究，那怕是耳食之詞，他也會善加編排，然後，筆錄成篇，希望能夠以後有所發現，有所比對，也因此這透穴真氣四個字，只有狄氏後人能說得出口。並且，可信之成份達八成！怪不得莊字血成爲方今一代怪傑，他竟然連這多年未現的神功，於輕描淡寫之間，顯現出來，但是，從他的神色來看，平凡，和易，自然還有誠懇，並無半絲囂張，自滿，驕妄或凌鏢之氣，並且，他不置可否，只是面色鄭重地走向莫不爲身邊！現在，莫不爲正在料理那個寸骨寸傷的瞿念明！

瞿念明全身赤裸，人已昏死了過去，

實在須要有個人與他共同生活，相互照顧，所以，他們，就算是姬蕙之母，萬妙仙娘也是心中默允。可恨的是，莊字血只是關心着中原武林道中，受苦受難的好人。其他，越來越變得冷靜，符星初更說過一句氣話：「他越來越冷靜了！」

今日，姬蕙是分明身受極大之委屈！壓抑在心中，而後一齊爆發。她是回不過氣來，昏死了過去，莫不爲是苦笑了笑，對莊字血說道：「血弟，我可不知該怎麼辦？」

「我也莫明其妙啊，好好的，那會一瞬間……昏死了過去……難道中毒！」雖然也有着關心，但是，他的神態是冷漠的，可惜，張永小心，已發現莊字血的嘴唇微顫，分明，他是強裝冷漠……

「不是中毒，師叔，表妹可以說是積鬱太深，唉，當時，我就已警告過她，請她哭，放聲大哭，可惜，她哭不出，只是抱住了你，緊緊的抱住了你……」

「唉！」莊字血是一聲長嘆，連鍾不欽這個老人家，也不禁爲這一聲嘆息，幾乎掉下了老淚來！

「血弟，你就無動於衷！」

「莫大哥！看來，我是應該休息休息了！」

這是什麼話，這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可以說是無人明白。但是，這裏的傷病問題，還未解決，一聲鬼哨傳來，莊字血是心神一凜，沉聲說道：「莫大哥，快扶姬姑娘，張永，你就護住瞿先生，爾等速退……」

「你呢！又是獨當其難？你想自殺！」

姬蕙突然有一陣不寒而慄之感，自心底泛起，依稀覺得自己做錯了事，她不該置之不顧。還有，自己看事不準，料事不明，總以為瞿念明是靈木宮中人，而且，聽來還是極有身份的一個，留給了靈木宮中人，可說是人歸原地，並無不是。可是現在，莊字血與莫不爲將其再帶回洞靈莊，可能是自己的疏忽，因而引起了其他的不幸——其或，瞿念明與自己人別有淵源……

啊呀！不好！姬蕙是面色大變，她突然想起了，莊字血如果不是瞿念明，慨贈靈藥，莊字血現在早已不在人世。即使莫不爲趕到，也可能來遲一步而抱恨終天，還有，瞿念明就因爲贈藥，而爲靈木老姥視之爲叛徒。結果，落到了如此之地步，可是，自己雖說出盡了心力，將其由雙怪手中搶了出來，自己的原意是擾亂敵人耳目，根本不是有殺人之心。即使攜歸洞靈莊，只不過將瞿念明當作一枚棋子而已！她相信，從此之後，她在自己心目中的伴侶的眼中看來，只是一個任性，量狹的女子。一個不配與其同行共走，甘苦與共的伙伴！姬蕙這俏麗的面容上，突的多了兩行清淚，姑娘在怕，在担心，担心她會越來距她的心上人越遠了。

「莫大哥，你看如何？」

「命是保得了，可是，唉，救活了，也只不過是廢人一個，再說，這位朋友的本元太弱，稟賦不足，却急就竄進，鬧到了中間苦功，缺了先天元氣不輔，後勁又未接腳，就遭到如此重大之打擊。唉！我真怕救活了他，反而害了他。令他一輩子活在苦痛中！」莫不爲的分析解說，其

啊！莫不爲簡直如天神怒吼一般！

烏金光芒已疾如勁風般，穿窺而入，鏗，叮，一片極刺耳的響聲傳來，莫不爲可是看清了莊字血手中執支長箭，好身法，更好手法啊！他是竟然將這神出鬼沒的烏靈玄武箭格擋，不！更且是順手用勁，將這支飛箭接收了去！而第二聲啞哨傳來，烏金光芒竟一幌而入，莊字血以桿貼鋒，可是，又是一股勁風突入，原來，這一次發箭人，竟然發出了連環箭。從來，發箭人一箭是可過了門，今日，那會想得出了這一招，莊字血雖然說是具極大之神通，却也不得不爲這一個猝然變招，而弄得措手不及，還想用左手剛收來的長箭反架時，一條白影閃過，「鏗」，「嗚哇」，兩聲怪嘯，聽得出此人雖然能够勉強阻架，想如莊字血那樣的就勢收箭是辦不到了，原來是鍾不欽飛身出手，將後來之箭，憑其剛剛聽明之以強制強，以圓制圓法訣，演化入自己仗以成名的洞靈訣中，而代其架了一箭。

「莊老弟，果然神目似電！」

「老大哥，你是神乎其技！」

「不如老弟多多矣！」

嗚呼！在這個時候，兩個人都是你稱我讚，看來，莊字血已有了足夠之實力，可以制住這個令人頭痛，而防不勝防的玄武箭神了。

但是，幾聲長笑傳來，聽得出，人數不少，還有，這笑聲中已顯示了來人的衷氣充沛，分明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一流人物：「莊大俠，在下左無敵率領同道十二，今日算是來趁火打劫了！」

實對鍾，狄兩小也具有極大之啓發作用，習武，並不只是憑一股毅力，發奮立志，就可成功，也得憑仗自己天賦，不急不躁，基本功太越打得堅實，才可有更好的發展，就如建宮造殿，地下之基樁打得越深，越紮實，越能够忍受重壓，而建成輝煌，耀目之亭台樓閣，根基不足，勉強建成，一股狂風，就能令這些化爲災禍！

瞿念明就是個極顯明之例證。

莊字血是大眼睜吐出了憂抑的神芒。還有，明顯地有兩顆淚珠在眼眶中滾動：「就沒有其他辦法了，譬如借助草木之靈！或者，其他可資輔助之物……」

「血弟！你一生爲人，素不願借助這些的啊！今日，你爲何也會說出這些話來？唉，爲了救人，爲了成全他人，你付出的還不多！又何況，不！你就算是怪我罵我，我也得說，你把自己看得太輕，但是，你就不明白，你在我們這一行人中，你是佔着多重之份量！可惜，你只是不顧一切的而將困厄艱險，攬在自己頭上，說得難聽些，你是太自私，也太看輕了自己，這是自暴自棄，這不是大俠之所爲，你簡直與那些市井小人，血氣方剛的無知小子一個樣！我告訴你，如果再這樣下去，我們可絕對無法忍受下去，只能聽從老太婆的提議，建成一個窮家幫，命你爲幫主，記住！是我們命令你！」

這一番說話，將個莊字血罵了個狗血淋頭，並且，令莊字血啞口無言，如此一個震驚天下的大英雄，也會讓自己的朋友如此責難！其實，莊字血又何嘗不知道自己的弱點。可惜，實在沒有人可以透切的

鍾不欽一聽，不禁大吃一驚，什麼，左無敵！乃是江湖有名的殺手！奇門十三劍之首，所謂同道十二，分明就是這一批殺手啊！不錯，說得光明正大，他們是來趁火打劫。哼，這就已說明了，他們來圍困，逼使自己一方無人可以對付這烏靈玄武箭，這……自己這方面還有傷病之人，鍾不欽與狄孤辰又才脫厄境，功力大打折扣，自己洞靈山莊中，雖然還有幾個家人好手……可是，焉知他們沒有另外的援手……難道！自己這個洞靈山莊就如此毀了？並且，還得連累了這幾位好朋友！

可惜，你想還未想得通，又是「嗚哇」一聲鬼哨聲傳來，凝神一看，不見烏金光芒出現，鍾不欽倏的別有所悟，今日，這一仗是越來越難打。鬼哨聲可以擾亂耳目，並非聲傳箭發，自己這一方面，可得變成了瞎了眼的盲人一般，不可捉摸對手在何時發出制命之一箭！現在，即使有破解之策，可也不能讓你斯文淡定的，從容出手了。

「久聞魔龍大名，而今，我們總算有緣一會了！莊大俠，你請出來！」是一個陰惻惻，聲量不高，却是字字分明的啞聲說話，在叫陣，不，分明是個陷阱，莊字血面色不變，嘴角含笑，看了姬蕙一眼，其時，姬蕙剛好爲莫不爲救醒了，四目交投，姬蕙却不知道那裏來的精神，一個翻身，緊跟在莊字血身邊，莊字血還想有所解釋，而窗外又傳了更討厭的語聲：「我說起賢弟，看來這裏根本沒有魔龍，也可能，哈哈！這條魔龍已讓神木雷毀了！」

莊字血是嘆了一口氣，身形凝重的，

踏出了房門口。「嗚哇」一聲勁嘯，烏金光芒一閃，向莊字血中宮直透，好個莊字血，他是不退不避，只是一個反腕式，手中那支長箭搭住了飛來的勁箭，成了一個斜十字，第二箭又是流星趕月般射到，這就可看到了魔龍大俠的身手，吃過了一次虧，立即想妥了對付之方，現在的連珠箭到，這一個斜十字竟然成了個「活」十字，不知什麼一來，「鏘」，「格格」之聲中，這十字竟然咬住了第二來箭，但是，後面已傳來四股勁風，但見白虹耀目，四柄長劍又快又勁的向莊字血背後擲到，莊字血是全神貫注在這烏靈箭上，明知奇門十三劍不會毫無動靜的，心無兩用，烏靈箭也實在令人頭痛，不得不單顧一面，那想到奇門十三劍是如此陰狠，四柄脫手劍在一無招呼之下，乘隙而入！

一聲嬌叱，姬蕙姑娘是碧玉簫出手，一個「分光拂影」式，全力絞起一團碧虹，姑娘啊，你是心神受創，剛才醒轉，就算你在無病無痛之時，功力也不及奇門十三劍的精堪厲害。現在，更可說是以疲兵對精銳，即使你是拚全力，人家的脫手劍依然將你碧虹光影擊散，其中一劍更是直掠而過。一片血光現，姬蕙是眼前一黑，手中碧玉簫再也無法握住，突然，另一個念頭，就如石火電光般由她心底泛起，身形強動，和身想撲在莊字血之背後，可是，身後一緊，下邊依稀聽得一陣龍吟之聲，不過，蕙姑娘是覺得這龍吟聲離開她很遠很遠——

姬蕙自以為無法可救莊字血了，其實，她錯了，全仗她這一手，武家高手之

性命相橫，可就差不得一點半分。如果，

蕙姑娘不跟莊字血出來，而莫不為稍加阻攔，今日，莊如血即使不死，也難免重傷，事實俱在。烏靈玄武箭之霸道，狠辣，再加上奇門十三劍的謀定而動，莊字血到底不是天神下凡，又何況自從大鬧紫禁城之後，四王子允貞（示旁下同）是處心積慮的結交江湖上隱名的好手，本來，越是有本領，真材實料的人物，越是深藏不露，允貞又是個陰險狡詐，善於掩飾的魔頭，不到用盡用絕，他是不会有所行動，可是，為其利用完畢，而毀了的成名英雄，雖已不勝枚數，却也做得天衣無縫，無人能知，為了莊字血，他不得不再組織羽衛，再以大俠之面目出現，並且極快的為其求出了不少真正的江湖好手來。這奇門十三劍就是他鐵羽衛組織中的最高顧問。

十三劍每一個有他們的獨特劍藝，每一個人有超特之神功絕技。如果十三劍會合，七曜六合，奇正相生的奇門劍陣，可以說是縱橫天下，無人能敵，也所以他們的老大左暉，自稱為左無敵了。

### 十三奇門劍 未名大劍客

他們早想來門一門莊字血，却讓允貞再三的阻止，為甚麼？這實在是允貞的好雄可怕之處。他是故意一面抬高十三劍，更且吹噓莊字血，引得他們對莊字血的鬥意、鬥志更為熾烈。這是允貞的鼓勇養氣的惡着。還有，允貞為求必勝，當烏靈箭大肆兇鋒之時，他本來已勾結了靈木宮中人，預備挑起一場江湖大風波，他算定莊

字血是會出現，他是希望靈木宮之暗算，十三劍之明門，毀了莊字血，及所有三湖之武林門戶。那曉得為其發現了烏靈箭的妙用，憑仗他的再三查訪，竟然與雙煞訂了密議，今日，出現在洞靈莊，根本是希求一仗成功，毀了這個滿漢皇室心目中的大患。

本來，大有成功之可能。或者是天不忍傷亡這位人傑，亦可以說是善人天佑。允貞是與雙煞會面遲，莊字血為神木雷所傷時，允貞只顧找尋雙煞，監視靈木宮之動靜，令其坐失良機。今日十三劍的四脫手劍，又讓姬蕙的奮身破壞，時間就差在這一點，莊字血已一個旋風轉，將這三柄奇門脫手劍，帶上了半空，烏金光芒如星光閃閃，鏘、鏘、鏘三响，又一聲龍吟中，三柄長劍竟然為字血手中的長箭釘出老遠，又是一個驚鷹掠翅，好美妙的身法，莊字血已將半昏迷的姬蕙抓在手掌之中。混身是血，姬蕙却星眸微睜，一見那張平凡而又誠懇的面容，她是全身一震，一挺身，她又站住了：「還不快去療傷！」「眼神，面色充滿了焦急與關顧之情，蕙姑娘心情激動地道：『我沒事，我陪着你，讓我陪着你。』」

「血！」莊字血只說了一個字。可是，莫不為已出現在他們面前，他是沉聲說道：「血弟，你放心，不妨事！」

「還有兩個輕傷，一個重傷的！」

「全已有人照料，你放心，唉，到這個時候，你還只是記住他人。」

姬蕙是為長劍掠去了肩頭一塊三寸來長的肉，但是，她反而變得容光煥發，誰

也看得出，姑娘有着自激之感。因為，她是救解了自己的欽敬之人的一個大難。這些傷，她毫不在乎！何況，莫不為已代她封住了血穴，制住了出血，她感謝莫大叔，因為，這樣，她可以陪着莊字血，與他一齊面對任何之橫逆與不幸！

「鍾老哥，我請問你，這是烏靈玄武箭。」

「大概不錯！」鍾不欽沉聲答道。

「你可知道這箭共有幾枝？」

「原箭廿四支！」

「唉，如此說來，還有十來支在他倆手中。如此，我得有個請求。」

「請吩咐。」

「老大哥，你已明白了這收箭破箭之法，現在，我只能把這件事交託了你，還有，莫大哥你，我相信憑這幾支箭，你的七禽更是善於攝取暗器，我請你倆代我掠陣。」

「哈哈，你又是將這個重包袱往自己身上擔，為什麼不讓我門一門這個奇門十三劍？」

「我與你聯手對付如何？」鍾不欽也出來請命了。

「住口，」一聲洪厲的喝聲，將這個爭執暫時的喝住：「你們好狂的口氣，」是左無敵，「想老夫們行道江湖以來！」

「簡直是在吹大氣，」不知那裏傳來一聲斥罵，「我可不知你們十三個自了漢，糊塗公行些什麼道？做些什麼好事。」

好！可就讓此君問住了，左無敵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局面下，竟然有人來打岔。並且，在自己十三名手之前，左無

出手，又怎能在如此困難之地步轉部位，並且，部位又是在背後——

這就是奇門劍訣的厲害，這路劍招根本是根據上古神經越女訣演變而成。也就是說，每一招、每一式，是先發制人而逼使對方在無可奈何之情形下，將他心目中的那穴方位送到了他劍鋒之下。實在，奇門劍訣之出手凌厲。並且，計算、分位精確無比。對頭的每退一步，每進一位，全在其劍招監視緊扣之下，也可以說，對手根本無選擇之餘地而自然而然的，將自己的空檔交給了自己，趙同等十三劍手，憑仗奇門劍訣也不知毀了多少成名的英雄。尤其是最近，他們代允貞也不知殺了多少劍術名家，那個南宮世家的單氏一門，就讓趙同等單劍毀了個乾乾淨淨，為了不忿赫連母忘的口發狂言，更不願一無表示，所以，趙同一出手，就是自己生平傑作，正擊反挑的絕技。

趙同以為，即使對手並非浪得虛名，第一招也可能無法能令其就範，但是，第二三招的疾如風飄的神雷兩師煞手招，無論如何，可以支持三招，三招一過，自己是顯然已在聲勢上佔先一着。然後，乘其氣怯勢拙之時，再施展十三手連環殺着。呼呼，饒你未名劍訣，深藏不露，難明所以，也至少看出個端倪來。自己即使落敗，哈哈，左大哥定可代我找回場子。

趙同的計議不壞，可惜，真個是不說不相信，自己這一招「魚龍曼衍」出手，眼前但見一縷墨虹，毫不起眼的在眼前一掠，趙同幾乎連魂也嚇出了竅。為什麼？原來，這未名劍的墨虹，後發制人的釘住

敵游目四顧，好！不必看，只見院左角的一個山洞門前，立着一個黑衣人，看打扮，馬伏不如馬伏，村農不如村農。如果不是手中執劍，無論如何是不會相信，他也是武林中人。

左無敵一見此人，大眼睛透露出憂鬱神情。黃面孔，直鼻闊口，不過阻礙得緊緊的，這就令得他這張面孔看來是不得人緣。此人一到場中，他看了莊字血等人一眼道：「莊大哥，這件事我來辦，看看我那未名劍能不能用？」

「你是赫連母忘！」左無敵突然想起了這個來無影，去無踪的劍客來，這個暴起的劍客，殺傷了不少人。可就算莫明其妙失了踪，那想到今日在此地突然出現。

來人不錯是當年曾令允貞大傷腦筋的殺手，赫連母忘，沒人會想到，這個粗獷的村農，為求一家的衣食豐足，他希望保鏢，那怕打雞，趕馬，他全能的壯漢，如果，真的衣食無虧了，那麼，他是心甘情願的保一輩子鏢，或者打一輩子雜。誰又想到那個世代，那些個混蛋，那些個可憐的亡國奴，這亡國奴三個字，令他睜開了眼睛。而妻子的死亡，加強了他的仇恨，不！令他更看清了「不做亡國奴，就得抗拒要你做亡國奴的主子！」因此，他一路打，打那些甘心為奴的走狗，本來，他並無同伴，他也不求有同伴。但是，他在九死一生之際，讓莊字血那些人救了他，現在，他已是這一個小團體中的中堅。

「他們是劍客啊，莊大哥，你如果用七絕九宮翻勝了他們，他們會說，這武當門中的奇門兵刃，本就是長劍的剋星，這

幾個老賊輸了還得氣不服，是不是？好！大家來比劍術，他們有奇門十三劍陣，還有什麼七曜六合，奇正反生的天元圖解。更有什麼劍林海派手法啊，穿梭劍潮啊，名目繁多，令人聞不勝聽，目不暇給。我麼，只有一柄劍，無名無目，沒名沒堂，如果，我不爭氣，輸了！那沒辦法，請你代我報仇。」

「不，毋忘老弟！如果你輸了，我們放他們走，決不留難！而且，這報仇、找場子，後會有期！」莫不為先接了口，語氣却隱隱有着，赫連母忘必勝無疑。這當然是激將之道啊，但是，奇門十三劍又豈是普通的武林人物，他們又怎會將這些激詞放在心上。不過，十三個人全在想一個問題，這個看來不起眼的漢子，他那會如此清楚自己的陣法，劍法還有這些名稱？

「趙賢弟，你先去領教領教！」是左無敵的命令。

「是！」那個趙同是冷冷的應了一聲，一條人影由牆邊的梧桐樹上飄落，好身法，但見他落腳平穩，一無花巧，可是，一落地，身形宛如一具石像那樣，紋絲不動。冷冷的站在中心，一言不發。

赫連母忘是走了幾步，站在趙同的左角位，不立門戶，長劍尚未出鞘，看來還有話講！「你一個人與我對招？」好像一個人與他對招是件十分稀奇之事。

「我看是夠了！」

「夠了？唉，姓趙的，我怕的是够三招。」

「你說什麼？」這句話有些惹怒了，事實上，奇門十三劍雖說在最近始為江湖

了趙同的心門大穴。這還不算稀奇，令人吃驚的是：母忘的長劍光虹不動，却已使趙同的變化繁亂的光影，似為極寒之冷潮凍住相仿。趙同那敢怠慢，一聲急呼，好個劍客，他是不向後，也不左右卸勢。乃是一個矮身挫勢，長劍一掠，鏗的一聲龍吟，這長劍竟然白光如虹的。繞住了赫連母忘之長劍，轉了個急且勁之勁圈。而這股彎潮，堪堪將母忘的出手招阻了一阻，還有令人舌捲難下之事。趙同竟然脫手劍宛如一般人口中的飛劍那樣，一個轉彎，又再入了趙同手中。然後，他已斜掠三步，脫出母忘之反手一招。一陣喝采聲中，只聽得赫連母忘道：「你看如何？才一招，不！簡直只有半招，你已如縮頭烏龜，試問，你又怎能擋住我三招？哈！是我估計得你太高了，趙朋友，走吧！」語聲中，只見一團墨虹，斜飛而出，眾人耳中分明聽得一陣微嘯之聲，又是叮叮、叭叭的連聲響中。黑、白兩種光虹，宛如繁星飛渡，又如烟花激射般，眼前一定，只見趙同舉劍過頂，平放架阻，人已矮了一半。原來，他已是跌坐在地，勉強的將手中劍架住了母忘之墨劍。

「你看如何？」赫連母忘冷峭的問。眾人未聽見趙同的回答，可是，眾人眼前一花，一股血箭迸出，噹啷一聲，可憐，趙同是氣急逾份，而一口鮮血，代表了他的不忿、不滿與及憤慨。

赫連母忘是冷冷一笑道：「我決不是個空口說白話的人啊！莊大哥他相信我，可是，你為什麼不相信我？」

趙同已昏厥在地，赫連母忘却又苦笑

了笑道：「在三年前，朋友，你算是死定了，我可不會顧念什麼過節，更不會提說什麼武林道義，你倒地，我殺你，如此而已，唉！」

半空中又傳來一聲鬼哨。這一次可來得極快，烏金光芒簡直可以說是與鬼哨聲一起發出。這裏有多人的驚叫，而一縷黑影，一個化郎身影，簡直如流星趕月般，向東角竄去，而莫不為更不怠慢，但見他那魁梧身材，如巨靈般的威靈，手執一支烏靈箭，搶在赫連母忘之前，「鏘」、「嗚哇」聲中。莫不為不禁眉頭微皺而說道：「好霸道的玄武箭！」原來，雖然他是不急破解神箭之道，但是，第一次，初出手，他是幾乎為這神箭動力破圈而入。如果不是手中所持的也是烏靈玄武箭，那麼，莫不為也真可能讓這神箭毀了。即使如此莫不為的右手手臂，依然隱隱痠痛，於此可見，這一箭的勁、疾、霸、詭。

赫連母忘又如何？他是嚇一大跳，老實說，他現在已真正的入了登峯造極的境界中，越是如此，越是明白人家之長處。剛才的長箭，他自己明白，是絕難招架的。

## 墨劍破奇門 柔絲困大俠

但是，目前的戰場上是瞬息萬變啊！誰也不能稍有懈怠，赫連母忘是只顧顧了一下勁箭之可畏，那想到，環身已有勁風壓到。耳聞輕嘯似潮，而劍光如匹練一般，向他環身繞來。赫連母忘只是稍一疏神，可是已被對手困了個結結實實！

虹却是一撞即折，一折即彎，十三柄長劍竟然宛如飛劍般的，比去彼來，穿梭往來，而金虹暴張中，莊字血這位人中英雄，一聲微嘆道：「原物奉還……」好！鏘，鏘，鏘……一聲聲金鐵交鳴之音中，十三溜白虹，在其九宮翻的勾，卸，黏，揮之下，如此厲害的七曜六合大陣，使陰陽六合攢翻之勁擲出的來復神劍，竟然為其大天魔，七絕玄勁所化。非但化，更是卸力反勁，還打這十三名劍客。

「閣下果然好本領！」半空中傳來了一聲極清亮的讚美詞。

「不勞誇獎！」

「你我不能做個朋友？」

「難狗！」

「唉！莊大俠，在下從來沒出口傷你啊！」

「可是，你滿奴殺了我多少的大漢子民！」

「我可不忍濫殺無辜，事實俱在，于某是全力保護忠良之後……」

「奴才之後而已，允真！你始終視我為心腹大患！」

「此言有理，閣下實為我所見之第一人物！」

「我一個人？哈哈！即使三頭六臂，即使通天澈地，可也非鬥你這個魔頭！」

「多蒙誇讚！」

「不必客氣，可惜，你是無法送我的命，我一日不死，你一日不得安枕，現在，我不妨再與你說個明白，本來，你奸計大可得逞，你大可憑仗玄武烏靈箭毀了我。更可以憑仗靈木宮中之異兵利器，送我歸

連花幾花，好個金滌非，他是一招天神倒掛，白虹似匹練般的，直向母忘中宮擲出。為什麼？這乃是金滌非發現不妙，更怕為其說中，自己二哥連攻了此君卅二招。並且，第卅二招剛巧是風雨神招的末一式，第二路電神招尚未帶出，赫連母忘竟然會揣摩得如此精確，在一路尾，二路未起之時，搶步發劍。這一招並不繁複，更無驚人之處，老老實實，平平凡凡，唉，就憑這一式，將費老二的殺手神招封殺！更可怖的是，一招着，連點七點。但見七點墨星，嘶嘶勁嘯之中，費心澍是招架得萬分狼狽，也可以說，分明已有敗象。金滌非只能一咬牙，脫手一劍，算是圍魏救趙，也算是乾坤一擲之計，還有他是打定了拚命的主意。

那想到這個末名劍客啊，反客為主既已成功，自己已可控制大局，他還會讓你乘隙而入的。墨劍一抖，只見他是輕描淡寫的一抖一絞，眾人眼前只見白虹飛天，分明，金滌非的長劍已為母忘一式「抖亂環」，逆竄向天了。這一來，可就亂了套，人影紛飛中，嗖嗖連聲，白虹似電般，向赫連母忘紛紛擲到！

「不好！」莫不為是一聲怒吼道：「好無恥的十三劍！」分明，莫不為已看出了奇門十三劍經已老羞成怒，竟然如按門戶，更不顧江湖的道義。他們竟然用上了奇門劍陣中的七曜六合，風起雲湧的殺着。以十三柄長劍來對付赫連母忘了，莫不為身形動，剛想突入重圍，以助母忘時，只見一道金虹，自天而降般，噹噹噹，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墨芒與金虹齊飛，而白

現在，赫連母忘在自己的「百式護身招」中的一招「玉龍環」，堪堪的將來人的殺手神招阻一阻。可是，人家是有備而來，更且，此人更是有名的閃電手。不！他的出手簡直是比閃電還快幾分。白虹似電似閃，每一隱現，赫連母忘已算是死了一次。如果不是母忘最近將天琴三老的「連環篇」參透。將這部末名劍譜融會貫通，那麼，他是早已因一時之疏忽，而為對頭毀了。事實上，武林高手的出手比招，唯一目的，就是搶先。也可以說是先發制人。自古以來，任何一種武術要訣，無非是如何搶先？而達到先發制人之地步。武當三丰祖師出，內家拳的所謂「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又說什麼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以後發展到「後發制人」者，這是先固己固，伺機反擊的至上妙着。可惜，這樣的打法，這樣的技藝？請問：到底有幾個敢說一聲，自己能達到了這個境界。

三丰祖師晚年不再創無精神拳，就已說明了，動、靜相生，先後互剋的至妙至絕之經典之論。也所以，武當之後人崇敬，連少林也不得不默認其為一代宗師。就因為三丰祖師之獨闢蹊徑，更且能闡明真相，發箭人之未發，這前人所未道，不得不將這個武術宗師的尊稱奉上而已。先、後之分，就得看出出手人之功力與時機，再作決定。

赫連母忘如果是先用心，他可以後發——等於未發而破其先發，而後反制——制人，現在，他算是坐失先機了啊。現在，他是為先發之人，狠狠的困在這劍陣中了。

西。不想，我比你早到一步，還有，我的好朋友一個又一個的趕來會合，你想不到吧！莫大哥來，如果能救得聖念明，哼哼，靈木宮就不會再聽你號令。至於你想陰謀毀了它！也辦不到了。至於鍾老大哥與鍾世兄，算是你又再多結了一門對頭，這還在其次，想不到吧！這位與世無爭，只求吃口安樂茶飯的赫連兄，竟然也成了你的勁敵！允真！以後，即使你毀了我，試問：你又怎能毀了我這多的好朋友？這些有血性的大漢子民！」

「唉……」一聲極沉重的嘆息聲中，四週修轉沉寂，分明這個自稱姓于的四王子允真是走了。十三劍是走了，地下却有着不少長劍。看來，他們已無面目帶走這些。誰也看到了，墨劍赫連母忘是勝過了十三劍。鍾不欽還是看不出這一路劍法的來龍去脈。不過，有一點，他是深受感動的是：莊字血的說話，這一番擲地作金石聲的說話啊！令他不自主的，老淚縱橫。

「你回來了！」是姬蕙滿面帶笑的迎住了字血！「我很高興……」四個字才說完！姑娘又昏死了過去。莫不為當然明白，她強打精神，當她看到了事情告一段落了，她的心神才定，而困倦傷痛，立即襲上了心頭。不必支持，也根本無法支持，姑娘委頓在地了。

莊字血又如何？眉頭皺得緊緊的，簡直是擰成了一條繩那樣了。他搖頭嘆息，可是，他是竟無辦法，事實俱在，莊字血一直孤身往來江湖，他是個有心人，他也是個行俠者，即使虎龍之名天下聞傳。不過，一個化郎，是極容易為人忽略，而認

這就可看出奇門十三劍客的真相資料，更可顯示了奇門十三劍，實在不是浪得虛名之輩了，劍光似虹，劍影如山，劍嘯如潮，而劍勁如浪。不，簡直如狂浪惡潮，一個浪頭又一浪頭的，不斷的向赫連母忘壓來。

「費二哥，我來助你，且看他幾個回合來解決我倆！」原來，這個困住赫連母忘的是十三劍中之第二位，費心澍，而出言反詰母忘的，乃十三劍中第七的金滌非。由於母忘說過二個人估計化個七八招，現在，分明是「一再」加壓力，立即可以將個自命不凡的末名劍客毀了。為了不憤其口出狂言。所以，還加上了句陰損的說話。

「噫！金滌非你不來，看來是費老二大佔上風，你一來，可憐形勢陡變，也不知是什麼道理，本來已被費心澍壓得光芒全無，處處顯示出母忘是力竭勢窮，宛如被困於圍園之小獸一般，可惜，費老二啊，如果你知機，就該看出來了，墨虹光芒雖說是越縮越小，可是，你也已越來越難攻入其圍，說句俗話，到此地步，簡直是老鼠拉烏龜，不知從何着手了。還有更可怕的事是：他已漸漸的將先發制人之權，搶在自己的手中……最佳辦法，走！自己如此的奇門閃電招，自命當今武林，極少人能擋住三招的殺手，現在，他已環攻了卅二招！分明，赫連母忘是高出自己多啊！」

現在，金滌非一現身，好！鏘，鏘，鏘，連續的響了七响，眼前只見墨芒如雲，滾的暴漲，金滌非長劍才遞出，而眼前不出來的。即使強敵環伺。老實說，當今之世，那怕是陰險狡詐之士，在江湖上稍有名望，誰也不肯自墮聲價，仗仗人多取勝。何況又未必取得了勝。算來算去，唯一值得他担心的對頭，第一個是允真，第二個是允龍，第三個是允祺。不過，他們自己也勾心鬥角，為謀奪帝座而操心，所以，莊字血即使奔走江湖，却也往來無阻！

在眾人心目中，他是大俠。在滿族的眼中，他是魔龍。而在他自己的看法，一個化子。

一個化郎，奔波顛沛，生了一個平凡相，而他也自認為平凡。所以，不會有女子對他傾心，為其救過的，祝之為恩公，比較處熟了，不是當他個大哥哥，就是把當作小老弟，而這些他感到很好，他更高興的是自己有這多的同胞手足！真好！步入中年，自己是越來越焦心在拯救不幸輩的人身上，更感到成家之可怕，因為，經他手救出來的，有多少人，而他們個個變得家破人亡。有多少活潑可憐的孩子，受折磨而慘死，又有多少好女子受凌辱而送命。他恨極了走狗，滿奴。可更怕有家庭之牽累，如果有一日，他也碰到了如此的災難……他簡直不敢想下去——

很好！從來沒人喜歡過自己，却換來了人人對自己的尊敬，與重視，那更好，可是，自從大戰萬妙仙莊後，好！糟了糕！時時，他覺得有一對火熱的眼神在注視着他。是如此的關心，又是如此的深情，她就是萬妙仙娘的女兒清麗脫俗的姬蕙。起初以為是小姑娘出於尊重自己！以

**環球小說多姿采 超級市場有得賣**

買書經濟實惠 看完可以再看

最佳電影題材 取自環球小說

環球出版社印行

後，他更以為姬蕙在請教自己練功之道。最後，他看出些端倪來，好！莊大俠苦思了一日一夜，然後，他走了！事實俱在，他是自覺形慚，一個化郎，一個是小姐，又何況自己行年四十開外，蕙姑娘才廿一二歲。簡直可以做自己的女兒，還有，她本來就是自己的晚輩啦！一時的熱昏了頭，過一段時間，她會冷靜過來，對！就這樣莊字血走到了陝北！很巧，他是聽到了允真又在暗中煽風點火，既已撞倒，對不起，魔龍得來破壞你……

唉，姬蕙原來也已追蹤而到，本想趕她回去，無論怎樣勸說，姑娘只有一句話：「與爾共進退！」還有，漢天興來了，張永也來了，問個明白，原來，他們已有所風聞，這件事會引出這個惡魔星來，漢天興是有意與他結一結賬。完了，沒法可以趕她回去了，現在，越變越壞，變得不可收拾了。

「你是個俊姑娘啊！」莊字血莫明其妙，自言自語了這一句。然後，他走出洞靈莊！可是，背後有人叫住了他：「莊老弟，你往那裏去？」

「啊，鍾老哥，我有個約！」

「喔，此時還有約？」

「奇怪！此時何時，就不應該有約了麼？」

「不看這位姑娘……」

「鍾老哥！靈木宮中之事，我尚未辦妥啊！」

「我代你去如何？」是莫不為接了口。原來，他已悄沒聲的走了出來。環目圓睜，沉着地注視着莊字血，起先莊字血難

莊家血說明了詳情，也就是講，他得赴約，他不想驚動太多人，並且，更不想聲勢所及，引起了于青之注意，反客為主，對洞靈加強壓力，令自己分身不暇！事實俱在，莊字血目前所着重在：如何解決靈木宮中之厄亂，然後，誅殺了那些叛徒，由靈木宮中長老江一塵暫攝宮中主者之位，木娘子如懷悟已錯，瞿念明又能復原無恙，那麼靈木宮就由江長老之輔助，監管木娘子，與瞿念明為雙主者。萬一木娘子她是執迷不悟，沒辦法。即使靈木宮以後——至少有三十年難出一個足以與羣雄抗爭的主者，不過，那也沒辦法，他們也只得毀了木娘子，然後，由靈木宮來個實亡名存。也就是說隱姓埋名，甚或遷地為良，卅年後，如果皇天保佑，靈木宮能再出一位武林奇才，通曉靈木秘解，

好，再出頭露面，與江湖人決一雌雄。雖然，莊字血不喜歡江長老如此孤僻、固執，但是，江長老却流淚說道：「雖然，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不過，莊大俠，有多少江湖人物，他們非但無動於中，反而暗中出力，助纓狗來毀我靈木宮。如果，不是他們惡怨以交，木娘子那會有這樣狂妄之念頭啊……」

「莫大哥！我突然明白，你是與靈木宮中前人有交誼的，江長老依稀提說過，在卅年前，靈木宮中就有一位高手，遠走高飛……」

「他就是我苦命的胞兄！」

「啊！」莊字血幾乎怔住了！

「不過，我始終以為靈木宮有些邪門怪道，因此，我與家兄也從不提這些事。不過，當真垂死掙扎的，前來我苦讀『難

## 陰謀毀門戶 血滅靈木宮

莊字血是十分明白，這乃是兩個惡鬼的擾人耳目之計。雖然不明白這個鬼哨的原理，可是，十分明顯的，叫聲來處，決計找不到發箭人。一個不留神，反而可能在其鬼哨聲之際，將自己陷入了陷阱之中。不過，這一對隱身殺手，對自己一行人的無形威脅太大，如不設法將他逼了出來，那麼，以後的反受牽制是免不了。為這個原故，再加上，也只有自己有充分之把握。將這以箭對箭，對箭收箭之道，為求自保，更不希望目標太大，他是游竄在這山脚，叢林之間！

「莊大俠！」背後突的傳來一聲蒼老的叫喚，莊家血是一回頭，立即看見一個身裁不高的黃髮老人，愁眉苦臉的站在他身後的歧徑間，打恭作揖！

「原來是江長老！」

「老朽估計大俠會到此地來，所以枯候多時！」

「長老之估計功力，的是可佩——」

「不，不代我面上貼金，其實，唉！另一角，有我師侄在守衛着！總之，這兩段路上，你總得碰上我們中間一個。唉，莊大俠，你是去追這喪心病狂的孽種！」

「正是，烏靈玄武術，殺傷之力太強，如果不早早將他們有個解決，唉！我怕不時會有武林同道，莫明其妙的死在這陰狠之箭下……」

「可是，我們靈木宮目下也已危在旦夕了啊！」

經之青囊草廬時，他對我說，求我當發現靈木宮中有人自命不凡，而求獨霸江湖時，要我依照他所撰的七解八盤訣破靈木宮中，視為天下無敵之靈木秘解！言中之意，他也希望我代其清理門戶。可是，好吧！這件事，我拜託了你，蕙姑娘的事，你大可放心，即使洞靈莊……」

「——莊大俠！小老可不是真正的一

厥不振了啊……既然事關隱秘，你大可放心

心的走吧，可是，你自己小心！」

「不錯！賊徒們陰謀層出不窮，又何況，你樹大招風，如果不是此人也得有人

座鎮，以防于青等人乘隙來犯，我真想與

你一齊走一次。」

「唉！到今日，我真是恨我們人太少

了……」

莊字血是走了，他這一句「人太少了」，却引起了另一聲沉吟，可惜沒人聽見，是誰在沉吟？赫連母忘！他沉吟了句什麼？他是苦笑了笑道：「人少！不，他們會越來越少，而你，莊大哥！你的人是越來越多的啊……」

× × ×

這裏是斜僻山陰的一個洞穴中，這個洞穴看來是經人打掃過，洞外曲徑是如此的乾淨，但是，洞中却有着一聲聲慘呼聲傳出！如果你循聲往視，唉，這裏已成為一個修羅道場了。地上橫七豎八的，有着死人或者傷者。一陣陣的血腥氣，隱隱傳來，而洞中央，有一張烏黑發亮的太師椅，椅前端坐着靈木姥姥。她已沒有前時所見那樣的端莊肅穆，現在是披頭散髮，青衣上灑上了點點血跡。她的面色是綠黝黝

「難道靈木姥姥依然執迷不悟……」

「非但執迷不悟，更且倒行逆施，但是，她可就忽略了于青之陰險可怖。更想不到她本身也已為自己心腹，視之為眼中釘，天幸靈木秘解，乙木真訣為其深藏寶庫，此次並未帶出，否則，當碧雲障不能剋制雙煞鬼時，于青業已想對她發動背叛了……苟延至今，乃是于青還想利用木娘子的甲乙網，給與列位一個大威脅，然後令其能兇謀得成，不過，最近，已傳來了訊息……」

「誰能傳出來消息？」

「唉！莊大俠，有喪心病狂的惡徒，你就不允許也有別具心腸的好人？」

「啊！是我失言了！」可憐，莊字血

連頸子也紅了！事實上，他這句問得太匆忙，而匆忙之間，得罪了人也不知——待

到發覺，他那得不自責荒唐！

「聽說，可能在今夜會禍起蕭牆，木娘子勢必為彼等所扣、所押，甚或所殺。

靈木宮立即會名存而實亡。後繼者談真如會打明了旗號，與江湖各門戶對立！然後，引起個大風浪……」

「喔……」

「他們會揚言毀洞靈、滅三湘、誅殺洞庭，倒翻天南……」

「好大口氣！」

「他們是有所憑恃啊！」

「嗯……唉！于青，允真！好厲害的陰謀……」

「小老兄是希求大俠你既能挽丐幫，就請無論如何保全了我們這個靈木宮。」

× × ×

的發着光，眼中神芒如電，看得出她是氣憤已極，現在，好好稍作休息，也等如戰場上一輪衝鋒後的小休那樣——

「談真如！你好大的胆！」

「何出此言！」

「竟敢叛師逆上！」

「這還不是跟師主所學！」

「胡說！」

「江長老的說話，你幾時聽了，江長老的示命，你幾時遵了——當然，你是自

命為靈木宮中百年來第一人才，是你救得了瞿公子，也由你補全了木宮遺落在外的

口訣，江長老為了你立此大功，他是力保

你為主者，可是，你一成爲靈木宮主，你就

就狐假虎威，你就狂妄自大……」

「我是爲求發展靈木宮！」

「江長老說着明白，我們但求與其他

四宮。各葆所長，以安天命！但是，你却

信了外人的巧言，你以為可以剋煞四宮，

成爲天下無敵……」

「我就是天下無敵！」

「現在，你又如何？」

「我依然是天下無敵……哈哈……」

「一陣尖厲的洪笑聲。衆人只見一條青影，一片蒼霞已向那個手執太乙戟的談真如

捲。談真如隱隱然已是靈木宮中的新首

領，這一批人，差不多有十之七八，爲其

徒黨。今日，她之敢猝然發難，雖說心中

別有所恃，其實，宮中是次出來的徒衆好

手，全對木娘子心有不忿。再加于青本就

希望具大聲譽之門戶，自相殘殺，故此許

了談真如不少的甜頭，更且信誓旦旦，助

其爲靈木宮中主者，以代木娘子。再有，

木娘子之如此處置，明。談真如是更爲痛心，她一直以聖明之伴侶自居，她可想不到，聖明之爲兩鬼所苦，木娘子是理也不理，待到發現聖明硬明堅挺，身受如斯摧殘，不吐半言只字，出賣靈木宮人時，她是不得不向木娘子請求乙木靈丹，治其傷創。可憐不獲所謂，談真如就此血了心，一定得推倒了木娘子……一則爲自己建成基業，另一則也算是代聖明報仇——

可是，木娘子實在是靈木宮中傑出之奇才，一部靈木秘解，業已習練有素。何況靈木宮中鎮山寶甲乙靈蛛網在其手中，戰端一起，木娘子首先發現自己心腹三人，爲談之下所毀，發現不妙，蒼霞中立施顏色，將宮中能手，毀了七個。帶來了卅六能手，可憐，現在是只剩下十來廿個了！木娘子是恨極了談真如，因此，在這談話對答之間，她是一個綠影參天身法，挾甲乙網之蒼霞，向談真如捲到。談真如無時無刻不在擔心，提防着木娘子。她這裏身形才動，談真如之太乙戟一抖，「靈雨霏霏」的化式中，太乙戟已抖出了一圈綠星，與蒼霞一撞，一片綠螢似的星光閃動下，木娘子已左手乙木訣，五指戟張，指尖帶起嘶嘶之勁嘯，向談真如的右肩抓到。

談真如一直以爲，自己的武功不如木娘子，不過至少相差不遠，何況自己還有這多的徒黨相輔，已可拉成個均勢，現在木娘子是與自己單打獨鬥，她立即打算着如何！其入徒黨所佈的小乙木陣法中。然後由自己太乙戟鎖住陣角，將木娘子活活

的拖累而死。可是，那知道木娘子的甲乙網果然厲害。已令自己的太乙戟難以招架，更可怖的是：在此時機，她的左手乙木訣，這五指乙木奇氣已照顧了自己半身！還想抽回太乙戟，揮斷乙木真氣時，對不住，太乙戟分明已爲甲乙靈蛛網所扣！想抽是抽不回来了……

好個談真如，臨危不亂，一個落地生根，全身用力，向下一掙一抖，手中太乙戟首先不妥了，並且就這一掙之力，全身向下，短了三寸，右肩的威脅也已稍解，然後是再不怠慢，一個「風吹草底」身法，人宛如一片長草般，隨風偃倒。身一着地，一個蛇竄入穴的身法，脫出了木娘子的甲乙網禁圍中了！

但是，你算是走脫了，這致命一擊，木娘子一網網住了太乙戟，左手五指一揚一屈，好手法，一道綠虹，已落在她的左手。現在是左戟右網，身形是隨勢而進，還想追擊談真如，左右兩邊有兩股勁風襲來，正是談真如的徒黨：竺天月、竺天星。兩柄乙木劍帶起了兩聲異嘯，向木娘子的左右刺到。

木娘子感到竺氏雙妹的出手是拚了命！心中不免有些苦酸之感。想不到這一對姊妹，自己對她們可說是恩義兼及，爲什麼她們視我如寇讎？左手動，太乙戟戟耳已將竺天星之長劍扣住，而右手一抖，甲乙網更加不費吹灰之力，將竺天月的長劍抖脫了手。本來，只要自己運乙木清靈勁，就可將這一對姊妹擲到了個對面，對一戟一網，落得個慘遭分尸之苦……但是，當其清靈勁才運，木娘子神目如閃，已

看到兩張驚惶失措的面容……還有眼神中充滿了恐懼之色。木娘子不禁一聲呼，雙手一個大開門，網戟互抖，兩聲驚呼，而兩條人影分左右摔出——

好了！木娘子啊！你忘了，這一個大開門就此將自己的中門大開。更可以說是開門揖盜。談真如尚未就縛，並且，因兩竿的出手，本身之一衝一奪，人已前進了一尺有餘，木娘子是加上一念心痛，神思一亂之下，她不想傷害這一對孤女，好！反而將胸前寶劍給了對頭。待到發覺不好，那來得及，一股大力重壓，雖仗木娘子精深靈木秘解，乙木清靈勁佈滿全身，到底是一個大開門，胸前弱點已現，即使運動說到就到，也已爲談真如的偷襲得手，令其真氣一斷，再想卸接自如，可就難了。

木娘子一個踉蹌，可憐，她不能企求對頭，也如自己那樣的！念之不忍，談真如現在算是得理不讓人，一步緊一步，向木娘子步步緊逼……木娘子是氣血未暢。焉能應付得談真如的狂風掃落葉的進招？即使憑你太乙戟，甲乙網的輔助，但是，真氣本來是被越逼越難卸接，現在，竟有被擊成絲絲斷、片片碎的可能了。談真如到底是本門中弟子啊，她那會看不清楚木娘子的苦苦掙扎之情形？如不乘勢窮追猛打，以後，哼哼，後患無窮啊……

連逼七招，談真如眼見一片紅光，她是微一怔神，業已看出來，木娘子本來綠影佈滿的面容，已漸成了淡綠色，嘴角却有着幾滴血漬。分明，木娘子已受了重傷，氣血不接，爲自己將其壓得吐血了！一陣欣然，她是一個迴風拂柳，想輕輕按住

了木娘子的心口大穴！然後，哈哈！她大可好好的消遣這個不可一世的宮主……不想，她是眼前一花，面上一陣發燙，心中一驚，心叫不好，中了暗器！人，自然而然的，向後疾退。臉上還是一陣熱，有些濕濡濡的感覺。眼前又看見木娘子，已慢慢的，慢慢的，身子癱癱着地……談真如是一抹面孔，看出是血，她心中明白，木娘子已無能爲力矣——

### 嘔血惡夢醒 魔星接踪來

不錯！木娘子連噴二次血，實在，真氣難續，她是在又憤又恨之下，噴了談真如一面血。人，也再難支持了，坐下吧！好！就坐下！然後，她是凄然一笑道：「突然，我看清了，你也看清了自己！」

「我可沒時間與你談什麼清楚明白，放漂亮些，將靈木秘解交出來……」

「在靈木宮中！」

「我知道，我命令你交出木蓮花！」

「你自以爲是主者了！」

「不以爲也，不成啊！」

「嘿！哼！你就走得出于青之手？」

「哈哈！木娘子！實不相瞞，我本就奉于青之命而行動的啊，不過，你自命不凡，其實是睡在夢中！」

「唉……咳咳……」木娘子是一陣咳嗽，然後又吐了一口血道：「我在夢中？那麼，你是醒了的？不……談真如！其實，你何嘗不在夢中啊！至於木蓮花，我是不會交給你的，因爲，你不配！別忘了，靈木宮中尚有三大長老在，即使我爲

你所毀，你可以毀尸滅跡，但是，你還是難逃出三長老的眼……」

「三長老對你也是極不滿啊！你不放漂亮些，你我結一個鬼緣！你不答應，唉，你可以看聖明的冷波，我可以以十倍的刑罰加諸於你之身，你以爲如何？」

「我也不必與你多講……哈哈……咳……」又是一口鮮血吐出。木娘子的面色，綠影已褪，只顯示了她蒼白似紙的可怖顏色。這已說明了，木娘子的乙木清靈勁已消，耗殆盡了。並且，從她的言語之中，更可聽出她痛心之意，她之所以說談真如何嘗不在夢中，這已說明了，她們全是讓這些武林第一、權位、名利引入了睡夢之中。今天，我被偷襲，我受反叛之苦，不！却也好，總算將自己的夢總算打醒了。但是，一個自以爲成功者，他又怎能想得到，已經開始步入夢境中？所以，木娘子會在這個痛心疾首之時刻，笑出聲來。

「善哉、善哉！」空洞中爲這幾個字，震得嗡嗡發响。令談真如等人，個個怔了一怔。慢慢的，他們算是看清了走來一個老人，一個中年化郎。化郎手中執一支烏金色的長箭！

「江長老！」異口同聲的叫出來了，來人正是江長老。可是，江一應是不理不睬，不回答，他只是走啊走的，走近了木娘子面前，老人的眼中吐出了凄然的神色：「師主！你可明白否？」

「長老！我明白，我不配作靈木宮中的主者！」

「你可恨……」

「恨？當然，我恨這些人。」

「恨談真如和靈木宮中的不幸者？」

「爲什麼不恨他們，爲什麼不可恨他們？」

「你還在夢中啊……」

「對！哈……」一陣極其厲的狂笑。

「于青！」木娘子叫了一聲，聲音中有着凜然之感！

「于大俠！」是談真如的叫聲。她的叫聲充滿了欣慰之情！

「談真如！你還在夢中？」是于青的說話。「殺！」一個字隨即出了口，可是，這一個殺字是如此的陰狠，又是如此的嚴厲……簡直，這個字，可以令四週空氣全凝結成冰。

就在這時，一聲「嗚哇」鬼哨聲，一點烏金光芒飛來，直飛談真如！好！於此可見談真如實在是個機靈可畏的人物，她也領教過這鬼箭的厲害，因此，他是一聞鬼哨，脚尖一挑，地下一具重傷徒衆，爲其挑起，烏靈箭到，她是毫不在乎的，將這傷者一立，就勢一推，「嘸」的一聲，長箭本來是透胸而過。由於談真如是順勢一推，這枝箭在阻力牽引下，沒傷着了談真如。可是，洞中地方窄啊，即使對付了一箭，還有第二、第三……更何況于青還在洞外，分明他是堵住了這洞門，預備來個囊中捉鱗。

果然，一聲又一聲的鬼哨傳來，雖然不發箭，却也令洞中人心旌搖搖，不勝其煩。任何人都會明白，這決不至於是擾亂心神而已，一定還有其他的殺手毒招，不過，木娘子是對江一應低聲道：「江長老

！取雲陣圍住！」對啊！乙木之精，海底萬載桑石木所修鑄而成的鎮宮重寶，水火不侵，金鐵難勝，烏靈玄武箭也曾經吃過次啞叭虧，更且，這雲陣陣向另有一般妙用，不是靈木宮中人默許入內者，全得爲神障所附之毒龍香迷倒……現在，木娘子是無法將神障擲出，只得請江一應相助。好！奪奪連聲中，洞穴中多了四面屏風，這四面屏風算是代這洞穴開出個避難所來，連竺氏雙妹，還有談真如及其手下全被圍護在內。

「哼哼！靈木娘娘，果然有些家當，也值得你們賣弄，不過，我即是不明，你們守在洞中，就永遠不出來了，你們預備老死於此……」

「于青！你尚有什詭計！」

「不是詭計，而是提醒你們！在這裏，你們永難得脫。我爲了這條魔龍，我是不得不不要無賴也得要一次了。莊大俠！對不起，是你逼我不得不來個困守，那怕你譏笑我是守株待兔，我也得認了！因爲，誠如足下所言，你一日不死，我們一日臥不安席。今晚，總算是讓我看了時機，也出動了這多好手，將你引來入洞，當然，你是大可殺出洞來。可惜，你阻得住奇門十三劍，阻不住烏靈玄武箭，即使烏靈玄武箭你可以以箭架箭，以箭收箭，不過，試問，你又怎能顧得了我的大般若功……哈哈……」

狂笑傳來，可就令在場人個個心驚肉跳，于青可算是陰、狡、詐、狠、式俱全。他非但挑撥靈木宮，更且，有計劃的引江長老等人全部中計，還加入了個方今第

一大俠莊字血。挑起無數小風波，說來道去，唯一的目標，主角是莊字血！說什麼五宮歸一，說什麼三湘、洞靈，哼哼……這些人個個是于青手中的棋子而已。

「于青！」是江長老的語聲：「你好陰險的手段！」

「江長老！我是早三日才知道，有你這樣一個老未死，總以爲，我那妙計，會讓你毀了個一敗塗地，那料到，于某一個將計就計，反使你成全了我！」

「我成全了你！」

「你請求莊字血清理門戶，你更怕莊字血不來，你是聲淚俱下的說明，保全靈木宮，等如保全了反清的大門戶，哼哼，莊字血一生就喜歡幹這種事，老實說，魔龍！我之所以再三的陷害無辜，更且有不少還是我嫁禍於人，爲什麼？我就是要你奔波顛撲，然後，我希望總有一天，將你引入陷阱！」

「現在，果然如你之願了！」

「至少，我已經令這條魔龍心灰意懶了！」

「怎見得！」

「哈哈……他喋口無言，當然，他是會設法一衝，可是，他又怕中計，他又怕十三劍，雙箭神！」

「以多爲勝，你們就好意思稱字號，道英雄！」

「我是大清宗室，我是代父皇剿滅江湖亂黨，與你們道什麼江湖字號，武林的英名！」

「原來如此！佩服佩服！」

「佩服了！」

「你以為老朽佩服你？」

「不是我？」

「我佩服的是莊大俠！你們心目中的魔龍！」

「龍游淺水，哼哼，難有作爲了！」

「你以為我是魔龍？」哈哈，這個化郎開口了。一直以爲他是踐踏而來的莊字血，誰想竟然不是。那麼，真正的莊字血呢？也難怪他始終不開口，于青以爲莊字血是憤極無言，誰想到他是根本不能開口，一開口就得拆穿西洋鏡啊。那麼此人又是誰？並且，也是化子打扮，還有，年齡、身材，全都符合，連面容也有七分相似，也因爲如此，連于青這個魔頭也竟然會看了眼！

「于青！你一定想問個明白，此人是誰？好吧，告訴你，他就是你祖上，什麼九五爺多爾袞所陰謀消滅的丐幫後裔，記得了吧！亡魂吟中十長老中，銀鬚鐵丐之關山門弟子，朱繼洪。哼哼，兩個隱身而兇狡的箭手，聽明白了沒有，他是來找你們的，所求者，報師門之仇……」

這一來，外面聲息寂然，但是，一聲震人心魄的長笑傳來，可就令靈木宮中人個個精神一振，事實俱在，他們又有幾個不恨極了這個于青……竺氏雙姝，就算談真如也是面色悲憤地，咬牙切齒，躍躍欲試。突然，談真如是先向木娘子跪倒，語音帶笑的道：「師主，請發還太乙戟！」木娘子爲這猝然而來的舉動，有些愕然，但是，一瞬間她已明白了這叛徒的心意。她是苦笑道：「你以爲我還配作靈木宮主？」

「總比我這個無恥無知之徒，高明百倍！」

「唉！此時，我有什麼能力來阻你取還太乙戟！」

「弟子不敢擅自取用！」

「江長老！我有負師門，我不能號令同門……我……」

「不可！」是江一塵的驚叫聲，他本想出護住木娘子的心脈，可是，眼前一花，只見一條青影闖入，好快身法手法，只見此青影的手指一點，已點中了木娘子的眉心。然後，來人是一個倒翻身想翻出這碧雲障，可惜，已爲毒龍香所迷翻，不過，她卻已將個木娘子的自殺企圖制住了。

江長老一看來人，乃是個年才廿一二歲的美貌女子，從其打扮看來，分明雲英未嫁，她那來這好本領。還有，明知障中有毒，她竟然不顧自己，只顧救人？靈木宮中人自有解藥，將少女救醒，但是，少女一醒，略一運動，立即神色緊張地對木娘子道：「沒事吧！沒事吧！」

「小姐，這應該問問你自己有沒有事啊！」

「唉！請問前輩，木嬌嬌，她不會死吧！」

「我讓你封住了靈門大戶，我又怎能死？」

「啊！木前輩，這就好了，我明白你的心神不安，你更會怨恨自己中奸計，毀了自己的體面，其實，木前輩，如果你真的死了，哈，剛好中了這些惡魔的鬼計，他們本來就想我們死，死得光光的！」

冲他是突得暴發——

「不……他是爲我倆所敗！」

「哈哈……我就是你們自己親口說出來，其實，三年前，當我掌勢頗白蓮時，我已知道，你們是仗顏白蓮之助，狀師成功。尙幸，你們也算小心！也隱身得十分奧妙，奉命出山辦事，更是乾淨俐落，不想，今日，你們的主子的後人昏了頭，哈哈……希望仗你們與十三奇門劍陣，將他心目中的魔龍毀了，哼哼……這可就逼得你們不得不暴露了身份！」

「你是誰？你是誰？」

「莫——不——爲——」

「啊，真是你，莫前輩！」朱繼洪在狂叫，可以聽得出他的高興，與及興奮之情。

## 劍氣充斗牛 金翻敗英雄

「與我下去……」是莫不爲的聲音，在洞穴的轉角處，果然出現三個人，一個是白麻衣老人，一個是又矮又小的矮子，還有一個，身材魁梧的虬髯大漢。

「江一塵，現在他們在你們的圍中，老實說，你是欠丐幫前人之情，該看你們如何來困煞這兩個陰煞了！至於木娘子，我再提一個人，哼哼！好，談真如，你兩個跟我來，你們別奇怪，我是讓你們看一個清楚明白，所謂武林高手，所謂人中之龍鳳之真面目，我說說姑娘，你也別太高興，你的事，說真格的，我是不敢保證！」

「莫大叔，你又來取笑我了！」是姬惠的語聲。

但是，不能死，我們非但不死，還得叫他們頭痛，叫他們去死，木前輩，如果血哥來說，他會說得更好聽！更令人震動，可惜，他得對付于青，叫我來，我只會說這些，木前輩，我不會說話……」

「可是，我已明白了，我該與他們鬥，哈哈……于青！出乎你意料之外了吧！本來，與你同流合污的混蛋，現在，可變成了你的對頭了，對！談真如！」

「師主！」

「取太乙戟，你我出去！與他們鬥上一鬥！」

「遵命，」談真如是再不猶疑，取了太乙戟，揚揚手，帶了竺氏雙姝及殘餘之手下，越過碧雲障，預備奔出洞口，可是，後面卻傳來了少女的叫聲：「諸位，留心玄武箭！」

談真如聞言止步。可是，鬼哨聲中，一點勁影，已向談之當胸射到。此時，已無同伴身軀作擋箭牌，本能還想用太乙戟一阻來勁，明知極難奏效，却也是所謂士急馬行田的心情催促下，迴轉來架，不料眼前一花，只見一個化子影，其疾似箭，手中也有一點烏金光芒，耳聞「鏗」，「嗚哇」之聲，談真如却也爲迎面而來的動力，撞得她立脚不定，而倒退退了十來步！

一看清，出手救人的，正是那個被稱爲朱繼洪的化郎。現在，他手中不是只有一支箭，而是二支箭了！

「朱大爺，看來，你是大可對付這一對喪盡天良的陰毒鬼了！」

「張爺！請你轉告莊大俠，我永遠感激他的好意！還有這傳技之德！」語聲才激他的得意！還有這傳技之德！」語聲才

個是個白衣長身，手執一柄形製奇詭的兵刃的少年，這兩個人並非主力，越看越覺得，這兩個人是在輔助守護這馬伏也似的壯漢之背後那樣……

不過，你如果是真有武林之比門經驗，如果你真的是武林响噹噹的角色，那麼，你越看越會感到驚駭，這十三個老人正是新近爲于青請出山的奇門十三劍，而半年不到，十三劍也不知毀了多少的成名人物，而今日，却是十三劍門三個人，主角是手執墨劍的壯漢，好，於此已可證明，這兩個就算打邊爐的少年，他倆的職責豈是輕易的，說實在話，在十三劍面前能過得了三招的，到底有幾個？沒人知道，而今，這兩個小孩子，雖說是全神貫注，但是，這份功力豈是普通武林人士能辦得了的？

至於那個手仗墨劍的壯漢，除非是可憐的江湖下三濫，稍有眼光，或者武林中第一流人物，那麼，他們簡直是越看越瞪目結舌，越看越不敢相信他們自己的眼睛，天下間竟有如此辛辣，凌厲，奇詭，陰狠的出手攻擊招？當然更不相信有如此連綿不絕，却又揮灑自如的分解劍法。其實，在場旁觀人又有幾個能明白了，這奇門十三劍的劍陣果然辛辣無比，而仗墨劍的劍客更是無瑕之可擊的。

這一個比劍場合是令人嘆爲觀止，可是，當你看到了一個化郎與一個貴公子公子的比劍，你們應該從此修心養性，以後，再也不該自命不凡，弄刀使棒了。爲什麼？原來，這一場單打，比奇門十三劍陣困三人，更爲精采、刺激，還有險詭莫名。

畢，只聽得朱繼洪厲聲道：「鄭順，茅鐵，可以滾出來了吧！老實說，是于青引了你們入了死胡同中，你們是再也無法脫出羣俠之包圍。本來，你們的烏靈玄武箭不失一支，如果，又不是碰上了這位方今第一大俠的苦心分化，那麼，你們着實可以威震一時，並且，殺人於無形。可是，現在，辦不到了，乖乖的交出來！連你們師長狠心吞沒的丐幫歷代相傳的三大法物，一齊交出，我們或者會放你一條生路！」

「放你娘的屁！」

「你敢如此對我說話，看……」箭字還未出口，突然，聽得一聲極淒厲的鬼嘍聲，另一個呼聲已傳來：「你是誰？你是……鬼是人？」

「茅鐵？我不認得你，你也不認得我，可是，我與丐幫前人有交情，本來，這件懸了六七十年的公案，我們是根本沒辦法來查研。可是，你們忘了，我們曾經對付過不少老忘八旦。他們有不少在死時已年逾七旬，或者甚至於有幾個簡直變成老而不死的老烏龜了。有些，他們還吐出些口風，有的，却有着私人記錄，哼哼，總算讓我們發現，你們的師父，那個被逐出幫的東北長老宇文冲。更想不到爲了一念之私，他是憑多爾袞所送贈的震天弓，烏靈玄武箭作了殺人利器，趁當年幫主游龍神弓獨行太行山時，他暗中發箭，殺了他，更將幫主所攜之法牌，假傳幫主之命，將十長老全部誘入了亡魂吟，爲其一舉擊斃，宇文冲是自以爲報了被逐之辱，他那裏知道，就這樣助了韃奴一個大忙，將個江湖第一大幫，鬧了個消聲匿跡，宇文

這一對正是當今第一大俠莊字血，與武林中第一兇星魔頭于青——四王子允真的搏鬥——

到今日，才算是看清了這位當今第一大煞星，也即將來爲後人稱爲一代英主的允真，他的真正稱手兵刃，這兵刃乃是個獨脚銅人。這銅人形製奇特，銅人獨脚，全身長；自頭至足九尺，但是，銅人頭上有一尖刃，兩肩兩肩刃，頭刃長七寸，而肩刃長八寸，頭刃正中，肩刃分左右微張，這三柄尖刃，分明是一個鎖、封之機關！更何況銅人實心，斤兩怕不在七十斤左右？

可是，化郎——莊字血的七絕九宮翻又如何，全長一丈不足，其形如戟，却又不如戟，這橫闊面有五手平放之闊，所以，又稱爲五手描金翻。其實，是三個單面戟的合併，由於是三單戟的合併，這就有九個尖刃，以形七絕，而九橫槽，前空後虛而中實，是爲九宮，這一柄奇形兵刃乃是武當派中第一件鎮山神兵。但是，這兵刃本爲大明開國名將花文郎的成名兵刃，太平一戰，文郎殉國，九宮翻陷於戰場中，三丰祖師本擬前來救援莊文郎，可惜，遲了一步，轉輾沙場，爲其發現了當年兵刃之祖，五治大匠所鑄之九宮翻，武當祖師携之歸山，從其形象所示，創出了武當絕技之總集「無終譜」。爲了紀念這一柄神兵利器，更得苗疆異派一代雄長紅髮先生之助，創設了大天魔玄勁，及三十六路煉天崩地之神訣來。

獨脚銅人已有多年不現人世，又何況允真素擅大般若伏魔禪功，今日一戰，就

此令風雨變色，而見者個個搖舌難下……

兩樓金虹，簡直是飛電擊虹，又如日輪飛馳，一聲聲似雷轟，似電閃的霹靂巨响中，令那個武林大豪不是心震肉戰的？可是，當你們看到了兩人的出手發招，真正是武林健者有那一個之面紅耳赤，而自嘆莫及的！這那裏是比劃武功，簡直是每一招，每一式，尺寸嚴謹而步步收腳全不容有一絲一毫差別的至妙神着，人家形容美人之身材容貌，說什麼增一分，肥。減一分，瘦。而現在，他們是差一分，死！必死無疑！

到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位化名于青的武功，是這樣的精闢，再加上，他本是佛門出身，具伏魔神通，更煉成了百年難得一睹的「般若單」，今日，可是使用了武林十三件外門兵刃之祖的獨腳銅人，非但顯示了佛門雄渾的實力，更且，令人無法不看清了那君臨天下的神態，出手嚴謹，進退不亂，更且是出招之疾，迅、快、狠，守招之嚴，慎、堅、密，簡直是妙到毫顛，而神妙無方。可惜，如此人物，在這個化郎面前，却顯出了他的可卑、可憐，如此具大威力的殺手神招，令天下武林人物不得不直認難以抵擋三招以上的絕妙神功絕招，到了這個化子面前，那裏是絕無取勝之方，說得刻薄些，四個字：「黯然無光」！由於凌厲、威赫之殺手神招，變成了黯然無光，不得不令于青這位風度煌然的帝王氣概，一掃而淨，在莊大俠這個化郎面前，叱咤風雲的是這個化郎，而不是你自命為大清天潢貴胄的王四子。

，皺眉頭是于青，而吐眉揚氣的是化郎。漸漸，漸漸，銅人的光影虹彩是越來越小，而九宮翻的金虹，宛如長虹貫日，又如天神倒掛，一迸一爆之際，「喀啷啷」的聲响中，定會幻出金花朵朵。金星閃閃……人們全已看清楚了，當今皇上視之為魔龍的莊字血，一柄九宮翻，已將這個未來的滿清皇帝，困入於絕境禁圈之中了。事實俱在，這兩個交手人，四目對視，每個人的眼中全流露出令人震駭的眼神，一個是心懷虛怯，一個是步步為營，也就是說，兩人誰也有着忌憚之心，即使是莊字血這位天下第一的大俠，亦不得不關心中着這最後一擊！越是身懷絕技之人，越是擔心着這最後一擊！因為，武林最高之妙言：越接近勝利，越接近死亡。

為什麼有不少次，是反敗為勝。又有多少次是自以為掌握着操生死之權的人，反而倒下了來是他自己。莊字血是一代大俠，他是深悉對頭之武功，實力，詭計，狡智。于青是一代梟雄，他更是了解對頭，與己實是不共戴天。就因為這樣，他是再三避戰，他怕失敗，他更怕死……但是，在今晚，他依然是自以為掌握了生死之大權，而依然墮入了失敗之深淵。就為了這個原故，他只能耐心等待，等候對頭有了一個錯失，疏忽，他希望憑仗對方的錯失，疏忽，反制對方，為了這個原故，他不敢躁進，他只能自固已圍，他明白，自己的獨腳銅人，如果只守不攻，或者可以支持一百、或九十來個回合，這不是個短時間，在這偌長的時間中，

他自信，一定會有個時機，為其覓取到脫身之道，甚至於反制對頭。

遠處傳來一聲又一聲厲吼，于青正是個冷得可以的人啊！每一聲吼叫，分明是未名劍客的神招展開，殺手神招。但是，他是毫不在乎……事實俱在，十三奇門劍客今晚是在赫連母忘的神劍下，他那苦心研究的，劍法中第一部絕絕神招：「天羅劍網」已安排就緒，如此辛辣凌厲的奇門十三劍，可憐他們是讓天羅劍網所苦，想強掙，有張永的圓轉如意圈，和鍾玉峙的九陽一悉訣所封、所閉，逼得他們向死路上走……這已說明了，一個未名劍客已可以毀了奇門十三劍，如果，再來個一合一圍，于青啊于青，你是非但無法做得皇帝，並且，連那個假冒自己的替身……他會不會就此以假作真？于青可是心神有了些微動了，可是，四週的有一股陰森勁力，束住自己週身，于青心中一凜，而莊字血也是面色微變，突然，噓嘿，一聲極刺耳，更令人心側的叫聲傳來，于青不禁面有喜色，心想，莊字血饒你聰明，此人的出現，無論如何會出乎你之外，于青是一個大翻身，金虹環繞中，一股金霞爆了一爆，他早想出手的苦提珠抖出，橫刺裏還有一圈綠影，其疾似箭般捲到，就在此時，一條青虹，與那綠影一撞一迸，而莊字血宛如天神橫空般，身形暴漲，九宮翻映月生輝中，巨靈開山，砰然一震，眾人耳邊只聞得一聲極洪厲的長嘯，眾人只見金光迸散，而一條人影已疾飛而出，看看清于青去也！

莊字血並不追趕，九宮翻金光如虹，

## 鋒鏑慶餘生

### 神算先生

(一)

人，有很多種。雖然每一個正常的人都有兩條手臂，兩條腿，兩隻眼睛，兩隻耳朵，兩個鼻孔，一張嘴巴，甚至連內臟裏的每一樣東西都一模一樣，但人類偏偏還可以分開很多種很多種。

因為他們的外貌雖然大同小異，但每一個人的心卻不一樣。同是一件事，每個人對它的態度和應付的方法就未必會是一樣。

最簡單的莫如吃飯——有些人每頓飯非要吃得飽飽不可，但也有人永遠只是填滿肚子七八成，就再也

不肯再吃下去。又例如喝酒——有些人酒杯在手，非醉不痛快，但也有

有人淺嚐即止，決不肯喝得七葷八素，口吐黃龍才肯罷休。又例如殺人——

有些人視殺人如家常便飯，但有些人活到九十歲，連雞鴨都不忍下手宰一隻。君子遠庖廚。他們未必是君子，但却怕流血！既怕看見別人流血，也怕自己會流血。在那些視死如歸的江湖豪傑看來，這些人未免是懦怯無胆。又例如談話——

## 又遇煞星來

有些人天生沉默寡言，連多說一個字都似乎會浪費氣力。但有些人却口若懸河，說話的時候永遠都是滔滔不絕，很難閉上嘴巴。

每個人的性格和心思都不一樣，所以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也是段段不同，天天有異。

無論是甚麼類型的故事故事，只要故事中有「人」的存在，它就可能發生許多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變化。

有人說，人是最善變的。但也有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姑勿論如何，人類雖然是絕頂聰明，但他們却往往看不出別人的心。

人心難測。所以，江湖上的許多故事往往都是千變萬化，而且往往沒有一個真正的結局。

現在，我們要看的一個故事，是從一個很奇怪的人身上開始！他的名字也很奇怪，他叫游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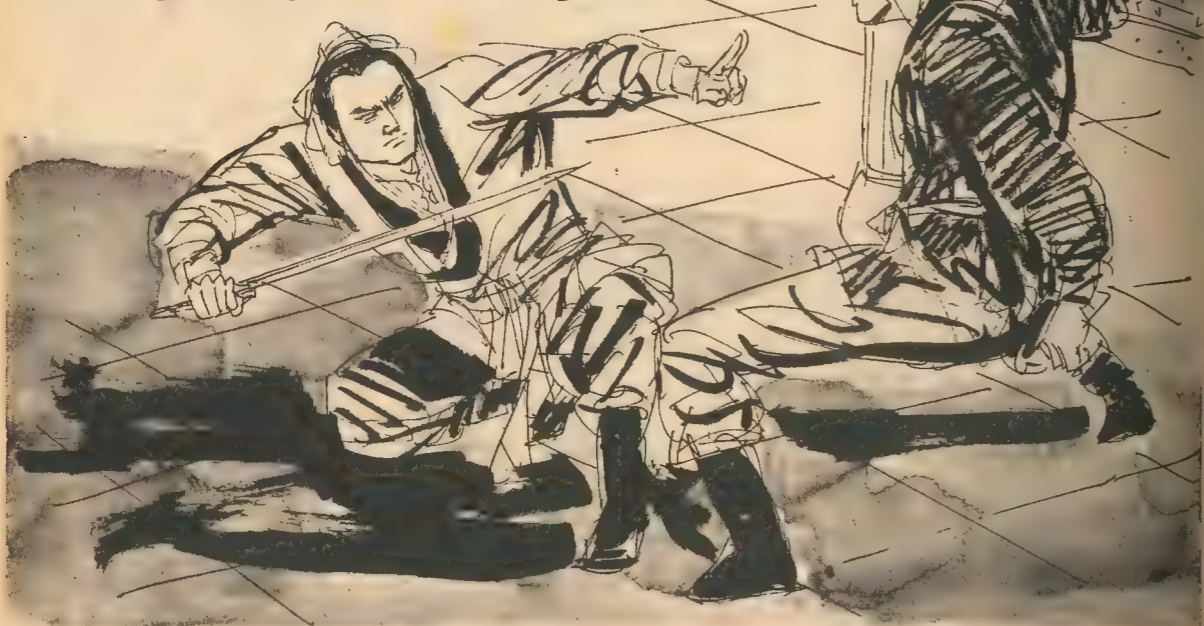
(二) 游二也是一個流浪漢。他的年紀已不算輕，沒有四十最少也有三十七八，但他居然還和小孩一樣，喜歡吃冰花糖！這一天，他在長安城的街頭上，買了五文錢冰花糖，吃得津津有味！就在這時候，一匹黑色的馬，從他的身邊擦過。

游二也的脚步很緩慢！

## 俠情短篇故事

余破浪·文圖  
盧令·圖

# 獨行殺手 (上)







寶桌所有的賭博都已停頓。  
幾個殺手在溫柔鄉裏，也匆匆被驚醒，趕到聚義廳內。

彭冲霄的臉色很沉重。  
他手下的二十九個殺手，已有二十一人死在這裏。  
其餘八人，俱各有任務，不在北殺園中。

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是一支可怕的精兵，他們每一個人都有過殺人的經驗。  
彭冲霄坐在一張太師椅上，頸下的鬍子最少給他捋斷了好幾十根。

二十一人分列七行，齊整整的排列在他的面前，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是那麼嚴肅，每個人的腰都挺得筆直，看來就算叫他們一直站到明天，他們都不會改變這種站立的姿勢。

彭冲霄坐在椅上，沉思了很久很久。直到夕陽已掩沒在西山的時候，他還是一言不發。

聚義廳裏雖然有燈，但却還未燃亮。沒有人去點燈。  
光綫逐漸黯淡。  
聚義廳終於變成一片漆黑的地方。

#### (四)

月如鉤，涼風吹進廳內。  
彭冲霄終於開口說話，他第一句話是：「你們現在統回到房子裏睡覺。」  
這是他的第一句話，也是他的第一個命令。

命令剛發出，這二十一個年輕殺手立刻就秩序井然的離開聚義廳。  
他們還沒有離開聚義廳，彭冲霄的聲音

音又在他們的耳邊响起：「今夜嚴禁賭博、玩女人、喝酒、上床之後一律要闔上眼睛。」  
這也是命令。

他的命令很快就會被徹底執行。  
沒有人說話。  
他們沒有在私語竊語。  
但他們都已知道，現在就是大戰的前夕。

#### (五)

北殺園的殺手，總數一共是二十九個之多。

現在，除了有八人身在外面還未回來之外，這二十一人都已齊集。

這是一支精兵，它已足够擊潰江湖上許多勢力龐大的門派和幫會。

齊家堡雖然是一座巨堡，而且堡中高家堡的實力。  
但這二十一人無疑已具備一撼齊

從他們的心中都難免有點緊張，但從他們的臉上，你很難找到有甚麼異樣的神色。

雖然他們還是很年輕，但胆色和殺人經驗都已算得上很豐富。

攻齊家堡，是北殺園主志在必行的事，這一點每個人都很明白。

他們現在必須休息，大戰即將在明天爆發。

北殺園二十九個殺手，他們雖然都有名有姓，但在這裏，他們的姓名除了彭冲霄知道外，就只有他們每一個人自己才知道。

他們是以數字作為代號的。

在北殺園中，現在有二十九個房間，每一間房子都有一個數字，由一號直至二十九號為止。

一號殺手住的就是一號房，二號殺手住的就是二號房，如此類推，從來都不會有所差錯。

十五號殺手住的，當然也就是第十五號的房子。

十五號是一個剛滿二十歲，但劍法和輕功俱極佳的年輕小子。

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來歷，只知道他很早就已成為北殺園的一份子。

在最近兩年來，他先後殺過三人，前兩個都不難對付，但第三人却武功高深莫測，十五號險些死在對方的手下。

但在最危急的時候，忽然出現了一個神秘的蒙面人，非但挽救了他的性命，還把對方殺死。

十五號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剎那間所發生的事。

若不是這個黑衣蒙面人及時出手相救，他早已死在別人的手下。

但這黑衣蒙面人是誰呢？  
十五號不知道，直到現在還是毫無頭緒。

大戰前夕的心情，總是令人有着不尋常的感覺。

十五號的人雖然在床上，但一雙眼睛却是一直無法闔起。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左邊的房子

，突然飛射出一條黑色的人影。

他左邊的房子，是屬於第十六號的，而從這黑影的身形看來，他無疑就是十六號。

十六號為甚麼要離開他的房間？

難道他已忘記了彭冲霄的命令？

剎那間，十五號的心中已轉過無數次的念頭。

他終於決定追上去！

十六號的輕功很不錯。

但十五號的輕功更好，居然發先至，很快就攔在十六號的前頭。

飛躍而出的人，正是十六號。  
十六號的臉色有點蒼白：「十五號，是你！」

十五號沉聲道：「你快回去，否則讓彭園主知道，這罪名可不小。」

十六號道：「我不錯是違令，但現在你也和我一樣。」

十五號心中一涼，沉聲叱道：「你這時候擅自離開，難道不知道危險？」  
十六號嘆了口氣，道：「擅自逃走雖然有危險，但比起明天那一戰，最少還有點機會。」

十五號一怔：「你對於我們進攻齊家堡的一戰，竟然看得這樣消極？」

十六號苦笑：「你以為我們明天要去對付的是齊家堡？」

「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

十五號又是一楞：「我們明天要去對付的敵人是谁？」  
十六號猶豫半晌，終於說：「是……」

### 今古武俠叢書

#### 黑衣童

#### 混世書生



劉燕飛綠林之健兒也，常出沒於趙魯間，垂二十餘載，工刀槍尤善飛鏢，部下健兒不下千餘人，一日聞有富紳過此挾金甚雄，隨衛者惟一黑衣童，餘無他人，劉念大好鏢師喪手者不知凡幾，區區一童何足為慮。遂選精壯者數人伺於道左，至薄暮，果聞輪聲輾轉，有數車自林側而來，劉一躍而前欲肆豪奪，忽見所謂黑衣童者跨一黑衛年僅十二三齡衣黑色武裝，大聲喝曰：「鼠子豈不聞我黑衣童在此耶，劉笑曰汝年尚幼，何得為人保鏢耶，且敢自出大言，易速讓避，否則莫謂乃翁欺爾孺子也，童大怒，舉刀與劉奮鬥，劉知非所敵，返身伴遁，乘間暗飛一鏢，童伸手接之，劉欲飛第二鏢，童已將所接之鏢擲還，讓避不及適中左肩，痛極倒地，思數載英名，一旦喪於童手甚可恥，因忍痛起立，乞再一角，童應曰：「惟此時負職在身無暇及此，子曷速返，余當於他日歸時再領大教，劉遂返寨，思必有以傷之，約月餘童果復至，劉遂設宴相款尊以首座，酒三巡，劉擲杯於地，突一巨石大如桌自空下墮直壓童首，童避不及，以首抵之石裂為數十小塊飛濺四座，劉見而大駭遂叩首乞恕，童云偶戲何傷，舉杯豪飲如故，席終始稱謝而去，劉知勇不可恃，斷無止境，乃散寨歸不復為响馬。

可思議的怪夢。

十六號被殺，並沒有在北殺園中掀起太大的風浪。

當彭冲霄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只是下了一道簡短的命令：「把他好好安葬。」  
直到這時候，十五號終於恍然大悟。

那個黑衣蒙面人，就是彭冲霄！

正因為他就是彭冲霄，所以這件事並沒有令他引起甚麼緊張。

一切的事情，他本來就比任何人都還更清楚。

只有十五號的心中，更是一片迷糊。

#### 陰陽鬼影刀

#### (一)

殘月終於消失，長夜更是顯得黑暗一

片。

距離黎明已不遠，東方仍未露出魚肚白色。

十五號沒有睡。

他躺在床上，想來想去，越想越亂，越想越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他的眼皮漸重，他想睡了。

但就在他剛闔上眼睛的時候，園中燈火突然大亮。

二十一個殺手只剩下二十個。

他們又已排列好整齊的隊伍，齊集在聚義廳之內。

彭冲霄臉色沉重，聲音更沉重。

「現在已是我們大舉出擊的時候！」

他的聲音並不响亮，但每一個字都帶着一種震人心絃的力量。

廳中氣氛更是一片肅穆。

彭冲霄森冷的目光，在衆人的臉上橫掃多次，良久才接着說道：「你們都一定知道，齊家堡是我們的敵人。」

二十殺手同時回答：「我們知道。」

彭冲霄沉聲道：「齊家堡不被毀滅，我們就勢難在江湖上立足，這一點相信大家都會明白。」

衆人又不期然的點頭。

彭冲霄目光炯炯，道：「但我們最大的敵人，並不是齊家堡！」

衆人立刻屏息了呼吸。

「我們若現在與齊家堡決戰，最少有八分勝算，但結果却會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二十殺手神色不變，靜靜的聽下去。

只聽彭冲霄緩緩接道：「我們身邊的漁人，大家可能還不知道是誰，現在也是告訴各位知道的時候。」

聽到這裏，彭冲霄的眼角突然起了一陣顫動，他說：「他們總共有八個人。」說到「八個人」這三個字，十五號的心中倏地一動。

他心思敏捷，幾乎已立刻想出這八個人是誰了，當然那還得要彭冲霄的證實。

彭冲霄的聲音，聽來更是低沉，他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語氣，說出了八個數字。

他說的八個數字是——

「一號！九號！十一號！二十三號！二十四號！二十六號！二十七號！二十八號！」

二十殺手的臉色終於變了。

這八個數字本來是他們的同伴，他們的兄弟！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這八個同伴有任務在身，離開了北殺園。

直到現在，他們才總算明白真相。

這八個殺手並不是身懷殺人任務而離開北殺園，他們離開北殺園，是因為他們已經叛變！

(二)

北殺園的二十九個殺手，並不是每個人的本領都是一樣的。

他們各有所長，有人擅長輕功，有人精於點穴，有人擅於用毒，也有人施放暗器的本領，簡直已可以用神入化四字來形容。

他們的本領各異，武功自也有高低之別。他們都知道，一號的劍法是同儕中最

高明的老大哥，九號輕功卓絕，十一號的大力金剛指，據說已練到第七層境界，二十三號暗器功夫在北殺園中向稱一絕，二十四號和二十六號俱是用毒能手，被同儕稱為大小二毒，至於第二十七號和二十八號，前者點穴功夫厲害，後者雙刀殺人無算，都是極為難纏的腳色。

這八人幾乎已是北殺園二十九殺手中的精英。

聚義廳內的氣氛更肅穆。

彭冲霄忽然冷冷一笑，道：「他們敢背叛本園，野心可謂不小，他們已組織了一個萬絕教，他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首先要將本園消滅。」

萬絕教要取代北殺園的位置，自然非要先將北殺園消滅不可。

彭冲霄接着說道：「我們若在這個時候與齊家堡決戰，對萬絕教來說，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恐怕不出三天之內，他們就會趁我們元氣未復的機會，向我們大舉襲擊！」

二十殺手的眼神中俱已流露出殺機。

彭冲霄道：「與其讓這些叛徒向我們襲擊，不如我們先發制人，把萬絕教殺個措手不及，誰若不贊成，可以不參加這一次的行動。」

沒有人不贊成。

彭冲霄的說話，一向都是命令，誰敢違犯他的命令，結果都一定會很悲慘。天色還未亮，他們的出擊行動已經開始。

(三)

夜色將盡，長夜却似更是黑暗。

諸葛四爺瞳孔暴縮，道：「果然是彭先生來了。」

灰袍人淡淡道：「不是我彭冲霄，又還會是誰？」

諸葛四爺道：「時候還很早，你來的不嫌太匆忙嗎？」

「不早了，」彭冲霄道：「該來的人遲早都要來，無論你是否歡迎，總是要來的。」

諸葛四爺忽然哈哈一笑。

「難得彭先生駕臨寒舍，又豈會有不歡迎之理？怕只怕你來到這裏之後，會不捨得走！」

「不捨得走？」彭冲霄皺眉，環顧四週一眼，才緩緩接道：「這裏雖然地方寬敞，但卻有點鬼氣森森的樣子，四爺縱然想留客，只怕某會大不習慣。」

諸葛四爺搖頭不迭，道：「不！你很快就會習慣下來的，正因為這裏鬼氣森森，對你來說將會十分適合。」

「哦？」

「不錯。」諸葛四爺冷冷一笑，道：「因為你很快就會變成一隻鬼！」

彭冲霄手中金槍忽然向前一挺，接着

青楓鎮的街道上，一片靜寂！在青葉街的盡頭，有一座古老巨宅，巨宅中一片深沉。

這是青楓鎮的一處大戶人家，主人已年逾七旬，複姓諸葛。

在青楓鎮，諸葛四爺曾經是一鎮之首，但這十餘年來，他已很少理會鎮上的事了。

他對鎮中的長老說，他老了，再也不想理會任何事情，只想安安靜靜的渡過晚年。

他有四個兒子，但卻沒有一個住在青楓鎮。他們其中兩人在異邦經商，一個在朝廷中做大官，還有一個却投身少林，做了和尚。

那個在朝廷做大官的兒子，曾多次派人接父親到京師居住，但他都拒絕了！

他派人告訴兒子，他甚麼地方都不想，只想在自己的古老大屋裏渡過平靜的晚年。但他的晚年生活，是否真的有如外表般平靜呢？

× × ×

巨宅深沉。

諸葛四爺的臉色也很深沉。

他坐在前花園的一座涼亭下，獨自下棋。紅子走一着，黑子也走一着，這一局棋他居然足足下了兩個時辰。

自己一個人下棋，本來就是一件很乏味的。但他似乎全不在乎。

園中黑暗之極，但諸葛四爺卻能把這一局棋看得很透澈，紅黑雙方幾乎全無錯着，而且還下得相當精采。

只可惜沒有人能看見這一局棋，就像

是沒有人能知道諸葛四爺心裏想的是什麼一樣。

這時候，正是絕大多數人好夢方酣的時候，但這個孤獨的老人却在獨自下棋，倒也算是一件怪事。

難道他真的是睡不着覺？

(四)

棋局已殘，勝負却猶未分。

紅子兵臨城下，但卻總是師老無功。

黑子雖然處於守勢，但卻步步為營，紅子兵強將勇，却是無法越雷池半步。

諸葛四爺苦思良久，忽然替紅子下了一着險棋。

這一着是單刀直入，冒險攻擊。黑子若有半步差池，立刻就要全盤敗在紅子這一着險棋之下。

× × ×

諸葛四爺手拈黑棋，却是舉棋未定。忽然間，園中响起了一個人冰冷的笑聲。笑聲方起，諸葛四爺的手突然青筋暴現。

一陣輕微的異響响起，諸葛四爺手中的黑棋子倏地化為粉碎。

他手中的棋子是用結實的桃木彫造，但他雙指一挾之下，居然就變成木屑，有如塵埃般跌在棋盤之上。

東方此時微現魚肚白色。黎明終於降臨在人間！

× × ×

花園中的外表看來還是和剛才一般無異，但却已添增了一股令人心寒的殺氣。

一個灰袍人，手持一桿八尺金槍，從一座假山後緩緩走了出來。

彭冲霄冷冷道：「不必將來，現在就可以有個分曉。」

諸葛四爺道：「你要怎樣？」

「不怎麼樣，只想搜一搜你這一座宅院，看看是否收藏着那八個殺手在內。」

諸葛四爺冷冷一笑：「你分明是存心挑釁！」

彭冲霄道：「你不敢？顯見是作賊心虛。」

諸葛四爺道：「這裏畢竟還是老夫的地方，你這裏搜來搜去，又與殺了老夫何異？」

彭冲霄冷哼一聲：「如此說來，你是不打自招。」

「放屁！」

「就當彭某放屁好了。」彭冲霄臉色森冷如冰，突然揮手喝道：「搜！」

「搜」字剛出口，四週突然出現了一羣白衣人。

他們都是北殺園的殺手！

諸葛四爺再也忍不住這口氣，突然亮刀。他的刀一向都藏在雙腿旁，刀長僅尺許，軟薄而鋒利，那是江湖上極有名氣陰陽鬼影刀。

(未完)

## 武術搜秘

麥海雲·文

### 保健與搏鬥大不相同

中國功夫一直都有許多種派別留傳下來，有些功夫是苦練多年能够出手傷人的

的截然不同，切勿混為一談。

事實上能够保健的功夫，多數是比較柔和的，學會這種功夫之後，勉強能够自衛，但却出手不够沉重，如果沒有苦練打沙包或者打木樁，那就算出手敏捷，亦難傷人，故此，保健的功夫另有一套，反過來說，倘若學習一種中國功夫的目的，並

非保健，而是自衛，那就要苦練踢沙包，甚至插鐵沙掌。

開始練習一個門派的功夫時，先就要注意到這兩種分別，有些門派是分得很清楚的，一種功夫純然保健，另外一種功夫則為了自衛而設，舉例言之，太極拳就是這樣的一種功夫了，慢動作的大極拳，純

是自衛，如果把太極拳的招式化柔為剛，那就是「外太極」，同一門派，出招相似，但卻大有分別。

只是練習中國功夫保健，切勿跟別人搏鬥，這句話確是至理名言。

## 梅花椿練習高低步

看過中國古代武俠小說的人，都知道有所謂梅花椿，把木頭插入地中，向上伸展，離地三四尺高，而且高低不平，相隔約有一尺，預備移步換形之用，這種杉木俱是僅能立腳的，如果馬步不穩，在梅花椿上面作戰，給對方伸手一拉，整個仆倒，凡是高手過招，能夠用到橫行椿作為打鬥的場合，這個人一定出類拔萃的，不管他是那一種門派，總之，能夠向對方決鬥的，而且在梅花椿上面的話，他就屬於第一流的高手。

何以舊日的拳師會得在梅花椿上打出一套拳腳來，現時却没有拳師喜歡這樣做呢？是否梅花椿純粹為了決鬥之用呢？抑或在武功方面有它的實際用途呢？凡此種種，都是武林中的知識，不妨一知。

照老師傳述，舊日在北方學習武藝的時候，往往學成就到鏢局求職，從最初級的鏢師做起，以後一步步的升上去，作為鏢師，當然是準備跟匪在任何地方搏鬥了，說不定雙方都要握着兵器打鬥，再又因為劫匪多數在山林之區出現，該處崎嶇不平，如果習慣了在平地上打鬥，總到山上大打出手，沒有準備的拳師便會吃虧，故此，有許多門派練習梅花椿，目的就

是想練習高低步，正如在山上走動時有高低之分。

南方很少拳師苦練梅花椿的，就因為南方的人很少在山上打鬥，但卻往往在船上搏鬥，故此，南方人就重視紫馬，事實上在船上打鬥之際，不一定風平浪靜的，有時那一艘船給風浪吹到歪歪斜斜，如果馬步不穩，腳步浮浮，未打先跌，豈非全身武藝化為烏有嗎？因此之故，南派的拳師想變成一流高手，多數未學開拳，先學紫馬，練習梅花椿的非常少。

羅威強師傅是喇嘛派的傳人，他曾經在海濱把高低杉木分別佈置好之後，然後飛身而上，施展一路梅花椿的拳法，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在銀幕亮相，喇嘛派就是北方拳法之一。

蔡李佛沒有梅花椿這種打法，却有梅花步，腳步非常緊密，忽長忽短，恍如梅花有五瓣，使對方不易捉摸，還有一路拳腳叫做梅花拳，相當出色，順筆一提。

## 日本青年學做夜行人

現時學習武藝，多數抱着強身兼自衛的目的，很少人學習它想報仇雪恨，如同古代所寫的大俠，就因為現時有了手槍，同時有許多非常薄的彈簧刀之類，貼身抽刀便刺，就算是有渾身本領，未必能够稱雄，因此，很少人好像古代俠士那麼苦練一派拳腳，夜間還穿了緊身的黑色衣裳，背上掛着單刀，同時在腰間攜帶一個布袋，袋裏貯滿了飛蝗石或飛鏢，另有繩子纏在身上，作夜行人打扮，不過，這種裝扮

的人，現時仍然會得出現，但却不是在中國本土，而是在日本東京名古屋等大城市內。

照武林中人傳出的消息，有一部份日本人太過崇拜中國功夫，竟然走火入魔，學習這一類的夜行人武功，希望飛簷走壁，同時有許多絕招，或者隨身攜帶的武器，準備廝殺，更奇的是這一點，那種夜行人往往跟另外一派夜行人發生磨擦，雙方講好，各派十人在廢城的舊址之上決鬥，儼如中國古代的俠客。

事實上這種以為自己是夜行人的傢伙，並非真的武林高手，不過是變相的阿飛而已。另有一部份身穿黑衣的夜行人是由嬉皮士變成的，他們整天有的是時間，在山林之區聚着遊玩，一時高興就模仿這種動作。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些以為自己有資格做中國俠士的夜行人，大部份是在非常年輕的時間，約七八歲左右已經是個電視迷，由於長期欣賞蝙蝠俠之類的電視片集，就在腦海中留下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長成之後，有機會就把這一類想像變成事實，於是以為夜行人是最出色的傢伙，紛紛向他學習。

如果沒有苦練多時，就算身上纏着繩子，背上帶刀，看來有如夜行人或蝙蝠俠，實際上却是不堪一擊的，因此之故，那些必須聯結成一個組織，起碼有一百幾十人，然後有力量雄霸一方，到了這種人分門別類控制了地下的黑市電影，以及小舞廳等，稍為發生糾紛，互相衝突，非大打出手不可，便會模仿古代俠士的作風，



在荒郊野嶺或危城之內決鬥，他們如此喪命，也是一個英雄。

東京教育當局表示這種人走火入魔，完全是由於看電視的時間太長，所受的教育太少，請所有家長注意這一件事，原來七八歲的時候，腦袋剛剛生長，對外間的感應特別敏銳，稍為有甚麼特殊的形態留在腦海中，就會一生難以磨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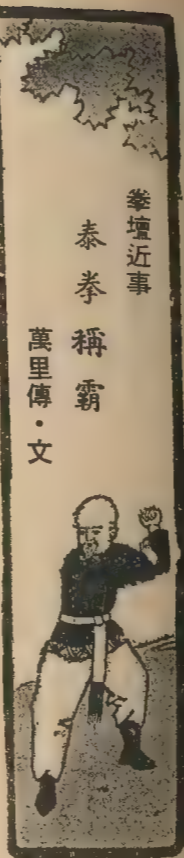
這一類青少年除了在電視方面得到一些古怪的武俠知識之外，還喜歡打鬥，而且身穿古怪的衣裳，夜間出沒，雖然是一種特殊的消遣，但卻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風氣，無怪東京教育當局要再三提出警告，至於年齡較長的中年人，喜歡閱讀武俠小說，就算每晚睡前必然是閱讀一遍的，仍然不會走火入魔，這種生活方式不過是他們的嗜好。

(完)

## 拳壇近事

### 泰拳稱霸

萬里傳·文



我們曾經在電視上看過摔角(相撲)比賽，風靡一時，因行為野蠻、殘忍，恐兒童受不良影響等因素而被禁播。但「豬木」與「馬場」、「金一」等人的名字已為大眾所熟悉，台灣同胞對日本摔角尤有偏嗜，商人腦筋動得快，利之所在，不惜冒險試法，故數年來，「閉路電視」在一些餐廳與掛名冰室，地下咖啡座大行其道，迄今方興未艾。

同樣的，泰拳打擂台，也曾經在我們的螢光幕上大行其道，留下不少印象——例如：他們在比賽之前，要行叩拜大禮(拜拜)儀式及不穿鞋子等獨特的形式，仍有不少人言之津津，回味不已呢。

筆者對任何事都感興趣，由于泰拳也因和摔角同樣的理由被禁映，所以無法盡窺其秘奧，而為了滿足好奇心與求知慾，不惜千方百計拜託海外朋友，特別是僑居泰國的朋友代為搜集有關泰拳的一切資料及到過曼谷與檳城等地的朋友，由口頭及書信中片光吉羽，鳳毛麟角而累積了多年，可以說已頗知泰拳三昧了。

舉世無不知近十年來，泰拳稱霸一事，所向無敵，乃是有事實根據的。

近幾年來的「戰況」來說：先是香港的武館拳師以「訪問」姿態到曼谷去「以

武會友」，被揍得灰頭土臉，鐵羽而歸。

——這是第一次就碰上定盤星，這班武師，原是以跑碼頭，撈世界的心情，去「闖江湖」，想在曼谷打出一條路子，如能勝多敗少，就一舉成功了，馬上名揚東南亞，威震世界武林了啦，是化錢買不到的大宣傳，一奏凱回到香港，當然身價百倍了，拜門習武者，踏破門檻，財源滾滾而來矣。

未料到估計錯誤，求榮反辱，掃興不在話下。一回到香港，當然成為新聞了。

香港的國術界認為這班人輕敵冒進，打着香港國術館的旗號去泰國「出風頭」，却大撞其板，就玷污了香港的國術界了。因會被泰國與世界拳壇誤會中國功夫是紙糊的燈籠，一戳就破？因為，其時正是已故世的李小龙突起異軍，以中國功夫貫注在電影裏，由「唐山大兄」一炮而紅，「精武門」打破香港電影賣座紀錄的前後，全球掀起了「中國功夫熱」，正是國術水漲船高，大放異采的當兒，竟被潑了這麼一瓢冷水，所以，這班由泰國落敗回港的武師就成了眾矢之的。香港的國術會甚至公開聲明該次去泰國失風的武師乃「私人觀光」性質，絕對不是代表香港國術界的份子。鬧得一天星斗。

## 乃有第二度「組團」訪泰的醞釀。

恰好，日本的武術界，因受李小龙的「獨門」功夫「截拳道」的影響，新興一種什麼「踢拳道」的武術。其特徵是以凌厲的腿功腳法見長，也就以「踢拳道」的旗號「組成代表團」訪泰「挑戰」。

在日本武術界而言，此行也有他們的各種意義。

一方面，日本一向是以亞洲優秀民族代表自負的，總是認為日本人高人一等？處處要表現出日本人比別人強些高一籌？事實上，日本人的模仿性極強，更能推陳出新，由吸收別人的長處而自行創新變化，往往反而比別人強出一頭的事實。

——由商業競爭來說，日本人各方吸收歐美技術，而加以改進，往往產品媲美歐美，或後來居上，有比歐美更高一籌的趨勢，而售價比別國廉——因日本工資成本也比歐美廉的原故。

就以武術而言，自我國漢、唐以還，日本先後由我國學去了醫術，針灸術，少林拳法，腿功與刀，劍器械招式，以及武當內家功夫等——有的已窺門徑，有的僅得皮毛。但經過他們有計劃地大力推廣，普遍，創新等方針下，他們自成一家，又分為多種流派，把「唐手」改稱為「柔道」、「空手道」。把我們的「摔角」改為「相撲」，把我們的劍法、刀法改名「劍道」、「刀流」及「茶道」、「橫道」、「花道」等等名稱，就成了日本的國術與國粹了。而不論他們變化什麼名稱，但無一不是胎源於我國的武術。

由于他們上行下效，嗜武成風，由上

而下，全國普遍的積極倡導蔚成風氣，所以，他們武功就自然地逐步發揚光大了。時至今日，日本的武功也為世人所注意了。相形之下，他們對武道的提倡不遺餘力，一切確實比我們做得好，也有比我們突出的表現，事實上，現代學柔道、空手道的人，比例上，恐怕比學我國國術的人還要佔多數？

他們「組團」赴泰國挑戰，而以「踢拳道」的名義去，就比香港的國術界中個別武師去泰國「以武會友」高明多了。因為，他們如果能够得勝，有多種不同的意義！

——假如打贏了，等于向全世界作免費大宣傳，蓋一則證明了日本的武功有其值得自眩、自傲之處，也等于表示「日本的武功」是亞洲首屈一指的？乃至全球也是唯我獨尊的？

而且，打敗了泰拳，等于替日本的「踢拳道」如何神奇厲害？也可以根據事實……大作宣傳也自然會有不速之客，登門想拜請師的越來越多了。

如果反被打敗了呢，他似可以藉口他們只是「踢拳道」，剛開設門戶不久，是來泰國友誼切磋性質。

這就是日本人的狹隘德性與觀念見諸行爲了。

他們當然不敢以日本國術界名義亮相，「老老實實」的用日本國「踢拳道」的旗號見諸文字聲明與口頭表白了。

結果，是四場決戰，日本踢拳道代表選手四人都被泰國選手的腳力踢得發昏章第十一；全軍覆沒，僅有一名「山口科夫

「的日本拳師挨「踢」的時間較久——他挨了對手十七脚，支持了兩個回合才不支倒下，算是唯一「差強人意」的。其他三位則是不到一個回合就被踢昏過去了。

事後，這個日本「踢拳道」公開承認，泰國選手的腿勁腳力太凌厲霸道——如果泰國拳師只憑拳頭力道攻擊的話，日本選手可以招架得住，一比「踢」法，就吃不消了。

日本人一向以自大及氣量狹窄著稱于世，但有一個特點——假如對手確實強過他們，他們輸得口服，心服的話，也會說老實話，顯得並不小器的風度，而且由衷的表示佩服。

（日本影迷傾倒李小龙，崇拜李小龙是個例子，那是他們真心的稱讚佩服。）統計這五年來，迄今為止，有紀錄可稽的，是香港方面有兩次到泰國去挑戰，兩次敗北。

日本自從「踢拳道」鍛羽而歸後，就知難而退，也沒有再組團去泰國挨「踢」了。

據說：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三國曾有組團赴泰的消息，却沒有了下文，可能是因為鑒于香港二敗，日本一挫之形勢而氣餒了？

也因此而使泰拳威名，震撼了全世界的武林。日本的武術界是悶聲不响，香港的武術界則口頭不認輸，一再表示先後二次到泰國「獻醜」的兩組武師都是「私人行動」，並不代表香港的中國國術界，却没有「正式組織代表團」的消息。

但據香港武術界的碩彥們談話表示：

或懷孕，產後，也都自動「避忌」，不去觀看練武道場與擂台比武的。

泰拳師共同膜拜的神祇，名叫「那訶摩薩」。

「祖師爺」則隨派別不同，而各有尊稱。

泰拳雖有派別，和我國不同。

中國派別，單是「南派」與「北派」，就分支百餘種不同門戶，單是「少林派」，就有「南少林」與「北少林」併稱，而又分支不少。而泰拳的基本拳勢與腳法，是一個模子澆出來的。由初學到登堂入室，同一樣的練法。

看各人的稟賦與下功夫的程度而分技藝高下。

而他們之有派別，乃因拳師的出生籍貫不同，及各有不傳之秘——由各派的「祖師爺」自行創悟的招式，與泰拳全部精華另有不同的絕招，因此，表面上說來，看到凡是學習泰拳的，全國都是一律的招式與練習方法，師父們也盡力傾囊傳授，絕不似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師父「挾技自秘」。實際上，也是「天曉得」，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能得到各派秘技的，一定是師門特別重視，認為可以傳以衣鉢，發揚光大本派的特殊人才，傑出門下，則這種師徒之間，必有比一般弟子「特殊」之關係。

但在表面上，泰國拳師授徒，一視同仁，教的方法和招式，程序等，全國一樣。由于泰國當政者對「國術」的泰拳着力倡導，所以全國習武成風。職業拳師的

絕非中國武術不及泰拳，而是因為受到「泰國式的擂台規則」限制所困——主要的是中國武術家不習慣于戴上西洋拳式的拳套出手，使中國的拳法與指功，爪力等專長功夫不能發揮威力。

——這也不能說沒有道理。

泰拳比賽的規則，可以說是揉合了西洋拳及中國功夫，再加上他們自己的獨特形式，形成「不中」、「不西」、「不泰」的三不像，也可以說是三合一的古怪。

——他們稱呼比賽的地方為「擂台」，不稱「拳賽」而稱「比武」，是我們中國的習例。

而拳賽擂台的式樣，開賽前雙方握手之禮節，以計分判勝負，被打倒計十數等又純為西洋拳比賽的方式。

他們在比賽（動手）之前，要行怪模怪樣的叩拜祭神大禮，額上包布，赤足而不准穿鞋，及可使用雙腳攻擊對方等等，則又純為泰國的固有規矩了。

泰國拳師有其特殊的地位，普遍受到國人尊敬，他們生活優裕，收入豐富，近似歐美的一拳王——或一流名家，亦像日本的「相撲」名家，是我們中國武術界所缺乏的條件。

那因為泰國上下風行提倡，重視泰拳，不但視為國粹（國術），拳師如果成了大名，簡直被當作「國寶」。兼之，成名的拳師收徒衆多，加上比賽必有獎金（花紅）分配，收益厚，有名有利之下，相得益彰，也就提高了他們的身份地位了。

——但這是指泰國的「職業拳師」而言。因為，泰國習慣把凡是練過泰拳的人

一律稱為拳師，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比率是一般非職業的普通拳手，所以，我們要先攪清楚。如不明其中奧妙，一聽到某位泰國人是「拳師」，就當作是電視上所見到的「台上好漢」，那就笑話了。

要成為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可不簡單，可以說是必須經過千錘百鍊，鍛鐵成鋼的過程。

因為必須經過層層淘汰——由村鎮、鄉里、縣市、郡——直到京都（曼谷）的逐級角逐，一關一關的「打出來」，如果有一關通不過，就註定了被淘汰「出局」的命運了。

因此，想成為一位泰國的職業拳師，不止要從小投拜名師指點，還必須本身體魄稟賦特佳，又能真正的咬牙吃苦。

依照泰國練拳者初入門的戒條，那就是：

- 一、要心如金石堅。
- 二、要恒毅不輟。
- 三、要專心一志。

看起來簡單，好像三者等于一句話，實際上能做到這三點的極少——一千人中也未必有一個。甚至「萬中無一」，並非過甚其詞，而是有正確的資料。以近五年來的紀錄來說：全泰國的職業拳師只有五十二位，而其中最具盛名的——大名時時見報的風頭突出名拳師不到四十位。以泰國的人口去估計，每八萬泰國人中，才有一位職業拳師。

依照泰拳職業比賽的規矩，凡是登台競技，祇要兩者之間，體重不超過對方五磅，即合資格。

尊敬，不像我們對明星們只是羨慕他（她們）的名利雙收罷了。

凡是去觀看泰國拳賽，和我們去看電影一樣，是要買票的——也分二種票價——頭等與二等，相當于我們電影票的「特等座」與「普通座」。

「頭等座」是靠近「擂台」的——就是繩圈與四柱接近的一排到十排間。「二等座」的距離擂台較遠。

以泰京（曼谷）銅馬像第五街的泰賽場為例，售票價錢也不一定的，大約是有名的拳師（重量級拳師）和對手也是一樣一流的名拳師競技，票價就較高了——有時也會出現黃牛票。如雙方的知名度不頂尖，票價也隨之降低。

泰國之觀看泰拳比賽，比我們看電影還要狂熱十倍。相當于日本人之嗜好看「相撲」（摔角）。特別是他們的名拳師對陣或與外國拳師對抗賽時，萬人空巷，傾城而出的盛況，非身歷其境者難以想像。

友人曾旅行泰京，正好碰上名拳師和外國名手比武，化了比票價四倍的錢，還是買不到頭等票，幾乎被擠倒踐踏，連手錶也擠掉了，西服也擠破了，大汗如浴，幾乎休克。

而泰國人之嗜好拳賽，是一方面當作藝術欣賞——好比我們嗜好電影一樣。

另一方面，因為泰國學泰拳的人數多，看名家比武，可以觀摩，藉資借鏡，以促進自己之藝業，也就是「偷招」——因為同樣一舉一動，在名家施展時，功力高深，角度與速度不同，可以看清楚。如是和外國名家比武，更是非看不可，可以了解致

有時，如果對手同意，即使超出對方五磅，都可以上台角逐。

泰國職業拳師，規定上台比武，一律不准穿鞋——任何鞋子都不准，最多也只能「穿」一條橫貫腳底心的紅帶或黑帶——而且是經過「神祇」同意的，職業拳師們對「拜神」是最重視的，視為一定的隆重儀式，沒有一位職業拳師不行祭拜大禮的。

——有人說：他們共同禮拜同一位「祖師爺」？

——也有人說：他們除了共同禮拜一位發明泰拳的「神」外，還有派別，每一個派別都有一位「祖師爺」——也就是那個派系的開山掌門人，當然是已死了的，也即成神了的。

因此，職業拳師在拜神儀式時，有同樣姿勢的，也有大相迥異的動作——就是派別不同的行禮儀式也。

泰國本就有佛教王國之稱，奉佛教為「國教」，對源自西天竺（印度）的佛教，以人口比例而言，泰國尤盛于印度——因為印度另有印度教，濕婆教等分支。

因此，他們對拜祭神祇的儀式，是最虔誠的，職業拳師在登台比武之前的叩拜動作，不可認為「迷信」或「好笑」，而是應當嚴肅注目，才不犯他們忌諱。

古時，泰國的擂台及練習泰拳時，一不准女性觀看的，特別忌諱身子「不淨」，（有月事經期或孕婦與產後婦）的女性，就是怕觸怒神祇，褻瀆「祖師爺」，直到六十年前才解除這個禁例，允許女性觀眾，但泰國婦女，如果正好月事期中，

勝訣竅，及如何剋制外國武術招數，作為自己參考。

由此等因素，當然人山人海了。外行人，看熱鬧的也不少，由行人看門道的更多。

由于泰國的職業拳師都是各憑自己的真才實學苦熬出頭的，沒有子孫繼承的一套——而每一位職業拳師未必能教出自己的子孫也能和自己一樣的水平——更談不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以職業拳師從小苦練，全心全意的只能專心一志的自己下苦功，到了出頭時，多已近三十歲了，成了名，更要苦練，又得忙于教徒弟子，自己子女，因托庇父蔭，極少肯下苦功于泰拳的。因此，就形成公平競爭的風氣，而職業拳師一定歲月不饒人，年過六十，多已退休養老了，實際上，職業拳師到了四十五歲後，體力已走下坡，成為「拳壇元老」級，極少再參加比賽了。十九是五十歲就宣佈「下台」，直到病死或老去。而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一般說來，泰國每年每季都有拳師升級比賽舉行，每年在曼谷的總決賽，也必有新人出頭。

職業拳師的「拳齡」，都在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之間。也即是一個拳師為職業選手，最年青也必在二十歲後，而以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的巔峯時期最多數。泰國最有名的職業拳師，風頭最勁時，也十九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超過這年齡或不及這年齡的極少成為風雲人物。

因為，泰拳以霸道凶狠出名，除了本身下苦功與真才實學之外，還要靠臨陣經驗的豐富累積，才可常勝少敗。二十五歲

之前，對敵經驗還不夠，三十五歲以後，體力自然走下坡，故巔峯時期多在二十五歲後與三十五歲前十年時間。

由於這種「新陳代謝」作用，泰國拳師只要自己肯吃苦努力，有名師，根骨好，稟賦超人，就不難熬出頭。只是競爭太激烈了，毫厘之差，也難逃被淘汰出局之命運。但後繼不絕無人，砂中淘金，千中挑一，萬中選一的結果下，所以職業拳師名額少，名震一時的特殊人才更少。據泰國有史可查紀錄，最盛時，全國職業拳師也只有八十七位，最低潮時只是四十一位，而以經常維持五六十位拳壇風雲人物為正常的情况。從未有突破百位名拳師者。

也因爲拳學這種貴精不貴多的嚴格制度下，物以稀爲貴，一旦能成爲職業拳師，只要一上台比賽，不論勝負，都有獎金分享，每位授徒幾千到數萬乃常事——他們擔任「總教練」，總壇都在曼谷曼谷。全泰各地成立分支部，由拳師分印教學課程與派出技藝出衆的門下代表，分駐各地授徒（課程全用泰文），每位職業拳師輪流分期到各地去巡迴面授。分配很均勻，由於泰拳初到高級的招式是一樣的，故外表看來，每位學習泰拳的人都是學到一樣的技藝。只看各人的稟賦與所下的功夫程度而見高下，十分公平。但每位職業拳師，隨時都會留意發掘衆多門下中具有特殊異常的「可造之材」，着意培植，總有至少一位至數位可以得到格外的心法傳授者。當然這些極少數的幸運兒，就是新一代的準職業拳師了。

每位職業拳師，絕對是傾囊傳授，表

爲練習腿（腳）法作準備，因爲名爲「泰拳」，實際最重要的是腳力的凌厲克敵。

普通這練力與練勁二種入門練法，是以三個月到一年爲「程度」的。也就是練泰拳的基礎根本，這二者是每個學習泰拳必修的課程，也是必須經歷的過程。必須腳踏實地，沒有半點可以取巧偷懶的。因爲各人的功力（力與勁）的高下，是可以一看即知。一般學泰拳者，也以練到這二者爲一階段。

泰拳着重在實用，活學活用，故雖然只練三個月到一年，只要認真苦練，就已具備了自衛的能力了。因爲在三個月後，練泰拳者的體力已比未練時增強了至少二三倍了。胸肌肌肉也擴張填起，全身結實有力。兩臂也會起栗肉。身手也比較常人矯捷，耳目反應也較強，被一般未練過泰拳的人攻擊，足可一人對付三人的進攻，不但已能躲避及招架，還可反擊對方，打倒對方。

第三步——也即第二階段的開始，是打沙包。

西洋拳是專以打沙包爲主要練習方式與工具。但泰拳之打沙包，與西洋拳有顯著不同。

第一點：西洋拳打沙包是專以雙拳爲主。而泰拳打沙包却是拳腳並用的——特別着重于腳，而西洋拳根本不用腳打沙包者。

面上，每位弟子學的都是這樣，也沒有藏私的必要，因爲泰拳的每一招式及運用變化，都有一定的代代相傳下來的規矩。人類都有私心的，每一位職業拳師，都一定私心盼望自己教授的弟子中能多出幾位職業拳師，繼承自己的衣鉢，不但有面子，感到光采，自己的門下如能成名，做了職業拳師，和自己一樣可以做師傅了，門下當然感激恩師的栽培，在恩師「下台」或「退休」養老時，一定會多方照顧、孝敬、惠及恩師全家及其子孫，好處多得很多。反之，就沒有面子，被同輩比下去了，也等于證明別人比自己強一等了。

爲了人類的必有私心，「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及爭面子的心理下，每位職業拳師，除了竭力把泰拳的一切教授門下外，多少會有自己個人獨得之秘——別人不知道的絕招，自己創造的心得與經驗，傳授給少數得意的弟子。

——這也是泰國拳壇的秘辛，職業拳師們心照不宣，各人心內有數的秘密。而這類少數的幸運兒，也必須經過師父千挑萬選，暗中長久觀察多年，認爲他們一切條件具備——例如：肯吃苦，與衆不同，根骨好，稟賦厚，性情，心術，品德都可靠等，才肯傳以心法的。

由此可知，作爲一位泰國職業拳師，一方面有比賽獎金，一方面有門下弟子的學費與各種人情孝敬，收益當然財源滾滾了。他們的收益之多，極少有其他職業比較。說是「天之驕子」，亦不爲過吧？

職業拳師對門下的要求都十分嚴格，據熟悉泰國風氣與內幕的人說：泰國民族

百斤。一般泰拳是以二十斤到三百斤的沙包最多。沙包的配置，有吊住的，高低與角度也不同，吊住的是多爲練拳而設，也有橫放在地面上及懸空一尺、一尺五寸、二尺……的，是專爲腳打的。

依照泰拳規矩，如果只是爲了入門階段，只爲強身、自衛而學習的話，則三月到一年，或六月到二年即可達到要求了，也就可以不必天天按時報到拜師了，可以自己自由分配時間繼續練習。如果有志于參加比賽，想當職業拳師的話，那就必須按步就班，一階段又一階段的進行。就以練力與勁（指韌勁與持久力）來說，起碼要日夜不斷苦練六年以上，才有登台比賽的資格，否則，不必談。就算已練了六年以上了，也十九是遭到淘汰的結果，只有最強的才有力戰羣雄的資格。換一句話說：要想成爲職業拳師，就必須有苦練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的心理準備。

因爲階段越高，越是難練，所吃的苦頭也越大越多越重。絕大多數的泰拳練習者，都是練到第一階段爲止——能強身、自衛就夠了。再有大部份在苦練到第二、第三階段時，因爲在由基層參加比賽時被淘汰了，失去了再練下去的信心與勇氣，也就停留在第二或第三階段「認命」了。

只有極少數的強中之強者——幸運者，一級一級的參加比賽，一直打到京都（曼谷）贏得全國選手代表，奪取到「職業拳師」資格，再一直打到退休爲止。

雖受宗教洗禮，例如：包括泰皇在內，都要做一個時期的和尚，而其民性十分好勇鬥狠，故其戰鬥力很強。而且，一動起手來就全力拚命，非分勝負存亡不可，一方不致力盡，無法再戰或重傷死亡，決不罷休。職業拳師在教授門下時，門下稍犯錯誤或怠忽，被師父體罰極平常。而且，師父體罰越厲害，次數越多的門下，反而越是感奮——乃證明師父對他重視，愛之深才責之切，極有希望成爲師門的衣鉢弟子，得到心法真傳。

當然，被體罰的門下，即使受了重傷，做師父的也有特效藥外用內服，使其迅速復原的。

泰拳的基本練法簡單，而變化却很繁複。好比中國的武術，同是一招，却有許多變化。

泰拳易學而難精，最難的還是精通各種變化，能精通了各種變化，才算登堂入室，如果再得到師父的心法真傳，學到獨門的絕招，又能運用得出神入化，才算登峯造極，爐火純青了。

泰拳的入門基礎也是練力。

練力的工具是「啞鈴」——相當於國術的石鎖，石撻——仙人担。

學泰拳的，師父先由每個門下本身體力所能的小啞鈴練起——除了要把啞鈴舉起外，還要練到左手分張能伸直，再由腋升到胸前。

同時，教授泰拳的基本招式。啞鈴由最小號到最大號（最重的），共有一百多級，隨着各人由小而大，逐級增加。每位

所謂「砸腳」，是專以腳背之力攻擊敵人，和世界任何武功中的腿法不同。國術中以腿法見長的很多，但皆是以腳尖（趾）與腳跟（腳後掌到跟）及腳的外側傷人爲主，如是擅長以腳尖傷人者又多是在靴尖嵌有鋼片尖刃之類以增加殺傷力道。泰國拳師却專以腳背的力道最猛，而泰拳又專門是赤腳的，沒有鞋（靴）與襪子護腳，硬碰硬的以赤腳攻擊，而「五指連筋」，用腳背又必須扭轉正常的生理位置——把腳左右翻轉向下覆着發力，其練習過程之痛苦可知。

先是以腳背去踢踢懸空之沙包，由小型而逐級增加沙包之重量。雖然沙包是以軟皮爲「外衣」，初習時，無不腳背腫痛或皮開肉綻的——師父會以特製的藥汁調醋浸泡傷處，消炎散瘀，生肌長肉，經過日夜反覆不斷的鍛鍊，腳背硬度與韌勁已到了鐵板一樣而有彈性了，才能逐步把沙包加重。最後，達到了腳背猛砸沙包，而不腫痛發炎，只有腳背發熱的感覺，皮肉無損，才算及格了。

到了所謂「及格」的程度，至少一腳背砸下去的力道有二百斤重，當然越高越強。以泰國風雲一時的「鐵錘」差利保爲例：據說他一砸之力，重達五百一十八斤。爲泰拳職業拳師有史以來，砸腳力道最強者——空前的紀錄。

想想看，挨得起他一砸腳的有幾個？何況，他右腳砸出，左腳又砸出，迅疾如風，等于不斷的有五百一十八斤的力道加在你身上，何異鐵錘連環猛擊。

師父的教練場中，都有各級啞鈴——同樣大小的啞鈴有同號幾百個之多，都是有足夠幾百人到上千人同時練習的設備，這在世界武術界教授武功的場所是罕見的。

泰拳的第二步，是教門下「跳繩」。

可以說是別開生面的練功方法。這與西洋拳相似——因爲西洋拳擊是重視拳手脚跳躍靈活的功夫，以增加閃避和轉換角度的反應力。前世界拳王阿里就以擅長跳躍著名。但西洋拳的最大缺點也就是腳下沒有中國國術立樁，站馬的基礎，只能跳躍而下盤不穩固，如不講比賽規則，只要精於中國腿法的，一式少林「大紋盤或「橫掃千軍」，或以地趟腿的「老樹盤根」，只要把西洋拳手的膝蓋以下部位掃中，一定推金山，倒玉柱，應腳而倒，滿地找牙。

但泰拳之跳繩，雖與西洋拳的便于跳躍與閃避靈活有密切關係，它和西洋拳不同之處，乃是使腳與腿增進韌勁與耐心。間接是可以增加身形，手勢，配合腿法的效果。

跳繩鍛鍊，以先以跳的次數，幾何級增加爲主。據說起碼要能不斷跳三百次爲度，跳一千次爲及格。直到能够不斷跳到一千五百次，才練習各種變化花樣——單腳跳，翻腰跳，側身跳等等。

如果能不斷的跳得次數最多，各種花樣又能跳得隨心所欲，運用自如的話，就算練成了。

依照泰拳的進度來說，舉啞鈴是以練功爲主——便於練拳有力。而跳繩是以鍛鍊腳腿的長勁與耐力變化靈活爲主——是

是天下無敵，誰也不敢和他比武了嗎？職業拳師到了沒有一個對手，就無法比賽了。其實也不然，仍是照常有人和他比賽的，而且，他也是多勝少敗的——他也有被人打敗時候。

敢和他比賽及打敗他的人，第一要能抵擋他的砸腳威力，二要有另有絕招可以克服他的。

職業拳師既然都擅砸腳，當然也有抵擋的方法——那就是泰拳第三階段的「全身鍛鍊」功力了。

所謂「全身鍛鍊」，是指他們的臂，肘（手膀）肩與膝蓋等部位的功力。

泰拳的第三階段，就是「全身鍛鍊」，要把全身練成鋼筋鐵骨，不但可以挨得起重擊，還能攻擊敵人——用臂，用肘，用肩，用膝蓋而且都有殺着絕招變化。

好比「鐵錘」差利保的對手，就可以運用臂功，肘功抵抗他的猛烈砸腳。

比方，他以砸腳向對方的右邊耳後來，對手就以左臂臂部抵擋——當然也可以迅速閃避，使他砸空。他以砸腳向對手右邊肋下砸到，對方可用左手手腕消卸——其訣竅，就是向敵人砸來的腳背上上下五寸部位抵擋，這是根據「力學」原理，那也是中國「四兩撥千斤」的道理。因爲，敵方之力道重在腳背部位，如果硬接他的腳背，就等于要接受對方二百斤到五百一十八斤的力道了，但如果手腕，臂抵擋在他腳脛上或腳趾前掌間，只要你的臂或腕能承受五十斤到一百五十斤的力道就可以抵消了。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文·紅孤獨  
圖·盧令

# 一身是胆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標從金玉鳳處趕回小館子找耗子，豈料一進門，不見耗子在座。當他正想揚聲呼喚時，突聞秦彪在身後喝令：「他手勿動，便心知不妙。爲了保命，只好就範，然後徐圖應變之策。接着，即被秦彪手下繳械。馬標在槍口威脅下，秦彪即上前揮手向他毆打，他迅速避開。秦彪暴怒，口出惡言，馬標處變不驚，及以利誘之，聲言能找到雷老三。秦彪爲之動容，即命馬標帶路。於是馬標與耗子便帶着秦彪等人向五里鋪方向而去，在路上馬標更危言聳聽……」

## 龍虎風雲會

## 捕得豺狼歸

秦彪沒說話，對馬標的說法，他不敢相信，可又不能不有點相信。

這也就夠了。

馬標很知足，求的也就是讓他半信半疑。

就這麼走了一夜。

天轉亮的時候，「五里鋪」已近在眼前了。

馬標道：「秦隊長，能不能停下來歇歇。」

秦彪道：「你不是說，這種事不能早，不能晚麼？」

「可是人總是人，趕了一夜的路了，再不歇息一會，一旦走不動了，豈不是更慢了。」

「已經到了『五里鋪』了，爲什麼不進去歇息。」

「我是爲秦隊長你着想啊，『五里鋪』人多眼雜，你們還能這麼拿傢伙比着我們倆嗎？一旦把傢伙收起來，不就給了我們倆可乘之機了嗎？」

秦彪道：「我不在乎，偵緝隊裏常這

樣押人。」

既然秦隊長你不在乎，我還有什麼好說的，不過要是碰上了我道兒上的朋友，下手把我們倆殺了去，你可別怪我事先沒打招呼啊。」

說完話，他轉身要走。

秦彪一把拉住了他，道：「就在這兒歇歇吧。」

馬標笑了，道：「耗子，坐下歇歇腿兒吧。」

他跟耗子一屁股坐在了道旁。

秦彪跟兩個手下都沒坐，那兩個漢子還拿槍對着馬標跟耗子。

秦彪緊盯着馬標道：「姓馬的，我幹了這麼多年偵緝隊，會過的人不少，可是我就瞧不透你。」

馬標一咧嘴道：「說穿了，不值一文錢，我想通了，那東西說值錢，可是對我沒用處，一旦拿到，我非盡快脫手不可，賣給南邊兒來的人，我不忍心，也會落個罵名，賣給你們北邊兒吧，弄不好錢落不到手事小，能把命都賠進去，那何如交給

秦隊長，換個千兒百八的，舒舒服服，吃喝玩樂一陣。」

秦彪點了點頭，可是兩眼裏閃動的，還是狡黠目光：「但願你是想通了。」

馬標笑笑，往下一躺，躺在草地上，可是他忽又坐了起來，摸着肚子皺了眉：「我怎麼有點餓了，耗子，你餓不？」

馬標說餓，當然跟着說餓準不會錯，耗子點點頭道：「有點兒。」

馬標抬眼道：「秦隊長——」

秦彪道：「皇帝不差餓兵，餓好辦，咱們一塊兒進『五里鋪』吃去，要讓我派一個人去買，那辦不到。」

馬標笑道：「我沒想到的，秦隊長你都想到了，秦隊長啊，你可是真够细心的，兩個人用要命的傢伙指着我們，你還不放心啊。」

秦彪沒說話。

馬標道：「好吧，隨你了，反正我心意已經盡到了，耗子，走。」

他欠身欲起。

秦彪伸手一攔道：「慢着。」

他掏出了自己的駁殼槍，對着馬標，然後叫那對着馬標的漢子道：「你去買點兒吃的來，咱們都吃。」

那漢子答應一聲，別起鎗去了。

馬標道：「秦隊長真是從善如流啊，一夜沒闖眼兒，那位不可能回來那麼快，抓住這工夫養養精神吧。」

他又躺下閉上了眼。

耗子猜不透馬標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可是他知道，馬標一定會想辦法脫身，而且一定能脫身，所以他很放心，往下一

躺，也閉上眼。

一夜沒闖眼的，不只是馬標跟耗子。圍這玩藝兒有傳染性。

只有一個人說困，其他人都會跟着打呵欠。

馬標跟耗子這麼往下一躺一閉眼，秦彪跟他這個手下，馬上就覺得有了困意。

可是他們倆那一個也不敢將馬標跟耗子這樣。

閉着眼養精神的馬標，忽然笑了：「有些話說出來真怪，像現在，任何人都都願意落得像我跟耗子這樣，可是又有誰會想到，這時候只有我跟耗子能躺下來閉上眼養精神。」

耗子挺樂，也笑了。

秦彪微怒道：「姓馬的，真想養精神，就閉上你的眼。」

馬標道：「在下遵命。」

他沒再吭氣兒。

馬標跟耗子昨天晚上吃得晚，至少比秦彪吃得晚。

要餓，比秦彪等餓得遲些，而且心裏也不急，到此躺在草地上閉着眼養精神，顯得很安祥很悠閑。

秦彪可就不是這麼回事了，既餓又困，還急，過了一會兒就沉不住氣了：「狗養的，上那兒買去了，一去這麼半天。」

馬標道：「許是人家還沒有開門呢，要不就是等燒餅出爐！」

秦彪道：「姓馬的，我叫你閉嘴。」

馬標沒吭氣兒。看看通往「五里鋪」的路上還不見人影兒，秦彪又罵上了：「媽格巴子，辦這

麼點兒事都辦不好——」

馬標道：「秦隊長，我能不能說幾句話。」

「說。」

「會不會是偵緝隊平日招人恨，如今有人見他落了單，把他給——」

秦彪驚怒暴喝：「閉嘴。」

「秦隊長，可是你讓我說的。」

「我現在叫你閉嘴。」

「好吧，閉嘴。」

只聽秦彪的手下叫道：「隊長，孫得順回來了。」

馬標躺着沒動。

耗子忙睜眼仰身，可不，那個叫孫得順的從「五里鋪」出來了，兩手捧着個大紙包，走得相當快。

秦彪的臉色利時好看些了。

秦彪這個手下揚手叫道：「快點兒，快點兒。」

叫孫得順的改走爲跑，跑了過來，道：「隊長，燒餅油條，都是熱的。」

秦彪道：「你怎麼一去就半天。」

「等熱的啊，涼的不好吃。」

「吃個屁，這是什麼時候，還講究什麼熱涼。」

叫孫得順的一怔。

「擱下，讓他們吃。」

叫孫得順的把紙包擱在草地上，馬標翻身坐起，喜孜孜地搓着手，拿了兩套一套給耗子，猛一大口：「嘿，真不賴。」

燒餅、油條香，再加上馬標的吃像，本來就餓的更餓了。秦彪俯身拿起一套：「還不吃，等餓

呀？」

叫孫得順的跟另一個漢子，連忙也一人拿起一套。

邊吃着，耗子邊拿眼瞅馬標，他原以爲馬標會有什麼行動，那知道馬標全神貫注在燒餅油條上，連眼皮都不抬，別說有什麼行動了。

耗子心裏好生納悶，不過他對馬標有信心，相信馬標一定有他的道理。

燒餅油條共是十套，五個大男人，一個人兩套，還不是轉眼工夫吃得只剩下芝麻粒兒。

秦彪冷冷道：「吃飽了，也歇够了，該上路了吧？」

馬標在褲子上擦擦手，道：「總該對得起這兩套燒餅油條，耗子，走。」

馬標挺身一躍而起，耗子跟着站起，秦彪跟兩個手下忙往後退了一步。

馬標笑道：「放心，秦隊長，不管我相信不相信，我已經想通了，不會要花招了，就是你趕都未必趕得走我。」

他跟耗子轉身前頭走了。

「五里鋪」到縣城，不過五里。五里多在這些人腳下，那是用不了多少時候。

天大亮的時候從「五里鋪」動身，不到十點鐘，就看見縣城的城門了。

馬標道：「秦隊長，是不是又該歇歇了。」

秦彪道：「還沒到該歇的時候。」

「秦隊長，你是知道的，餓好挨，這喝可難受啊。」





到。」

馬標一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馬標跟耗子押着雷老三到了五里鋪，照龍剛的意思放了雷老三，馬標左手刀子右手鎗，警告雷老三往「十里蓮花湖」去，不許往回走，否則刀子跟鎗，他一定攤上一樣。

雷老三如逢大赦，還敢不聽，明知道金銀沒有了，也沒敢多問，喪家之犬似的，撒腿就跑。

馬標跟耗子隨後跟着雷老三，同時地雷老三出現的風聲放了出去。

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只能說死馬當活馬醫。

雷老三沒命的前行，一路頭都沒敢回，天快黑的時候，他找到了個路邊小攤兒，胡亂吃了點東西，繼續趕他的夜路。

走夜路的人，數來數去，只他一個。

今兒晚上有月光，却是彎鉤月，月色迷迷濛濛的，不亮。這種晚上走夜路，雖然沒漆黑的夜眼人，但是在雷老三這種不慣走夜路的人來說，也够瞧的了。

雷老三一邊走，一邊心驚胆戰，怕是怕，偏偏前面又是緊挨着路兩邊，有兩片老高的青紗帳，這一段約摸有半里。

雷老三真發毛，不走嘛，折回去不是辦法，走嘛，實在害怕，更不能坐在這兒等天亮，只好硬着頭皮走了。

可是，怕什麼，有什麼，剛走沒十幾丈，有個聲音從左邊青紗帳裏傳了出來：

「雷老三！」

雷老三猛一驚停步：「誰？」

「你是雷老三沒錯吧。」

「我，我不是。」

雷老三應了這麼一句，撒腿就往前面跑，可是他慢了。從青紗帳裏飛出了繩套，忽的一下正套中他的脖子，他叫都沒來得及叫，就被拖進了青紗帳。

等他鬆口氣，定過神，看見眼前站了個人，穿褲褂，胖胖的，頭上一頂呢帽壓得很低，帽沿陰影擋住了臉，嚇得他嗓門兒都發了抖：「你是——」

那人道：「別管我是誰，我是跟你要樣東西，然後就放你走路。」

雷老三心知那人要什麼，可是他還是問了一句：「你要什麼？」

「前不久，你的當舖裏收了個金銀懷錶——」

雷老三果然沒想錯，忙道：「金銀讓耗子跟他一個朋友拿走了。」

那人够機警，一聽這話，轉身要跑。

可惜遲了，他面前站着馬標，手裏拿着把刀子：「姓趙的，感謝你還活着。」

那人大驚，倒轉身要往青紗帳外跑，他又停住了，耗子站在那兒，手裏拿着駁壳鎗，他知道跑不掉了，不動了。

一陣蹄聲跟輪聲傳了過來。馬標手指頭放進嘴裏，吹出一聲尖銳的口哨。

蹄聲、輪聲加快了。

馬標一揚刀子道：「走吧，出去。」

那人只好走了出去，雷老三也忙爬起來跟了出去。

出了青紗帳，昏暗的月光下，一輛帶篷的雙套馬車馳到，趕車的正是龍剛。

馬標上前摘下那人的呢帽，白胖小鬍

子，不是姓趙的是誰。

龍剛停好馬車，跳下車轅，道：「這位就是……」

馬標道：「如假包換。」

龍剛道：「那就行了，」取出金銀遞向姓趙的：「趙朋友，我們跟你沒仇怨，只在救勝家，現在幫你追回了東西，希望你也能幫個忙。」

姓趙的一怔，一把接過金銀，急忙打開看。

龍剛道：「我們不知道裏頭是什麼，也沒興趣，只為保全勝家。」

事實上，姓趙的沒能看出異狀來，他放了心，道：「你們要我幫什麼忙？」

「別的不必說什麼，只到時候證明勝家無辜就行了。」

「好，我答應你。」

姓趙的要走。

龍剛攔住他：「你還不能走，空口無憑，總得找個地方白紙黑字的寫下來。」

姓趙的臉色剛變，馬標在後頭一指頭點在他腰眼上，他眼前一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馬標把他扛上車，跟車裏的秦彪三個人放在了一塊兒，等他回到車前，龍剛已經把雷老三放走了，金銀已經追回來

了，姓趙的也逮住了，也就沒他姓雷的什麼事了。

半夜的時候，馬車馳抵了「霸王寨」

，戴若男，勝奎雙雙出迎。一見馬標跟耗子從車上扛下了那四個，勝奎眼都瞪圓了，激動得不得了，他聽見戴若男怎麼稱呼

龍剛了，當然知道是誰，道：「六爺，二爺，大恩不敢言謝——」

他曲膝要往下跪。

龍剛攔住了他，道：「五爺，咱們不來這個，老實說，我們三個，不是爲了勝家。」

勝奎還待再說。

龍剛正色又道：「五爺，要緊的不是這個，是勝家的今後，他們吃了這個暗虧，絕不管罷休，等保出大爺後跟他說說，舉家南遷吧。」

勝奎自然是敬謹從命。

龍剛又把經過說了個大概，囑勝奎不要問姓趙的什麼，勝奎自是一點就透。

馬標弄醒了姓趙的，從他唇上扯下了那兩撇假鬍子，而戴若男要來文房四寶，逼姓趙的白紙黑字寫個清楚。

姓趙的白着臉道：「我不能寫，寫了我就沒命。」

馬標道：「只爲你一條命，要害人家勝家那麼多條命。」

「那不能怪我，是處裏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

「既然是一着毒計，你還用帶什麼東西。」

「不妨告訴你們，我原要上南邊去辦事，順便整頓勝家，嫁禍霸王寨，可是東西丟了，我走不了。」

原來如此！

龍剛道：「你不寫也行，我們就全當

你死了，讓秦彪去做個人證，連同東西交到你們軍警聯合執法處去，也一樣能讓勝家脫罪。」

「你的意思是——」

「我們不能留你，死人不能復生，軍



大爺，還有事要請教。」

赫然就是剛才那胖鏢師的聲音。

金北望沒好氣地一竄而出，只見那高大的鏢師正小心翼翼上了船來，金北望怒道：「去去，這裏是私船，不載客的！」

那胖鏢師慌忙搖手陪笑道：「不載不載，我們知道，只要大爺指點一條明路，那裏有船可以搭乘……」

金北望不耐煩地道：「你不會去問本地人嗎？我才沒空管你底事！」

那高大的鏢師愣了一愣，道：「大爺你不是本地人嗎？」

金北望實在沒閒心地道：「本地人這個口音嗎！」

那胖鏢師呆了一呆，隨即笑道：「那就對了。」

金北望倒是一怔，忙問道：「什麼對了？」

胖鏢師笑了，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齒：「不是你對了，而是我們找對了。」

金北望還想再問，這兩人突然出了手了。

那高大的鏢師突然閃電般自側邊抱住金北望。

金北望臉色一變，正待掙扎，那胖鏢師猛抽出一支尖棒，一棒刺入他的咽喉！

金北望慘叫，那高大鏢師反手抓住他的下巴，用力一扯，金北望下巴脫臼，再也叫不出聲音，這人另一隻手却拿了一把針，同時間全刺入金北望肛門裏去！

金北望像觸電一般弓身跳了起來，胖鏢師却用力一扎，棒尖全扎入金北望喉嚨裏去，金北望立時落了下去。

那高大鏢師一挾，把金北望挾在臂裏，迅快地掠入艙裏，他掠入時，胖鏢師也入了船艙。

兩人殺人，天衣無縫，手段之毒，蕭秋水乃平生僅見。

蕭秋水忍不住想嘔。

蕭秋水想起來這兩人是誰了：

這兩人正是南明河，甲秀樓上施暗算的鍾無離，柳有孔，他們臉上之傷，正是那一役中傷在鐵星月、邱南顧手中的！

這兩人亦就是「權力幫」的人物，也是「一洞神魔」左常生的兩大弟子。

× × ×

這兩人掠入艙內，對着蕭秋水陰冷地笑着，蕭秋水這才真的變了臉色。

落到「長江四棍」手裏，大不了一死，但落到這兩個醜陋的怪物手裏，却是比死還難受。

何況這兩人曾在蕭秋水手裏吃過虧，又被鐵星月、邱南顧所傷，自是恨蕭秋水入骨。

柳有孔就是那個高大但執繡花針的人：

「不錯，就是他。」

鍾無離就是那矮胖但提尖槍長棒的人：

「老二好眼力，差些給這小子溜了。」

柳有孔冷笑道：「咱們先把他幫手做了，單他一人，逃不了的。」

鍾無離「噫」了一聲却道：「不對，他似乎給人封了穴道。」

柳有孔俯過去端詳了一下，哼道：「原來是被人所擒！看來咱們殺錯人了！」

鍾無離「哈哈」地一笑道：「殺錯！怎樣？咱們地盤上那小子也抓人，咱權力

幫就有權殺！你看他還藏有尖刀，我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

柳有孔沉吟道：「這小子怎樣？要不要先刺瞎他的眼睛，我看他眼珠不順！」

鍾無離搖手道：「不行，反正他穴道被封，劍王還以為他死了，咱們送過去，還是奇功一件哩，又可順此引那兩個小子出來，咱們才可報了大仇！」

蕭秋水聽得心裏一涼：劍王就是屈寒山，屈寒山既然未死，唐方他們不知怎樣了。

而鍾無離、柳有孔，眼睛、鼻子乃傷于鐵星月、邱南顧之手，自然想引他們二人出來雪此大仇！

柳有孔想了想，道：「咱們就這樣捉他到七星巖見劍王嗎？」

鍾無離大笑道：「怕什麼？這是咱們的地頭！」

大笑中，鍾無離真一把手抓起他，一個箭步上了岸，在街市中就這樣大步地走着，街市上有人唏噓着，却沒有人插手來管。

柳有孔在後面笑着大聲道：「我這朋友，別的不好，就好喝點酒，現在爛醉如泥，隨地猛吐，污了大家的地方，請恕罪則個！」

這一番話下來，就算有人好奇想問，也紛紛捏着鼻子，讓出一條路來，生恐蕭秋水一個驚不住，會往他們衣服上吐！

× × ×

人就是這樣，要是「神州結義」的人，便一定不會這樣的。

鐵星月、邱南顧都不是這樣的人，唐

方雖是女子，但也有一顆俠心，左丘超然也不是這樣的人。

蕭秋水雖已看得出左丘超然本可即刻及時出手救助自己，但他並不因左丘超然這一次未出手救自己而否定了他：薄天義之一戰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纏着「鐵腕神魔」，此刻他還有命在麼？黃果飛瀑一役中，要不是左丘超然雙手制住沙千燈雙腿，蕭秋水恐怕早已死在飛刀之下了！

蕭秋水只記得他兄弟的恩惠：而他知道有時是會怯弱的，在胆儒時下的決定，不一定可以代表那人的品德與行為。

所以蕭秋水此刻雖然被擒，而且身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境，但他心中依然是一片光明。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個平凡、溫和的聲音，輕輕問道：「這人沒有醉，他是被點了穴道！」

× × ×

蕭秋水被點了穴道，又被餓了幾天，所以連抬頭的力氣也沒有，他突覺鍾無離停下來，而在他面前有一雙腳，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樸素的文士打扮。

這人居然一眼就看出蕭秋水沒有醉，只是被點了穴道！

× × ×

那溫和聲音又道：「兩位匆匆趕路，何不把此人穴道解開，不是可以更快？」

這聲音充滿和平、歡愉，令人聽了說不出的舒服，雖然沒有看到，等秋水也可以感覺到那人在微笑着說話。

鍾無離的聲音，却像是陰洞中吹入的寒風。

「開你何事？」

那人却失笑道：「的確不關我事。」

鍾無離切齒地怒叱道：「那你還不滾開？」

那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果然離開了一旁，平靜地道：「好，我離開。」

鍾無離才走了兩步，那人又道：「不過，你也要把人放開。」

鍾無離霍然回首，蕭秋水又看到那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的文士，只聽鍾無離怒道：「爲什麼？」

那人溫和地道：「他也是人，他一定不喜歡被人拎着走路，何況他有兩條腿，而且是年輕人。」這人彷彿又笑道：「想必閣下也不喜歡被人提着走路吧！」

蕭秋水如果不是穴道被點，真箇忍不住笑出來，只覺鍾無離恨得牙齒格格有聲，一字一句地道：「要不是我看你是個讀書人，」頓了頓，厲聲道：「我早要你橫屍當堂了！」

這人却依然平靜地地道：「閣下縱不把這青年放下來，至少也讓他有說話的機會。」

鍾無離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柳有孔却道：「就憑你？」

這人溫文地微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柳有孔自牙縫裏一個字一個字地逼了出來：「那你什麼意思？」

這人居然笑了出來：「我的意思很簡單，我說過了，你就放了此人吧。」

這一下可真把柳有孔、鍾無離氣得幾乎要跳起來，鍾無離氣得把蕭秋水一扔，

手擊中，按理說不死也得重傷，沒料左常生却出現在這裏，除了臉色出奇的蒼白外，一點也不像身受重創的樣子。

看來這左常生，肚子有一個大洞尚能活命，且練出駭人聽聞的奇技，確有其過人的生命力的。

蕭秋水看到他，便開始爲那「梁大俠」担心起來了。

他心裏倒是希望「梁大俠」快走，別惹這趟渾水，權力幫是不好惹的，他却忘了自己不但招惹了權力幫，而且命在旦夕之危。

單是左常生一人已够難應付了，他身旁的人，在身份氣派上，好像比左常生更大。

這人相貌堂堂，蕭秋水曾見過及會戰過不少權力幫的魔頭，包括溥天義、沙千燈、孔揚泰、華孤墳、左常生、康出漁、辛虎丘、閻鬼鬼、柳千變、屠浪、彭九、杜絕、余哭余、血影大師等，却無一人比得這人的聲勢。

「砰」地扔在地上，蹂躪道：「他在這裏，有本事，你來拿吧！」

蕭秋水跌在泥潭中，臀部卻撞在街道青石板上，一身疼痛，但因掉下去時是仰身的，所以也看清楚這人的臉。

還是黑布鞋、白布襪、青布衫，陽光迎臉照耀，那是一個平凡的人，平凡的臉，唇上兩撇鬍子，挺拔秀氣，嘴邊却有溫和的笑容。

他頭髮的文士巾，亦因這高要城中的輕風中而飄飛。

只聽這文士「啞」地道：「何必，何必要生那末大的火氣，何必耍弄人！」

鍾無離怒火中燒，忍無可忍，怒道：「看打！」

一拳就向這文士擡了過去！

那文士笑道：「不要打架！」說着也不知怎的，無離那一拳已打空。

鍾無離的臉色似有些變了，又打出一拳，這一拳，竟比第一拳快了兩倍，而且，更有力得多，拳頭所挾帶的風聲已够嚇人。

那文士還是那樣平靜地道：「請不要動手。」

鍾無離的拳又告打空。

鍾無離怒喝一聲，又一拳飛了出去，這一下，他臉色通紅，青筋凸露，顯然是用了十二成全力。

那文士淡淡地一笑，說道：「最好不要打架！」

「大王龍」盛江北，就是「權力幫」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的「神拳天魔」。

這十九神魔中，武功各異，有劍術高手，有兵器名家，也有腿上功夫，掌上修爲十分火候的殺手。

但正宗名門，各家各路都十分嫻熟，而且乃正統武林中數一數二的武功好手，就只盛江北一人而已。

盛江北原來也是黑白二道上，江湖綠林中好漢之一，後來因慕權力，繼而爲色所誘，晚節不保，投入權力幫中，一時因此而變成權力幫聚的武林同道，亦不知凡幾。

這開山碎石的一拳，也不知怎樣地，還是打了個空。

蕭秋水這才鬆了一口氣，知道這文士武功之高，非同小可，絕不在自己父親之下。

那文士却好似看出了蕭秋水的心事，笑道：「別担，他打不到我的。」

鍾無離這下可怒極了，大喝一聲，反手掣出一根尖棒，蕭秋水心裏一凜，正待警告，但又苦於說不出聲，只聽那文士「哦」了一聲，「原來閣下便是鍾單洞鍾無離先生，怎麼鼻尖少了一塊肉……」

這時只聽「啞」地一聲，鍾無離的尖棒已疾刺了出去，就在這時，柳有孔已潛到那文士背後，閃電般向那文士的「玉枕穴」和腰背刺出兩針。

這一下，蕭秋水真變了臉色，可是只見這文士身子一轉，真好像背後長了眼睛一般，兩針一刺，全部落空。

只聽這文士微嘆了一聲道：「怎麼出手這麼毒！」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更不打話，雙針一棒，全力出擊，片刻間不知已攻出多少棒，散出多少針！

可是那文士青衫飄飛，盡是閃躲，也未避過一招，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却是連他的衣衫也沾不上。

其實以鍾無離、柳有孔的武功，已不在蕭秋水之下，但這兩人出盡全力，也不能使文士還手一招，那文士飛閃騰挪，然而身子還是不離原位，蕭秋水這才發覺，此人的武功，恐怕還在「陰陽神劍」張臨意之上。

那一拳的聲勢，羣衆紛紛走避，唯恐自己惹禍上身，盛江北怪眼一翻道：「他不會武功，就不要說話！」

梁大俠嘴角牽了一個淡淡的微笑：「不會武功就不能說話，那天下人不是十之八九都成了啞巴！」

盛江北一雙怒目瞪住梁大俠，道：「你要爲這人出頭。」

梁大俠拂了拂腰間的刀鞘，慢條斯理的道：「出頭不敢當，你只要也掉四顆門牙，那此事就算了。」

這一句話，盛江北簡直跳了起來，吼道：「免崽子，有種你來敲我的門牙！」

梁大俠却平靜地笑道：「我不是牙醫，也不是冤子，」梁大俠依然溫和地道：「只要盛老師答應以後不要隨便敲掉別人的牙齒，這個歉我就代你向那位朋友致意就是了。」

因爲梁大俠的說話時，用手拂了拂刀鞘，蕭秋水才注意到梁大俠腰間繫有一柄刀。

一柄平凡無奇的刀。

就像梁大俠的人一樣。

這刀絲毫沒有殺氣，套在鞘裏，溫和得就像坊間的一把尺。

梁大俠的人也絲毫沒有殺氣。

只是梁大俠是誰呢……蕭秋水想：如果「梁大俠」就是名震廣東，與「威鎮陽朔」屈塞山齊名的「氣吞丹霞」梁斗，那末梁斗的爲人，會不會好似屈塞山一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呢……

蕭秋水很疑惑，他不知道。

鍾無離、柳有孔兩人飛、刺、戮、點，出盡法寶，但始終沾不着那文士的邊！

就這樣打了好一會，鍾無離、柳有孔臉都漲紅了，氣呼呼的，觀衆也圍了一大羣，正比手劃腳，那文士笑道：「好了吧，我們又不是賣藥的，又不是耍猴戲給人看！」

高要鎮的人們像對這文士十分之熟，又十分親切，其中一名諸賈模樣的老年人也道：「要技藝也輪不到你們要啊？」

另一名員外樣子的中年人道：「在梁大俠面前練武功，班門弄斧啦！」

蕭秋水聽得一震，啊！梁大俠？難道就在這時，突然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鍾無離、柳有孔二人原來殺得狠命，又不能下台，正死纏爛打，但這人一聲斷喝，兩人竟都乖乖的住了手。

蕭秋水一看，一顆心又往下沉。

來的人有兩個，蕭秋水一眼就認出左邊的人——

這人不是誰，却正是權力幫的「二洞神魔」左常生！

左常生，就是奉權力幫李沉舟之命攻打沈花蕭家的主將。

要不是有左常生，朱俠武也不會身受重傷了。

但是劍廠前之一役，朱俠武雖受傷，左常生也給朱俠武「雙鋒貫耳」的一雙鐵

但他生平首次見到，這文士會爲了一個路人被打掉的四隻門牙，不惜開罪名震黑白二道的「大王龍」盛江北！

盛江北簡直暴怒若狂，他橫行江湖近二十年，的確未聽說過只打脫一個無足輕重的尋常人的四顆門牙都不可以的事。

他生平打人，無需問過什麼人來，他曾把一個人打得嘴裏連一隻牙齒也沒有，左臂折斷，右手五指全拗碎，連腳骨也踢歪，他揪起那人問有沒有打錯，那人反而還感謝他沒有下殺手。

而今……

盛江北雖明明聽到左常生暗示要忍，但他還是衝了過去。

他決定不管一切，也要教訓此人。

就算，「劍王」怪罪下來，他也不會了！

盛江北一衝近去，一抬手，就是正宗外家「崩步拳」，脚步是「鼠跳」，手走「疊肘」，完全是高手近身必殺的搏擊之招法。

梁大俠神色一變，身如穿花蝴蝶，竟也是剛柔並濟，長短互用的「梅花拳」路數，以「獻桃」式破手，「滾膀」式壓腿，盛江北完全無法攻進去。

就在這時，盛江北的拳路變了。

盛江北用正宗螳螂拳術，輔以大番車之番車手與鞭鞭捶，時而「左右獻桃」，時而「引針腰斬」，真是步步殺着，咄咄逼人。

梁大俠微微一笑，「梅花拳」式一急

W66

梁大俠却笑了一笑，一語道出此人的身份：「盛老拳師，橫震兩湖，今日怎也有這個空閑，到廣東吃風來着？還是權力幫公務在身，要勞盛老拳師駕？」

「盛老拳師」？「大王龍」盛江北！

盛江北仰天大笑，笑聲如雷，加上他



——古深沒有來雖不知道，但屈寒山立意把自己殺以滅口倒是真的。

屈寒山就是「權力幫」之「劍王」！然而蕭秋水却叫不出。

大俠梁斗却已走了。

大俠梁斗走了。  
屈寒山好似暗中鬆了一口氣，臉色也沒剛才從容，這時街上的人，因怕打殺波及自己，所以早走避一空，屈寒山一揚袖，便已解了盛江北的穴道。

盛江北一旦能脫，飛跳起來，怒道：

「你——！」

左常生却及時按捺住他，低聲道：「

老盛，你這樣，不怕『家法』麼？」

左常生這「家法」二字一出口，盛江北便立即靜下來，屈寒山目光閃動，怒道：「差點給你惹了大事！梁斗的武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敢惹你，你嫌命長是不是？」

盛江北低下頭去，拳頭却緊握，顯然很不服氣，屈寒山冷哼一聲繼續說：「幫主還要收攏他這等人物，是開罪不得的。而今之計，還是快做了這蕭秋水，以免夜長夢多。」

左常生却道：「只是殺了蕭秋水，又如何向梁斗交代呢？」

屈寒山冷笑道：「我們殺了他後往太

## 田野大郎空手接箭

嚴霜

日本人醉心於中國功夫，有些人全力研究中國古時遺下來的武功，頗有成就，而且當眾表演，還在電視台的小銀幕上出鏡，最成功的一個武士，就是田野大郎，看過他表演中國功夫那些人，讚不絕口，認為現時除他之外，沒有人能做到的，不過，其中有一部份是有些人能够做到的，但空手接箭這一招，恐怕在亞洲地區除他之外，沒有人能做這種驚人的表演了。

他在二千二百名觀眾的面前，站定腳，而對着射箭的武士，這個人距離他八十碼，大喝一聲，引弓放箭，那一枝箭向他的胸部射過來，突然看見他側身一閃，就一手抓住那一枝箭的

中間，能够閃身避開，不足為奇，奇就奇在他的確一手抓住那一枝箭。

沒有人能够用眼睛看得那麼遠，計算得這麼準確，而且有胆公開表演的，例如他的右手伸出去，太過快，可能一箭射穿他的掌心，反之，遲了半秒，那枝箭就落空了，那樣子表演就會使他丟臉，看來他確是有百份之百把握做出這種表演的，記者向他查問如何能够做到這麼準確空手接箭，他笑着說：「你也可以做到的，問題是你肯不肯把六七年的時間放在這一招上面。」

「就算有六七年的時間苦練，扔是沒有把握的，相信你大概有一種練

是在馬戲班看見空中飛人的節目而想起這種表演的，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在時間方面計算得準確。」

事實上田野大郎除了空手接箭之外，還可以空手射箭，他所射出的箭跟普通用來射出的箭完全相同，看來很難令人相信，但這是事實，初時他把沉重的鉛灌在空心的箭頭上面，使它沉重一點，飛擲過去，有如飛出一枚飛鏢，不過，時間拖長了，他逐漸把灌鉛的重量減少，到了最後，他就能够把沒有鉛的箭拋擲，而且可以射中五十碼之遠的箭靶正中紅心。

他做出空手接箭及空手射箭這兩招的時候，觀眾十分驚奇，就算是在銀幕上面看到這種驚人的表演，也覺得驚異，看來他有資格稱做箭王了，不過，他除了對箭術發生興趣之外，還對各種暗器落過苦功研究一番，有些暗器他表演得非常出色，包括了僅有一寸長的鐵條，那些鐵條比較一般鋼針粗壯許多，而且沒有針頭，只是很細的一條鐵而已，他把這種鐵條御在口裏，放在舌頭之下，跟別人交談之際，絲毫破綻也看不出來，根本上它不會影响到他的口，譬如叫他表演，他張開了口，驀然吐出鐵條，一寸長的鐵條能够在距離十六呎遠的一處，插中木板，那塊板上面繪着人頭，它是正面的，他把口中啣着的六枝鐵條，分別飛射出來，插中人頭上面最重要的部位，包括了一雙眼，鼻與

河一扔，誰知道他死了？日後要是聽到他有什麼消息，亦可說是我們這件事之後方才碰上的，梁斗怎麼都不會懷疑到我們身上來。」目光一寒，又向盛江北厲聲道：「剛才我打你，其實是救你，要是梁斗真箇要出手，你還有命在？」

盛江北忍不住道：「我們幾人，加上您老，也不見得鬥不過梁斗！」

左常生喝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實以屈劍王，武功自是在他之上，只不過還未到出手的時機罷了。」

奉承的話自是人人愛聽的，縱然喜怒不形於色的屈寒山也不禁略有得意，道：「要殺梁斗，的確不難，但幫主未有明令

武方法，是也不是呢？」

田野大郎點頭微笑，當然他不會把這種秘密透露，不過，作為射箭的武士松本三郎，他經常喝醉，記者先圍着他，請他喝了又喝，使他醉後查探秘密，於是把這種秘密揭開，田野大郎能够空手接箭是跟他的助手串好的，當那個助手大喝一聲跟着發射的時候，他非常冷靜，聽到這一聲大喝，立刻在心裏計算，從一數到六，等於三秒鐘，便即伸手一抓，同時身型略為移動，那就剛剛抓到這一枝箭的中間，當然不是空口說說就能做得到的，他的確花了六七年的時間去練它。這種本事，正如馬戲班空中飛人，打了一個筋斗再跌下來，下面的人剛剛飛上去，那雙手能够接住他的手。

松本三郎補充一句：田野大郎就

在四呎過吹氣傷害對方的眼，那就用武器搏鬥，仍是有用的。

他現時仍然未能做到吹氣傷人的最高境界，他只是知道有這一種功夫，至於中國古時劍客所說的飛劍傷人，關於這點，他亦有解釋，而且他在這方面能够做得到的，可謂一件奇事。

他這樣說：「澳洲土人慣了使用一種叫做曲尺的飛木，憑着那一塊較彎的木，可以離空半羣，不必用狗也能管半羣，這種飛木如果不是由木頭製成，而是用鋼鐵鑄造，其中向外的邊緣鋒利無比的，有如刀劍，那就可能以把它飛出去，割斷一個人的頸子，那一柄彎鐵乃可飛回原處，只是不敢伸出把它接住而已，等候它落地，然後檢起來，亦未為遲，憑着這一套絕招，便有一部份劍術特別精熟的人，能够在很遠的地方殺人。」

田野大郎曾經做過這一種精彩的表演，不過那種表演只是在四十呎之內可以做到，當然他不是用飛鐵殺人，但却能够殺狗殺馬，他認為繼續苦練，可能有一天伸展到一個直徑一百呎的圓圈之內飛出這種武器，把活生生的動物殺死。

田野大郎並非擅長輕功那一類，他知道的中國功夫就是上述那些，當然他還擅長空手道，柔道之類的日本功夫，現時在東京武林當中，他算是獨創一格的，因為他在銀幕上多次出現過，有許多觀眾認識他。

，貿然行事，總是不妥。」

在一旁一直靜靜的康刿生忽道：「要殺蕭秋水，倒不必勞諸位動手，他跟我私仇，我來動手便是。」

蕭秋水幾乎被他氣炸了。康刿生在浣花蕭家臥底，與康出漁獵殺多人，而蕭秋水等尚放其一馬，而今他却生恐蕭秋水不死！

康刿生走近蕭秋水身邊，緩緩拔出長劍，冷冷地道：「蕭秋水，你可怨不得我，是你不殺我的，我要殺你了。」

慢慢舉起了長劍，屈寒山忽然想起一件事，即道：「慢着，要先把杜月山的劍譜逼供出來，再殺不遲！」

這時忽聽一個聲音厲喊道：「是誰殺我老四？」

屈寒山眉頭一皺，說道：「是長江四棍？」

鍾無離悄聲道：「我們在這幾人船上搜出蕭秋水，當時他們其中一人在，背後還藏有尖刀，所以我們兄弟合力把他給殺了。」

屈寒山冷笑道：「反正朱老傢伙的手下都該殺。」

這時三人已然衝近，正是撈到蕭秋水的常無奇，孟東林，宇文棟。

康刿生目光閃動，道：「只是蕭秋水怎會和朱老傢伙是一夥？」

但這時已無及細想，宇文棟怒叱道：「是誰暗殺我四弟的？有種的站出來！」

屈寒山向左常生等沉聲道：「這裏我來應付，你們抓他先到七星巖的王龍亭去，我會到那兒找你們，記住要取得杜月山的劍譜！」

左常生疾道：「是！」

一手揪起蕭秋水就走，孟東林一揮長棍，瞪目怒叱：「想走！」

屈寒山一長身，已攔在三人面前，大笑道：「有我陪你們就夠了。」

蕭秋水被左常生揪着奔行，只覺眼前景物飛逝，耳邊風呼呼作響，不消一刻，已到了七星巖。

七星巖離高要不過四里多，東、南、西方為近七千畝水面的七星湖所圍繞，北面即巍峨之北嶺山，兼有「桂林之山，杭州之水」的勝色。

七星巖是七座大小不同、儀容各殊的石巖。有閨風、屏風、石室、天柱、蟾蜍、仙掌六峯屏列，勢如貫珠，阿坡岩則橫峙其背，有如北斗星座，故名「七星」。阿坡巖離七星湖有段距離，七星湖迂迴曲折，縱貫南北，橫鎮東西，蜿蜒二十多里的湖心堤，湖畔巖間星羅棋布有亭、台、樓、閣、宮、殿、軒、館，其中以王龍亭、水月宮、桂花軒、天柱閣、七星橋為著。

左常生等一行人到了湖光山色的王龍亭，左常生把蕭秋水重重一扔，向其他幾人道：「我們就在這裏等『劍王』吧。聽說待會兒『血影』、『獅公』、『虎婆』也會來。」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盧  
文圖  
皇令

## 神捕世家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秋霞被父母所逼，正要嫁給御史的兒子方世寶，北宮琦設法要救鐵秋霞，一日，正在天壇附近徘徊，小玉出現在旁並邀他加入復漢會，北宮琦探清復漢會是個反清復明的組織，就欣然答應了，而北宮琦又要小玉幫忙設法營救鐵秋霞，鐵秋霞答應了，並由復漢會派人把方世寶關了，但此刻北宮琦和小玉的處境也危險了，神捕世家也料方世寶的不幸，定和北宮琦有關，因此，到處繪影圖形要緝拿他們，北宮琦在北途中找到擅長易容的老藝人，學到易容術，才能一路平安北上。

## 巧施苦肉計 拚身擒巨惡

這一陣說算是他的收穫，離開喜鵲齋後他却猶疑起來了。

現在去那裏？

院西大街，海棠春，還是回家？

他一時拿不定主意，腳下却在信步而行，及聽到一聲「大爺請」他才知自己已經走到海棠春來了。

「好吧，既來之則安之。」他心裏如此一想，也就坦然舉步跨了進去。

海棠春沒有變，笑臉迎人的還是那位老鴿子。

「大爺稀客，你請坐。」

「多謝。」

「大爺好像是初來——」

「不錯。」

「那不要緊，咱們這兒的姑娘個個似天仙，包管能叫大爺滿意。」

「不，我是慕名而來。」

「哦，是那姑娘？」

「秀秀。」

「大爺真會挑選，秀秀是咱們這兒的。」

北宮琦說道：「莫非武知府已經調任了？」

小鎮子道：「你忘記兩句話了，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就算武知府已經調任，知府衙門也應該住有官眷，何況我還見到侍書拂塵。」

北宮琦道：「這的確有點古怪，走，咱們再去府衙的後院瞧瞧。」

小鎮子道：「好的。」

他們領上屋門，向府衙聯袂急馳，片刻之後，府衙的後院已然在望。

小鎮子忽然輕叫一聲道：「相公！你瞧。」

北宮琦已經瞧到了，是兩條人影由後院躍入府衙。

那兩人與他們相距約莫二十餘丈，在淡月疏星之下，好像是一男一女。

他們身形頗為巧快，丈許高矮的院牆，就像跨越門檻那麼容易。

難道他們是武碧珠及袁玉成？

北宮琦略作遲疑，道：「鎮子！咱們要小心一點，最好不要打草驚蛇。」

小鎮子道：「我知道。」

他們躍過院牆，像落葉一般的輕巧，按說是不應該有什麼問題的，但他們只不過剛剛腳踏實地，一聲冷哼就由丈外樹蔭之下傳了過來。

「兩位的大膽倒是不小，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樹蔭下走出一男一女，男的濃眉大眼，約莫四旬上下，穿着一身灰色長衫，神情顯得十分冷肅。

女的一身雪白，是一個花信年華的姑娘，一對水汪汪的眸子，在北宮琦夫婦身上不停的打轉。

這一雙男女必然就是適才躍入院牆的兩個，人家早已發現了他們，所以才在樹蔭之下守候。

北宮琦只是微微呆了一下，立即雙拳一抱道：「這兒是府衙衙門的後院，看來……咳，咱們夫婦是誤會了。」

灰衣漢子說道：「誤會？這話怎麼說的？」

北宮琦道：「咱們夫婦路經此地，見兩位拾正路而不由……」

灰衣漢子叱喝道：「咱們怎麼走法你管得着麼？」

北宮琦道：「閣下此言差矣，武大人是濟南的知府，愚夫婦是武大人轄下的子民，咱們眼見兩位在夜深人靜之時，越牆進入府衙的後院，如果咱們易地而處，不知兩位是怎樣一個想法？」

灰衣漢子一呆道：「這個……」

白衣姑娘輕俏的一笑道：「這麼說來兩位的確是誤會了，咱們是武碧珠小姐的同門，兩位如是不信，不妨隨咱們去見碧珠小姐。」

北宮琦道：「那倒不必，妹子，咱們走。」

語音一落，身形就原地拔了起來，一閃之間就已越過院牆。

他倆放步一陣急奔，在確定無人跟踪，才逐漸放緩了步伐。

小鎮子櫻唇一噙道：「那兩人好陰損，要是依我，非給他們一點教訓不可。」

不管怎樣，這是一件罕見的事例，必須將它弄個水落石出。

他思忖之間已經到達秀秀的閨房，春花挑起簾，道：「大爺請。」

北宮琦舉步跨進房中，一名身着水紅洒花衣裙的姑娘迎了上來，道：「賤妾秀秀見過大爺。」

北宮琦微微一怔，道：「姑娘就是秀秀？」

秀秀淡淡一笑道：「莫非大爺還認識另外一個秀秀？」

北宮琦道：「如果海棠春還有另外一個秀秀，在下也不想再見她了。」

秀秀道：「為什麼？」

北宮琦道：「人貴知足，有姑娘這麼一個天仙般的人兒相陪，我已經心滿意足了，縱使當真還有一個秀秀，我也不屑一顧。」

秀秀嫣然一笑道：「大爺真會說話，不管怎樣賤妾總是高興的，快請坐，小荷花快獻茶。」

北宮琦就坐之後，才仔細打量這位秀秀姑娘。

圓圓的臉兒，細皮白肉的，配上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珠，小鼻子一皺一皺的，顯得俏皮已極。

她不能算最美，但混身上下都有一股說不出浪勁，這種女人當得是人間尤物。

如若將她跟小玉或武碧珠相比……

不，這是不比較的，一個女人的美麗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她的內涵。

像秀秀，她是沒有內涵的，那種眉挑目語，滿身風騷的形象，說明她實實在在

只是一個迎新送舊的神女而已。

北宮琦並不是真正的嫖客，這種女人他也不曾欣賞，因而只是稍作留連，也就辭了出來。

回到居處，小鎮子正在眼巴巴的等着他。

「辛苦了，相公，只怕也餓了吧，咱們邊吃邊聊。」

「好的。」

北宮琦將何拐子的一切告訴了她，小鎮子道：「能有這點收穫也算不錯了，你有沒有去找秀秀？」

北宮琦心頭一跳，神色上却絲毫不變的道：「秀秀，你是說武碧珠？」

小鎮子道：「不錯，如果你去一趟海棠春就見到她了。」

北宮琦道：「聽你的口吻，好像知道武碧珠還在海棠春，莫非妳已經去過？」

小鎮子道：「我沒有去海棠春，却去了一趟府衙衙門。」

北宮琦道：「哦，妳發現了甚麼？」

小鎮子道：「除了侍書拂塵等四名丫頭，什麼都沒有發現。」

北宮琦道：「也沒有瞧到武碧珠？」

小鎮子道：「不錯，所以我說你如果去過海棠春就可以見到她了。」

北宮琦自然去過海棠春，他却不敢抖露出來，因為小鎮子是一個醋罈子，說出來了必然會惹她不快。

因而淡淡一笑道：「那也不見得，她不在府衙不見得就是去了海棠春，那袁玉成呢？妳有沒有瞧到？」

小鎮子道：「沒有，連武知府也不在



佛寺如何？」

北宮琦道：「好的，明早見。」

回到客房，小鎖子將身往床上一拋，同時櫻唇一噙道：「相公！明天我不想去了。」

北宮琦一怔道：「爲什麼？鎖子。」  
小鎖子道：「此人的雙目光十分可怕，有時候他避着你瞧我一眼，會射出令人毛髮悚然像野獸一般的光輝，我還要裝着笑臉，此種滋味實在不太好受。」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這些我都知道，他並沒有逃過我的觀察，忍耐一點，鎖子，我想三五天內咱們會有收穫的。」  
小鎖子嘆了一口氣道：「好吧。」  
她的心情不算太好，但仍爬起床來伺候北宮琦，她是一個可愛的女人，也是一個賢淑的妻子。

翌晨天色剛剛破曉，房門上便傳來何拐子的呼喚之聲，北宮琦夫婦雖是好夢正酣，仍然被他吵醒過來。

「是何兄麼？請等等，小弟這就來給你開門。」

「不必了，在下有事要遠行，只怕要十天半月才能回來，千佛寺之遊不能奉陪了，實在抱歉得很。」

「這不要緊，咱們短時間還不會離開濟南，希望何兄早去早回，一路平安。」

「多謝，告辭了。」

何拐子忽然走了，不能不使北宮琦夫婦感到意外，他們沉吟半晌，小鎖子終於呼出了一口大氣。

北宮琦微微一笑道：「你的心理負擔太重了，鎖子，如果何拐子敢有過份的言

行，咱們可以立即教訓他，何必如此担

北宮琦道：「府台衙門，妳不認爲那

是一個有問題的所在？」

小鎖子道：「不錯，我一直在想開闢那兩個陰損的傢伙。」

北宮琦道：「妳是說那晚在府衙後院，躲在樹下等候咱們的那對男女？」

小鎖子道：「除了他們還會有誰？那女人說他們是武碧珠的同門，我看不會那麼簡單。」

北宮琦道：「那是當然，如果他們當真是武碧珠的同門，爲甚麼要鬼鬼祟祟的越牆而入？」

小鎖子道：「啊，相公，咱們當時不該一走了之的，如果他們是要對武家不利……」

北宮琦道：「這倒不會，妳忘記做賊心虛這句話了，如果他們是外來的賊人，必然不敢現身跟咱們說話。」

小鎖子道：「對，相公，咱們必須二更以後才能前往，現在先養養精神吧。」

二更以後，北宮琦夫婦由居處直趨永綏門，越過城牆後逕向府衙急馳，他們像兩隻輕煙，一路並未遇到半點阻撓。

他們由前衙進入，剛剛穿過花廳，北宮琦忽然一把抓住小鎖子的玉手，兩人閃身躲到一柱圓柱之後。

待他們藏好身形，北宮琦以傳音對小鎖子道：「鎖子，情形似乎有點不對！」

小鎖子道：「不錯，府衙戒備如此之嚴，倒是少見得很。」

北宮琦道：「妳對那些巡邏者有什麼看法？」

小鎖子道：「他們不是差役，好像都是武林中人。」

北宮琦道：「不錯，所以我們的行動要特別小心。」

他們略作打量之後，再度騰身而起，避過不少明暗哨卡，終於闖到中心地帶。

這兒是內衙，只要穿過一條走廊就是武碧珠的住處了。

內衙有一間書房，是知府日常起居之處，除了侍候知府的僮僕，一般閒雜之人是不容許到這裏來的。

現在夜色已如此之深，書房之內依然是燈火輝煌，莫非知府大人遇到疑難，在秉燭參詳案卷不成？

不，那決不是知府大人在參詳案卷。因爲裏面絕對不只一個人，他們似乎在爭論着甚麼。

書房之外警衛森嚴，除了四名往返巡行的勁裝武士，門外還立兩名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

小鎖子柳眉一皺道：「怎麼辦？相公，書房中可能在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只是咱們除了硬闖，將不可能接近那書房。」

北宮琦道：「不必硬闖，咱們到後面去瞧瞧。」

後面住的是武碧珠及袁玉成，就算他們不在，還有侍書拂塵等幾名婢女，只要找到她們，必然可以問出一點內容。

於是他們悄悄離開，來到府台衙門的官眷宿舍。

舊地重遊，景物依舊，北宮琦的心情却大大的不同了，此地也有戒備，兩名手捧長刀的黑衣武士在官舍之前，不斷巡邏

這兩對男女，北宮琦夫婦全都認識。一對是袁玉成及拂塵，雖他們那勾肩搭背的親暱之狀，就知道拂塵已由丫頭昇格成爲袁少奶奶了。

另一對北宮琦不知道他們是何許人物，但日前被人家在台衙後院堵回來的，就是這雙男女。

日前夜色不明，他們又立在樹蔭之下，形像雖是可以辨認，却不能瞧得真切！今晚月色很好，他們又一逕來到假山之旁，因而北宮琦夫婦將他們瞧得明明白白。

男的相貌頗爲威猛，還有一個鷹鉤鼻子，雙目開闔之間，閃出迫人心魄的神光，其內力之高只怕已達爐火純青的境界。

此人約莫四十出頭，穿着一身灰色長衫，舉止之間，顯得瀟灑不凡。

女人約莫三十上下，穿着一套白色衣裙，她的容貌不能算美，却生得一身媚骨，滿臉風韻。

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女人，能够不被她俘擄的男人只怕不多。

這一對北宮琦不認識的男女，小鎖子却頗爲熟悉，她不敢發出任何音響，只以傳音對北宮琦道：「相公，穿灰衣的男子是神捕世家的三少爺鐵秋寧，那女人名叫何瑤仙，在江湖上名聲狼藉，別人送給她一個何仙姑的雅號。」

北宮琦嘆息一聲道：「鐵門爲虎作倀，看來是不會假的了，唉……」

世上趨炎附勢的人太多了，沒有甚麼好惋惜的，北宮琦的慨嘆，只是可憐鐵秋寧而已。

此時鐵秋寧腳下一窒，回頭對跟在身

何拐子道：「煩？煩！我對任何事都會煩，只有兩件事不會。」

武碧珠道：「我知道，一件是玩女人，另一件是殺人。」

何拐子笑道：「我的嗜好不多——」

玩女人是嗜好，殺人也是嗜好，何拐子殺人之多由這句話可以猜出一點端倪。

武碧珠似乎很欣賞何拐子的態度，媚眼一拋，嬌聲道：「燕大哥，明天到開封，你又可以殺人了，不過開封的女人很髒，你要是弄出毛病回來休想我再理你！」

武碧珠這聲燕大哥，使得北宮琦心頭一凜。

何拐子原來姓燕，鐵板快書只是身份掩護及化名而已。他爲什麼要以說書作掩護？濟南如此之大，他又有官方作後台，那個地方他不能待？

也許他是一個怪人，怪人是不以常理來衡量的。他的確是一個怪人，分明他們雙方都已挑起熊熊烈火，何拐子却不願去武碧珠的閨房。

「燕大哥，抱我去……我房裏……」  
「不，碧珠，妳不是不知道，我幾時在衙門裏住過的？」

「那……子青，咱們去你客房……」  
這一聲「子青」叫得北宮琦夫婦心頭一驚，他們互相瞟了一眼，兩人的眉峯同時輕輕一皺。

絕情殺手燕子青，是一個六親不認的絕代兇人，武功之高，已達到莫測高深的境界。

估不到他就是何拐子。

估不到他已然投效滿清，爲虎作倀。

北宮琦此時已下定決心，無論冒多大的危險必須除去此人！

他心念雖在轉動，耳目却没有離開前面的一雙男女，只聽得絕情殺手燕子青嚶了一聲道：「不，咱們去海棠春。」

武碧珠櫻唇一噙道：「子青，你不是是有點過份了？我好歹也是知府的千金，你一定要將我當做妓女來糟蹋麼？」

燕子青冷哼一聲道：「這話妳說得太遲了，當初我要妳去海棠春做妓女之時妳就該反對，現在麼，妳已經是妓女了，大爺也嫌過妳無數次，怎麼，妳倒擺起大小姐的架子來了。」

武碧珠面色一變，無限委屈的道：「子青，爲人不要太絕，不錯，我是到海棠春做妓女，可是我只要接你一位客人，而且我不惜犧牲自己來順從你，全是爲了愛你，想不到你竟然當真將我當作妓女，說出這些沒有良心的話來。」

燕子青粗魯的哼了一聲道：「我不要聽這些，妳到底去是不去？」

武碧珠道：「別兇嘛，我去就是。」

燕子青不再說甚麼，長身而起，逕向後院院牆走去，然後腳下輕輕一點，就已越牆而出，武碧珠也亦步亦趨的跟出去。

瞧到適才的一幕，北宮琦總算明白武碧珠自甘墮落的原因了，她當妓女不是爲了偵察小玉，是爲了迎合絕情殺手燕子青的變態心理。

一聲輕吁，北宮琦準備立起身形，但小鎖子却拉了他一把道：「別動，又有人來了。」

的確又有人來了，而且是兩雙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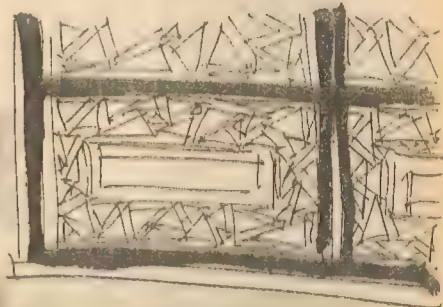
此時鐵秋寧腳下一窒，回頭對跟在身

已被解開，兩人色胆之大，使得北宮琦夫婦大爲駭異。

良久，武碧珠推開何拐子的雙手，掩上胸衣，跟着櫻唇一噙道：「一天到晚纏着人，像個饞貓似的，你煩不煩？」



## 劍歸何處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在石榴嶺擊敗了白衣秀士之後，便回到故鄉蘇州城，眼見舊居已變廢墟，正傷感沉思間，忽見一藍衣人前來，告知南丹青，他的親父仇人就是飛龍幫幫主龍長嘯，南丹青聽了很興奮，但康琬婉要他提防中人奸計，南丹青執意要找飛龍幫幫主，康琬婉只好留在蘇州等他……南丹青乘船往西湖庭山，找到飛龍幫總壇，闖過幾道險關之後，來到了一會賓樓，由樓下要上三樓，則須經過一道刀梯，南丹青知道，這是在考驗來訪客人的一種佈置，若沒有非常輕功和氣功，那是無法上得樓的……

## 移職圖嫁禍

## 美夢竟成空

中年人笑道：「南少俠若嫌不方便，不脫也可以。」

他一邊說，一邊已先脫下鞋子，當下就光着腳板一腳一腳的登上去！

看他登刀梯的姿態好輕快自然，南丹青心中甚是佩服，暗忖道：「看來這飛龍幫真是藏龍臥虎之地，着實不可輕侮！」

當下，他也脫下鞋子，光着雙腳隨後而上，他的氣功和輕功也有相當深厚的造詣，這種刀梯雖極驚險，還難不倒他。

中年人顯然有意與他比耐力，故意一腳一腳慢慢的往上登，每踏上一把刀梯就要停頓一下，口中還喃喃吟着：「噫！吁！噓！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鳥，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乃與秦塞通人烟……」

像個老學究，一步一吟，一直到把一首「蜀道難」唸完，才登上三樓。

三樓上是一間寬敞而清雅的客廳。此刻，應上坐着另一個華服中年人。他個子高高瘦瘦，相貌頗為英俊，只可惜生長着一對蛇目，令人對他生不起好

感。

他見中年人領着南丹青上樓來，連忙起身相迎，哈哈大笑道：「南少俠好功夫！敝幫創建至今，你是第一位登上會賓樓的客人！」

南丹青以為他就是飛龍幫的幫主龍長嘯，便向他拱手一揖道：「龍幫主誇獎了，雕蟲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這話，多少含有諷刺之意。那華服中年人忙道：「南少俠錯了，在下不是龍長嘯。」

南丹青一怔道：「哦，那麼，龍幫主呢？」

華服中年人一指他身邊的中年人笑道：「他才是龍幫主！」

南丹青一直以爲中年人是個「師爺」人物，聽了這話，才恍然大悟，當下回對龍長嘯一笑道：「龍幫主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雲龍三現爪龍長嘯哈哈一笑，一伸手指道：「南少俠請坐！」

南丹青走上一個座位前，沒有立刻坐

下，目注華服中年人，說道：「那麼這位是……」

龍長嘯道：「他叫藍天星，是我拜弟，也是敝幫副幫主。」

南丹青拱手道：「幸會。」

藍天星還禮道：「南少俠請坐。」

三人分賓主坐下後，隨有美婢奉上茶點，在招待方面，倒沒有失禮之處。

龍長嘯含笑注視南丹青好一會，才開口道：「聽說南少俠是一代劍術名家修熊的高足？」

南丹青點頭。

龍長嘯微笑道：「前幾天，聽說南少俠兩度擊敗『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神技驚世，強敵臣服，可惜龍某人未能恭逢其盛，一睹南少俠絕世劍藝，遺憾之至。」

南丹青面無表情：「好說。」

龍長嘯道：「但不知南少俠今日駕臨敝幫有何賜教？」

南丹青說道：「龍幫主，請恕在下先賣個關子，也請先接受在下的一個不情之求……」

龍長嘯道：「南少俠有話請說，不必客氣。」

南丹青道：「龍幫主可否帶在下去看你的臥房？」

龍長嘯一怔道：「看龍某人臥房？」

南丹青道：「是的。」

龍長嘯滿面困惑道：「看龍某人的臥房何爲？」

南丹青道：「看過後，自當奉告。」

龍長嘯眉頭皺了起來。

，你這個要求太過份了吧？」

南丹青以平靜的口氣道：「是的，得罪之處，當於事後致歉！」

藍天星愕然道：「臥房乃個人之私室，你要看敝幫主之臥房，總得先說理由出來！」

南丹青仍以平靜的口氣道：「本當如此，但此事十分重要，故須等看過之後，在下才能說明理由。」

他轉對龍長嘯道：「龍幫主肯答應在下這個要求麼？」

龍長嘯沉吟良久，才開口道：「好，請跟龍某人下樓！」

說着，站了起來。

藍天星跟着站起，憤憤不平地道：「大哥，他這是無理要求，你沒有接受的必要呀！」

龍長嘯笑了笑，道：「南少俠提出這個古怪的要求，必有其重大的理由，反正我的臥房沒有甚麼不可讓人看的，讓他看看何妨？」

於是，三人沿刀梯下樓，在樓下穿上鞋子，龍長嘯即領着南丹青走出會賓樓，往堡中行來。

一路來到內院，進入一間寬敞精緻的臥房，龍長嘯一指整個臥房道：「這就是龍某人的臥房，南少俠要看的是甚麼？」

南丹青視線一掃全房，立刻發現一座衣櫥上放着一個鐵箱，當即舉手一指那口鐵箱道：「在下要看的是那口鐵箱，龍幫主請拿下打開讓在下看看如何？」

龍長嘯笑道：「那口鐵箱中沒有甚麼貴重之物，只是幾件龍某人棄置不用的暗

器而已。」

南丹青道：「就請讓在下看一眼，如果裏面沒有在下所想像之物，當向龍幫主賠罪。」

龍長嘯點頭稱善，立刻走過去，伸手抱下那口鐵箱，放在地上！

藍天星見幫主事事順從，心中似甚不平，忍不住又道：「大哥請三思，這可能是一項陰謀！」

龍長嘯笑着道：「不，箱中的一些暗器，我從未用以殺人，他要看看，就讓他看看吧！」

他又走去衣櫥，伸手入內取出一串鑰匙，用其中一把打開鐵箱銅鎖，將箱蓋揭開。

一眼望入，箱中放着滿滿的各種暗器，有帶衣鏢、鐵鞭、金錢鏢、柳葉刀等等，就只有沒有甚麼魚劍！

南丹青面上一陣發熱，覺得上了那藍衣人的惡當了，不過他仍不死心，當下問道：「可以讓在下翻一翻麼？」

龍長嘯道：「不必翻，龍某人整個倒出來讓你看看！」

伸手一掀鐵箱，一聲嘩啦，整箱的暗器已全倒在地上。

這時，一柄鯊魚劍出現了！

南丹青面上不再發熱了，他拿起那柄鯊魚劍，轉對龍長嘯問道：「龍幫主以前使用這種武器麼？」

龍長嘯表情一片錯愕，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失聲道：「奇怪，那來的這把鯊魚劍呀？」

藍天星愕然道：「大哥以前沒使用這

種武器？」

龍長嘯臉色變得很難看，搖頭道：「沒有，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這種武器，也從未擁有過這種武器，我不知道這把鯊魚劍是怎麼來的？」

他表現得很憤怒激動，給人的感覺是他被栽贓了。

南丹青冷笑道：「龍幫主，在下要看的的就是這柄鯊魚劍，有人告訴我你以前使用過鯊魚劍，後來改用『飛龍神爪』之後，便將此劍收藏在這口鐵箱中，我本來不大敢相信，現在不得不相信了。」

龍長嘯激動地道：「誰告訴你的？」

南丹青道：「你的一位部下。」

龍長嘯追問道：「誰？」

南丹青道：「我不認識，他說他已離開了貴幫，但因怕你不肯放過他，因此不敢留名。」

龍長嘯滿面怒容道：「龍某人的得力部下是『十八天將』，他們現在都在總壇，沒一個叛離敝幫，你所見到的那個人必非敝幫之人！」

南丹青道：「若非貴幫之人，怎知龍幫主的房中有這麼一口鐵箱？又怎知鐵箱裏放着這麼一把鯊魚劍？」

龍長嘯道：「這……」

南丹青再逼上一句道：「龍幫主這間臥房，平時是否任由他人進出？」

龍長嘯雙眉緊鎖道：「不，這是我的私室，未經我許可，沒有人敢進來的，不過……」

「不過甚麼？」

「下人每天都入房打掃一次。」

副幫主藍天星冷笑一聲道：「南少俠

「誰？」  
「一個叫小珍的侍婢。」  
「除此之外，還有誰能進入龍幫主這間臥房？」  
「太子必飛。」  
「令郎與侍婢，應該都是十分可靠之人，不會陷害龍幫主才對。」  
「當然。」  
「外人有可能潛入貴幫總壇來？」  
「不可能。」  
「那麼，龍幫主不承認這柄紫魚劍是你曾經使用過的武器，請問這柄紫魚劍是怎麼來的？」

「龍幫主不知道……」  
南丹青冷冷笑道：「龍幫主這樣回答，不覺得太可笑麼？」  
龍長嘯勃然變色道：「南少俠這話甚麼意思？」  
南丹青凝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道：「龍幫主何不承認這柄紫魚劍是你的？」  
龍長嘯衝口道：「就算是龍某人之物，此事又與你何干？」  
南丹青冷冷一笑道：「關係大了，因為那人告訴我，十三年前殺死家父的就是你！」

龍長嘯大吃一驚道：「你說甚麼？」  
南丹青道：「十三年前，你去蘇州找家父比武，在南郊用這柄紫魚劍殺了我父親！」  
龍長嘯大愕道：「令尊是誰？」  
南丹青道：「快刀南雅堂！」  
龍長嘯滿面困惑道：「快刀南雅堂？龍某人不認識這個人呀！」

南丹青冷哼一聲道：「龍幫主，十三年頭雖然不算短，但我不相信你會忘了這件事，好漢做事好漢當，否認抵賴，有失你一幫之主的風度吧？」  
龍長嘯又驚又怒，轉對藍天星道：「天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藍天星神色冷峻地道：「大哥冷靜一些，如果這柄紫魚劍確非大哥之物，我看這必是一項你陷害的陰謀！」  
龍長嘯道：「可是，是誰把這柄紫魚劍放入這口鐵箱裏的？」  
藍天星也無法解答這個謎，他皺了皺眉頭，沉吟道：「此事確極費解，你這間臥房的四周，日夜都有『十八天將』在巡邏，外人根本不可能潛入，但即使是自己人，他也不可能對你的臥房瞭若指掌，知道你藏放鑰匙的地方吧？」  
龍長嘯道：「是呀！」  
藍天星沉吟不語。

龍長嘯忽然回對南丹青沉聲道：「南丹青，你所說的都是事實？」  
南丹青道：「哪件事？」  
「令尊被殺之事。」  
「當然是事實！」

「你確知當年殺死令尊之人使用紫魚劍？」  
「不錯，我親眼看見的，當年那人上門找家父比武時，我雖只六歲多，但我記得清清楚楚，那人手裏拿的就是這樣一柄紫魚劍！」  
「那人的相貌你還記得麼？」  
「當時只看了一眼，事隔十三年，已經忘記了，只記得他年約三十出頭……」

丹青的來意，龍必飛和「十八天將」一齊到場。  
當龍必飛得知大概後，便向父親說道：「爹，這一仗由孩兒來吧！」  
龍長嘯斷然道：「不，你站開！」  
龍必飛又道：「爹，您沒有殺死他父親，一旦跟他動上手，就等於承認其事，這——」  
龍長嘯大喝道：「住口，你快給我退開！」

龍必飛不敢再說，默默的退了下去。  
龍長嘯命人取來「飛龍神爪」，然後向副幫主藍天星說道：「天星，愚兄先作交代，萬一我有不測，你就是飛龍幫的幫主！」  
藍天星滿面憤慨道：「不，大哥，這小子無理取鬧，大哥不必跟他當真，咱們一齊動手，把他收拾了再說！」  
說着，拔劍出鞘，準備動手。

龍長嘯面容一沉，以無比嚴峻的語氣道：「沒有我的同意，誰敢擅自動手，按幫規處置！」  
藍天星很激動，道：「大哥，你忘了咱們當初義結金蘭的誓言了？」  
龍長嘯沉聲道：「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當初只有咱們二人，現在我們是個中原勢力最強大的飛龍幫，所謂顧同日死的誓言，現在已不切實際！」

他字字鏗鏘，威儀畢露，有一股令人不敢反抗的懾服力量，藍天星被懾服了，納劍入鞘，也默默的退了下去。  
但十八天將却又紛紛舉出武器，似乎不惜受到處罰也要保護幫主的安全。

三年後的今天，他應該已四十多歲，龍幫主今年貴庚幾何？」  
「四十五。」  
「這就差不多了。」  
龍長嘯好像蒙上天的冤柱，憤怒至極，道：「那個人呢？那個人多大年紀？長得甚麼模樣？」  
南丹青道：「你問的是那個向我通風報信者？」  
「對！」  
「當時他頭戴一頂斗笠，低低遮住面部，我看不見他的相貌，不過從他的聲音聽來，年齡大約不會低於三十五歲。」  
「身材呢？」  
「跟你們二位差不多。」  
「他說是我龍某人的部下？」  
「是的，他說在你創建飛龍幫時就為你效命，但因你為人太霸道，他無法忍受，所以才背叛了你。」  
龍長嘯一聽這些話，突然縱聲大笑起來。

南丹青道：「你笑甚麼？」  
龍長嘯笑道：「南丹青，龍某人這個飛龍幫創立於八年前，當時跟着我的只有十九個人，也即是我這個拜弟和『十八天將』，而到今天為止，這十九個人一個不少，沒有一人背叛我！」  
南丹青道：「你的部下不只十九個人吧？」

龍長嘯道：「當然，包括各地分舵在內，龍某人的部下多達五千，一般兄弟不說，分舵主以上的人物共有六十四個，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一個背叛我！」

活的機關，能使五爪活動自如，此物可做武器和暗器使用，威力較流星鎗、龍鬚鉤厲害得多。

南丹青對這種飛爪的性能亦有了解，故不敢輕視，當下拔劍出鞘，聚精會神，準備進行一場艱苦的搏鬥。

不過，他聽了龍長嘯一番「感慨系之」之言後，心中不免有些動搖，擔心殺錯了人；因為他覺得以飛龍幫勢力之大和龍長嘯地位之尊，如果他真是殺死父親的兇手，實在犯不着抵賴否認——縱使他個人無力擊敗自己，他只要發動全幫高手之力，自己必死無疑，何必抵賴否認呢？  
所以，他的信念有些動搖，但情勢發展至此，他已騎虎難下，他只好找理由「安慰」自己：就算龍長嘯不是殺父仇人，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是好東西，殺了他也等於為江湖除一大害！  
於是，他長劍一抬，功力暗運，口喝一聲「接招！」隨即搶步吐劍，一點寒星直奔龍長嘯胸口點去。

龍長嘯不待他攻近，立刻滑步往旁竄開，但沒有發出他的飛龍神爪，他想先看南丹青的劍法，然後再作應對之策。  
他這種戰略本來沒錯，但因對手是南丹青，結果反而錯了。

因為，南丹青一劍攻出，招式未老，中途已起變化，其情況就如施放烟火，一到空中，立刻爆炸迸飛，化簡為繁，因此龍長嘯雖然往旁竄開，仍在其攻擊範圍之內。  
龍長嘯想看看他的劍法，結果根本看不清楚，遽然間，但見一大片劍影如網罩至

南丹青道：「這些我都不管，我只知道一個事實——在你的房中見到了這柄紫魚劍！」  
龍長嘯道：「你不以為這是有人蓄意陷害我的一項陰謀鬼計？」  
南丹青道：「如果有人蓄意陷害你，你應該知道他是誰！」  
龍長嘯道：「龍某人又非神仙，怎麼會知道他是誰呢？」

南丹青道：「他能進入你的臥房，能拿到你藏在衣櫥內的鑰匙，足證是與你接近的人，如果我是你，我一定知道他是誰。」  
龍長嘯道：「與龍某人很接近的人共有二十個，小兒一個，這個拜弟一個，再加上『十八天將』，可是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可靠的，我與他們共患難同富貴，彼此肝胆相照，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他們中有人會幹出這勾當！」  
南丹青道：「這麼說這柄紫魚劍怎麼會在你房中，你總得給我一個交代吧？」  
龍長嘯道：「龍某人只能這樣回答你：我不知道這柄紫魚劍是怎麼來的，我也沒有殺過令尊！」

南丹青道：「就這樣交代了事？」  
龍長嘯道：「不錯，你打算怎麼辦，你自己看着辦好了！」  
南丹青道：「眼見是實，我認為你就是殺死家父的兇手！」  
龍長嘯道：「好，你要報仇，請到外面來！」  
於是，三人離開內院，來到堡中一塊練武場上，這時堡中的飛龍幫人物已知南

大禁大吃一驚，急忙頓足暴退。  
他有能力創立雄踞中原的飛龍幫，自非泛泛之輩，武功之高深精湛，在中原武林排名不在三名之下，故雖然一時失算，求保仍有餘力，雙足微頓，倏忽便已退出三丈，輕輕易易已擺脫了南丹青的奇襲。

經此一招，他已知南丹青果然厲害，故不敢再存觀望，於身形暴退間，手中飛龍神爪同時投出，勢如流星奔瀉，反向南丹青胸口抓去。  
飛龍神爪端的不凡，只一瞬間，刺目而銳利的五爪已驀然攻到南丹青胸前！  
南丹青一個轉身錯步，一看已可避開他的飛爪，立時再搶步而上，振劍攻出。那知龍長嘯的飛爪竟似「活」的一般，突然中途方向一偏，又向他胸口抓去。

一般飛爪只能直線攻敵，一擊不中必須扯回重發，而他竟能使投出的飛爪在中途轉變方向，實是匪夷所思，神奇之至！  
南丹青不防有此，欲想閃避已太遲，百忙中將身一偏，同時推劍格出。  
只聽「鏗！」的一聲巨響，他的劍格中了飛爪，但仍遲慢了一些，被五爪中的一爪鉤中左肩，登時肩衣破裂，肩頭也被劃傷了。

雖是輕傷，南丹青却感到傷口有一陣異樣的劇痛，他有過刀傷的經驗，覺得這種痛楚與一般刀傷不一樣，因此想到龍長嘯的飛爪可能淬有毒藥，不禁心頭一凜，暗叫：「糟了！」  
但不容他多想，龍長嘯的飛龍神爪已二度攻到，同時聽見龍長嘯大笑道：「南丹青，你必須在十招之內擊敗我，否則你

沒有機會了！」

南丹青身子突然就地一滾，像一截滾木飛快的向龍長嘯翻滾過去。

這叫「懶驢打滾」，一般高手非到萬不得已時，是不肯施為的，因為這在高手心目中是下乘的躲避方法。

但對付飛爪的攻擊，這一着却非常適當，因為龍長嘯的飛爪雖可改變方向，此時已無法掉頭下擊；事實上龍長嘯才想拉回飛爪之際，南丹青已滾近他跟前，而且瞬間劍光如電迸射，一輪猛烈的攻擊於此展開了。

這一輪猛攻，每一劍都是極之詭奇而又極之凌厲的絕招，是他恩師修德最得意的劍法，他恩師曾經一再告誡他非遇生死大敵絕不可施出。

因為，這一門劍法名叫「十八羅漢劍」，一經發動，其威力等於十八人之合，當今天下無人能解，以前修德行道江湖時，每次發出這「十八羅漢劍」時，對手無一倖免，大都在十劍之前即已中劍身亡，確實厲害無比。

南丹青在與白衣秀士兩次拚鬥中都未使出這門劍法，但今天他却毫不猶豫的施展出來了。

為甚麼？

因為他一聽龍長嘯之言，已知對方的飛爪果然淬有毒藥，既然他說十招之內不擊敗他就沒有機會，那麼他就得趕快在毒發之前殺死他！

龍長嘯一生會敵無數，通曉各門各派的武功，經驗十分豐富，但此刻突然發現自己不僅無法破解南丹青的攻勢，就連招架或躲避都極困難，一時心頭大駭，迅速連連後退。

但是，修德的「十八羅漢劍」如是後退即可脫險，那也就沒甚麼稀奇了；就在龍長嘯使盡渾身解數避過第十三劍時，南丹青的第十四劍已斬斷他的飛爪索子，第十五劍就迫得他跌坐於地，第十六劍已抵上了他的胸口！

龍長嘯面色遽然大變，大吼道：「慢着！」

南丹青沒有立刻刺下，滿面剛烈，一個字一個字有力地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龍必飛和十八天將一見幫主受制，大驚失色，一齊圍上來，但因南丹青的長劍緊緊抵着龍長嘯的胸口，終使他們投鼠忌器，不敢妄動。

龍長嘯慘笑道：「你決定殺我？」

這時，南丹青已感左肩麻痺，整條左胳膊都失去了知覺，心知毒性即將攻入體內，因此他殺人的意念異常強烈，沉聲道：「不錯，我已中毒，我要帶着你同赴黃泉！」

龍長嘯道：「好，但我有一句話要說——你相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話麼？」

南丹青冷冷道：「我在聽着！」

龍長嘯道：「我沒有殺死你父親！」

南丹青道：「說完了？」

龍長嘯道：「叫你的部下退開！」

南丹青道：「你叫你的部下退開！」

龍長嘯突然縱聲大笑道：「我即使命令他們退開一百丈遠，你也逃不出西洞庭

山，你認了吧！」

南丹青道：「我也有一句話要說，你叫他們退開十丈！」

龍長嘯一聽此言，立刻向圍在四周的龍必飛和十八天將大喝道：「你們退開十丈！」

眾人見南丹青有話要說，忖度在此情況下可能有挽回的餘地，於是紛紛後退十丈遠。

只見南丹青俯身向龍長嘯問話，聲音很低，而龍長嘯也低聲回答，兩人交談數語之後，突聞南丹青厲聲道：「沒錯，你就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你納命來吧！」

手中長劍一運動，眼看他就要刺下去了。

龍必飛震駭欲絕，發出淒厲的嘶叫道：「不！」

雙足一頓，縱身飛撲過去。

十八天將也一齊縱身飛撲過去，但十丈距離如何趕得上抵在心口的劍？他們都知道無法搶救，他們的撲出只是情急之下的一種自然反應罷了。

但怪事就在這一刹那發生，南丹青的劍並未刺入龍長嘯的心房，反見他神色一呆，全身似在一瞬間僵硬，失去了活動和控制的力，慢慢的往旁倒下，倒在龍長嘯身邊！

龍必飛適於此時趕到，振劍便向南丹青的腹部疾刺下去。

「住手！」

龍長嘯大喝一聲，揮掌擊出，砰然格中龍必飛的手腕，把他震退了好幾步。

十八天將隨後趕到，但見幫主不准少

主人動手，他們也就不敢動手了。

副幫主藍天星上前一看南丹青已中毒昏迷，不禁釋然一笑道：「大哥智計過人，這一拖延就把這小子拖垮了！」

龍長嘯起身淡淡道：「怎麼說？」

藍天星笑道：「大哥在龍爪上淬的毒見血封喉，剛才你故意找話題跟他交談，不就是一種拖延戰術麼？」

龍長嘯神情一肅，說道：「不，愚兄雖然不敢說是正人君子，但還不致這麼卑鄙！」

他一面說一面掏出一只小磁瓶，似要拿解藥給南丹青服用！

藍天星一怔，說道：「大哥是要替他解毒？」

龍長嘯道：「不錯。」

藍天星大不以為然道：「不對！不對！這小子一口咬定大哥是殺他父親的兇手，大哥應該趁機除去後患，豈可縱虎歸山呢？」

龍必飛接口說道：「正是，爹，這小子無理取鬧，今日不除，將來必成本幫大患！」

龍長嘯充耳不聞，倒出一粒解毒丹納入南丹青口中，然後才向兒子正色道：「必飛，你記住為父一句話，外來大患易除，內在大患難防，如今本幫的大患在內而不在外！」

龍必飛聽得目瞪口呆。

藍天星問道：「大哥，他剛才跟你談些甚麼？」

龍長嘯沒回答。

藍天星又道：「大哥，我看這小子心

她不懂，直到後來，才知道她被人點了穴道……」

南丹青面色一陣蒼白，顫聲道：「這麼說，我娘是被你綁走的？」

龍長嘯道：「正是，後來我為蘇大嫂解開穴道，她說她睡着了，甚麼都不知道；她是在入睡後被人點了穴的。」

「房中有沒有留下甚麼東西？」

「沒有。」

「後來呢？」

「我立刻四出尋找，從初更找到天亮，幾乎踏遍了蘇州城內每一個角落……」

「有沒有去城外找過？」

「找了，就是甚麼都沒發現！」

南丹青渾身顫抖起來。

龍長嘯又流淚道：「丹青哥，我該死，我對不起你，不過我想來想去，這一定是白衣秀士幹的好事！」

南丹青搖搖頭，以近乎虛脫的聲音道：「不一定，他父親是名滿天下的『天外不速客』，他不敢幹這種事的……」

他感覺全身無力，好像要虛脫一般，便坐在路邊坐下，憂傷的低垂着頭。

人生的路途上，何以要遭受如此風雨？——可憐的母親，她遭受的打擊與折磨已夠多了，為甚麼還擺脫不了魔咒？——是誰？是誰綁走了她？其目的何在？

龍長嘯見他那副傷心的樣子，心裏更是難過，悲嘆一聲道：「丹青哥，如果你認為這不是白衣秀士幹的，那我不懂了你，你去飛龍幫結果如何？」

南丹青道：「飛龍幫主龍長嘯不是殺

臥房！」

面色一變，再說道：「再其次，剛才南少俠欲殺我時，只有你一人袖手旁觀——藍天星，我實在沒想到你心腸這麼毒辣，為了覬覦幫主一位，你竟不顧咱們結義

龍長嘯目光如刀釘着他，神色冷峻地道：「剛才南少俠問我一件事，他問我前兩天本幫有誰離開了總壇，我想來想去，除了你之外，沒有第二個人！」

語聲一頓，繼之冷笑道：「其次，除了必飛和侍女之外，只有你能够進入我的臥房！」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龍長嘯忽然頓足嘆一聲，目光投上藍天星問道：「天星，你我結義一場，愚兄自認對你不薄，你為何要陷害我？」

藍天星好像被人一棒擊中腦門，突然面色大變，後退一步，駭聲道：「大哥，你這話是從何說起？」

我父親的兇手，他是被陷害的，陷害他的就是副幫主藍天星，也即是那天我們在蘇州見到的那個藍衣人……」

當下，便將自己進入飛龍幫的經過情形說出來。

「原來如此，結果呢？」

「藍天星的陰謀被揭穿後，企圖突圍逃走，被龍長嘯趕上了，兩人就在練武場上展開一場拚鬥，最後藍天星不敵落敗，不過龍長嘯沒有殺他，只重重的攔了他幾個耳光，就叫他滾。」

「他滾了？」

「當然。」

「那麼，你娘被擄去，會不會是他幹的？」

「不大可能，我問過龍長嘯，得知他三天前離開總壇，昨天上午回到西洞庭山，以路程和時間來推測，如果他下的手，不可能在昨天上午趕回西洞庭山。」

「或者是他的幫手幹的？」

「嗯……這倒有可能，不過他既然設計哄騙我去飛龍幫，自是認定我有能力殺死龍長嘯，他的目的只在借刀殺人，似無劫擄我娘的理由。」

「他怕陰謀敗露，故先派人擄去你娘，以便萬一失手被捕時，可藉此來要脅你呀！」

「嗯……」

「琵琶娘子和山林四魀呢？」

「也有可能。」

「如果是他們，那可麻煩了。」

南丹青突然抬起頭，劍眉一揚道：「不論是誰幹的，我想他的對象是我，他們應該會來找我吧？」

「你說對了！」

驀地，近處一座小山坡上，遙遙傳來這句話，聲音陰惻惻的，冷冰冰的！

南丹青霍然跳起，循聲一望，但見小山坡上站着一個人，其人正是飛龍幫的副幫主藍天星！

他站在小山坡的一棵大樹下，與南丹青相距約有十幾丈遠。

南丹青面容一寒，舉步向他走過去。

此刻，他胸中充滿熊熊的殺人的意念，對於傷害母親的人，他都絕不寬恕，絕不留情。

藍天星喝道：「站住！」

南丹青不聽，繼續走過去。

藍天星面色一變，悍笑道：「再走一步，你娘就死定了！」

這句話立刻產生了無比的威力，南丹青雖在盛怒之中，仍被懾服了，連忙停步，憤怒地道：「姓藍的，我南丹青與你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你擄家母何為？」

藍天星冷笑道：「剛剛那位康姑娘說的不錯，我為防事敗被擒，所以先派人擄去令堂，以便在必要時候要挾你！」

南丹青咬牙切齒道：「你的陰謀雖然失敗了，但你的命還在！」

藍天星哈哈大笑道：「就因為我的命還在，所以還有利用的價值！」

南丹青冷冷道：「甚麼意思？」

藍天星笑道：「我要你協助我坐上飛龍幫主的寶座！」

南丹青明白他的意思，因此聽得心頭一沉，道：「藍天星，我對你們飛龍幫內

幫主大約何時可到？」

康婉婉問道：「你決定不殺龍長嘯父子？」

南丹青道：「是的，為救母親而去殺人，在道理上講不過去。」

康婉婉道：「既然如此，你和龍長嘯便不會有衝突，我跟你一道去又有甚麼關係？」

南丹青道：「怕發生意外。」

康婉婉道：「不會的，你和他的誤會已經冰釋，我相信他聽到這件事時，一定會設法幫助你，絕無反與你為敵之理。」

南丹青默想片刻，又長嘆一聲道：「好吧，但蘇大嫂他們怎麼辦？」

康婉婉道：「叫他們去吳江縣城等候，找家客棧住下來。」

南丹青點頭稱善，當即與她走下山坡，回到路上，便把自己和康婉婉決定去飛龍幫的事告訴蘇大嫂三人，要他們去吳江投宿客棧等候，一切交待清楚後，便與康婉婉動身奔向前山鎮……

沒多久，已到瀕臨太湖的前山鎮碼頭上，南丹青又找到昨天送自己去西洞庭山的那個船家，道明來意。

那船家沉吟半晌，才說道：「二位且在此稍候，待小的先通知總壇一聲，再聽吩咐便了。」

說畢，離開碼頭，往鎮上而去。

過了半個時辰，船家回來了，向他們兩人拱手道：「二位，總壇飛鴿傳書已到，我們龍幫主說要來前山鎮與二位見面，請二位去鎮上的太湖酒樓相候。」

南丹青覺得這樣更好，乃問道：「龍

能救回我娘，我對甚麼都沒興趣。」

康婉婉道：「別發愁，我相信你娘必能化險為夷，飛龍幫勢力遍及大江南北，處處都有他們的人，龍長嘯只要發出令諭，必能找到藍天星。」

南丹青嘆道：「但願如此了。」

正說着，忽聞樓梯登登響，有兩個人走上樓來，一個是掌櫃的，另一個是容貌嬌羞如花的姑娘，他們一起進入雅座。這姑娘年約二十，不但貌美如花，而且一身衣裳華麗無比，作俠女打扮，背上斜揹一劍，風姿英發，令人不敢逼視。

南丹青和康婉婉方自錯愕間，掌櫃的已笑嘻嘻的介紹道：「南少俠，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我們龍幫主的掌上明珠，芳名就叫明珠，她剛從外地回來，聽說二位在此等她父親，所以她就上來了。」

南丹青起身拱手為禮。

龍明珠含笑打量他幾眼，啓口道：「你就是那位兩度打敗白衣秀士，一夜之間譽滿江湖的南丹青？」

口氣雖甚和善，但從其態度上可以看出她是個很任性的姑娘。

南丹青又一拱手道：「不敢當，龍姑娘請坐。」

龍明珠落落大方在他旁邊坐下，美眸一溜轉注康婉婉笑道：「這姑娘是……」

南丹青道：「康婉婉，康姑娘。」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好。」

康婉婉點頭笑笑。

相形之下，康婉婉是一朵小小的茉莉，而龍明珠是一朵鮮艷的牡丹。

掌櫃的替龍明珠擺上杯筷，然後必恭必敬問道：「龍姑娘，你想吃些甚麼？」

一聲道：「是的，這傢伙非常狡猾……」

康婉婉愕然道：「這下怎麼辦？」

南丹青垂頭不語。

他心中既憤又焦急，想一想起自己拜師學藝，苦練十二年的武功，目的只為報殺父之仇；這本是很單純的一件事，想也沒有想到一下江湖，竟惹上了這許多是非，如今一個八桿子打不上的人竟要利用自己去殺人，這究竟是甚麼世界啊？

康婉婉知道他很傷心憤慨，伸手指搭在他肩膀，以安慰的口氣道：「別急，丹青哥，我不相信他會殺害你娘，這對他沒有一點好處。」

南丹青目喻淚光，默然不語。

康婉婉又道：「走，咱們去飛龍幫走一趟！」

南丹青緩緩說道：「去殺龍長嘯父子麼？」

康婉婉道：「飛龍幫橫行江湖，所行所為早為武林人所不齒，像龍長嘯這樣的人殺了正可為江湖除害！」

南丹青截口道：「不，龍長嘯縱然該殺，我却不能為救母親而去殺人。」

康婉婉道：「那麼，咱們就去見他，也好，此事他該負一部份責任。」

南丹青道：「如今藍天星已不是飛龍幫的人了。」

康婉婉道：「就算如此，龍長嘯在道義上也該幫助你呀！」

南丹青道：「我不期望幫助，不過他也許知道藍天星的行踪……」

說到此處，別臉望着康婉婉，接問道：「要去，我一個人去，你和蘇大嫂他們

必敬問道：「龍姑娘，你想吃些甚麼？」

龍明珠道：「不要，你下去吧！」

「是。」

掌櫃的應聲退出。

龍明珠提壺為南、康二人和自己各斟滿一杯酒，然後舉杯笑道：「來，敬二位一杯！」

語畢，一仰而盡，頗饒丈夫氣呢！

南丹青道謝乾下一杯。

康婉婉淺啜即止。

龍明珠笑道：「康姑娘，妳沒乾。」

康婉婉羞澀一笑道：「對不起，小妹不善飲，乾杯會醉的。」

龍明珠道：「相見有緣，這第一杯應該喝下，否則就是不賞臉了。」

康婉婉道：「小妹真的不能多喝，龍姑娘妳多多包涵。」

龍明珠道：「不成，這一杯妳一定要喝光！」

康婉婉外柔內剛，不喝就是不喝，淡淡一笑道：「龍姑娘，妳是主，我是客，常言道主隨客便，是不？」

龍明珠爽朗的嬌笑起來，道：「好，不喝就不喝，康姑娘好利的一張嘴！」

她回望南丹青笑道：「聽掌櫃的說，南少俠昨天去過敝幫總壇？」

南丹青道：「是的。」

龍明珠問道：「爲的何事？」

南丹青說明解釋一番，接着說出母親被劫持之事，希望再與其父見面談談。

龍明珠一聽藍天星變節，不禁呆了，道：「奇怪，我們藍叔叔怎麼會幹出這種事來？」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圖  
嘉令·馮盧

## 閃電拳王(三)



閃電一拳

狠命一脚

司馬洛却是把這件事視為輕而易舉的事，他並沒有照著黃小虎的方法過去，因為如果這樣過去，他就不能把那根繩子拉回過來了。

司馬洛把那根繩子解掉了，然後站上欄杆上，把那條繩子拉緊了，然後向下一跳，便像獵豹一樣，向對面撒了過去。一時，黃小虎也不禁大吃一驚，因為司馬洛這樣，就等於是向牆壁直撞過來了，不過，司馬洛却是心裏有數的，當他碰到牆壁的前時，他已經把雙腳伸了出去。他這雙腳硬中帶軟地把牆壁撐住，慢慢放鬆，於是就發揮了彈簧的作用，而把他的衝力抵消了，跟著，他就安然無恙地爬上了天台。

上了天台。

他又把那根繩子收了起來，然後和黃小虎一起走到天台的另一邊，那邊的對面又是另一座同樣的住宅，祇不過這一次，兩座之間的距離是近得多了。

他們用不着繩子，兩個人輕輕一躍，就躍了過去，到了這座天台之後，路就容易走得多了，他們到了這天台的門口，那門却是沒有鎖上的，他們很順利地就進了裏面，沿著黑暗的樓梯下去。

這一座屋子的格式和隔壁那一座雖然相同，然而卻並不是住宅用的，這是一處應用以藏貨的屋子，他們所進去的頂樓，裏面就是堆滿了貨，一箱一箱，一袋一袋。

## 前文提要：

上回書寫黃小虎

，同意和司馬洛合作，一起追查殺死賴利·京真正兇手，他們首先去找賴利·京京來的兩個保鏢卡斯和羅拔圖，希望從他們口中了解到賴利·京生前有些什麼仇人，而兩個保鏢認為賴利·京是最有可能殺死賴利·京的人，因為他們之間有地盤之爭的可能性……賴利·京接到一個神秘電話，說是將有兩個中國人會來找他麻煩，而就在同時，司馬洛和黃小虎則正在爬上一座建築物的天台上，而他們的目標是對面的天台，所以現他們正按著繩子向對面天台移過去，黃小虎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所以感到心悸。

這裏就是賴利·京所在的那間屋子。

他們之所以走得這樣辛苦，乃是因為賴利·京是把自己的地方守衛得很好的，正如他自己所說，美國總統也不容易接近他。

這座屋子在這條街的盡頭，而街口都有賴利·京的手下在把守著。等閒人物，是不能隨便進去的。如果司馬洛和黃小虎從街口進去的話，他們也不會走得遠的。但從上面進來，他們就可以深入了。

他們通過這些貨物堆的中間，到了另一個樓梯口，就踏到樓梯上，沿著樓梯下去。

在樓下，賴利·京還是在算著帳。他有很多帳要算的，而這些帳，與這裏的貨並無關係，他所做的，實際上是賭的生意，而他所算的，也是賭的方面的帳。

「我是來主持正義的，」司馬洛說，「告訴我，你是誰？誰去殺賴利·京的？我要你把兇手交出來！」

「你們瘋了，」賴利·京吼道，「你們兩個都是瘋子！如果你認為我是殺他的人，你一樣會認為總統是殺他的人！」他似乎有一個奇怪的習慣，喜歡把總統和他自己連在一起談話。

「我們認為你是主謀殺死賴利·京的人，」司馬洛說：「除非你能提出證據，證明你不是！」

「我沒有證據證明我不是，你們也沒有證據證明我是，」賴利·京說：「媽的，我不明白你們究竟是在攪什麼鬼！好吧，我給你們捉住了，你們想殺我，那你們就殺好了，用不着找這種奇怪的藉口！」

司馬洛感到自己有點傻氣了。賴利·京大相信他們真是為了澄清黃小虎的冤情而來的，亦不怎樣急於為這一點而替自己辯護。也許這正是他並沒有作賊心虛的表示，也許正如卡斯所說，賴利·京是死於私怨的，而不是死於地盤之爭。或者，如果是死於地盤之爭的話也不是賴利·京所幹的。

「別再演戲了，」黃小虎說，「你怎麼說也騙不倒我們的。你不肯坦白承認，祇是替自己招來更多痛苦而已！你在這裏沒有人幫的，我們可以把你的骨頭每一根都敲斷，最後你還是要說的。說出來！你是誰？誰去行兇的？」

「我根本不習慣派人去行兇，」賴利·京說，「我是做生意的，我不是開一間謀殺公司。而且，我也沒有理由去殺——對了，你說我是為了搶賴利的客戶，你查查我

，「不要碰！這對你是不健康的！」

「轉過來吧，」司馬洛說，「朝著我們，把手放在椅背上，我喜歡這種友善的姿勢。」

「你們——怎麼進來的？」賴利·京問。

「你沒有聽到他說什麼嗎？」黃小虎說，「他說轉過來。」

賴利·京的臉脹成蕃茄般的顏色，連那光的前額也是一樣。他顯然也是不習慣受人呼喝的。

但是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却也並無選擇。他祇好轉了過來，倒轉著坐在那裏，騎著那張椅子，兩隻手就擱在椅背上，這樣，他就很難有機會碰到那隻抽屜，去按喚人鈴了，亦不能從抽屜裏取出手槍之類。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放心得多了。

在這裏，他們是很安全的。賴利·京的手下都是守在外圍的，沒有賴利·京的召喚，他們也不敢擅自進來，而他們要進來的話，也要先打電話進來稟明的。所以賴利·京在這裏是孤立了，可以說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

賴利·京臉上那陣紅潮過去了之後，就喃喃地說：「你們——你們是怎麼來的？」

「我們一會才告訴你，」司馬洛說，「但你不應該先問我們是什麼人嗎？」

「你們——你們是什麼人？」

「這就是畢先生，外號黃小虎。」司馬洛說。

「你呢？你又是——什麼？黃小虎？你就是殺死了——」

電話又响了，賴利·京拿起聽筒來，聽了一會，然後怒吼起來：「媽的，你講也沒有用的！帳一定要結，而且非結不可！你知道我又不是大老板，帳目我也要交上去的，你不給我，難道要我替你填嗎……我知道，我們是老友！但許多人都是老友，和我交易的都是老友，如果凡是老友都可以不付帳，那我很快就要完蛋了……告訴你應該怎樣做嗎？你可以爬上一座大廈，從天台跳下來！他們知道你死了，這筆帳就可以報銷，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行了……好吧，我幫你一個忙吧，二十四小時！我多給你二十四小時，這是特別人情了！而且別說出去，別人知道了也要學樣，那我就糟了！二十四小時！」他把電話摔下了，一邊又喃喃自語著：「付不出錢，那賭什麼？你贏的時候，我又沒有求過你通融？」

顯然，這是一個付不出帳的人打來的電話，求他通融一下，帳遲一點才付。

「這種生意真不容易做呀！」有人在後面柔聲地說。

賴利·京跳了一跳，差點連椅子也翻倒了。他連忙轉過來，看見兩個中國人就坐在他後面的麻袋上，正在對他微笑着。

司馬洛和黃小虎。不過他既認不得其中一人是黃小虎，當然亦認不得另外一個人就是司馬洛。他祇知道是兩個中國人。兩個中國人來了。

他連忙伸手去拉抽屜，司馬洛的手從背後伸到前面來，露出了手中那把手槍，指着他。

「不要碰那抽屜，」司馬洛柔聲地說

的帳好了，我的帳簿就在這裏！我們做生意是有做帳的，做生意，不能不做帳，你可以看看我的帳簿裏有沒有額外的客戶的名字！」

這使司馬洛和黃小虎有點難了，兩個人面面相覷。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不知道哪一些客戶是額外的，你給我們看了，我們也不會認得！」

「這還不容易嗎？」祁恩說，「我這裏有新帳也有舊帳，如果是新的客戶，舊帳上就不會有他們的名字，你們一對就知道！」

「這倒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轉對黃小虎說：「你對一對吧，老畢！」

黃小虎有點尷尬地說：「還是你來對吧！」

這時，司馬洛才想起黃小虎的文化程度是不高的。

他自小就沒有什麼機會讀書，長大了之後也是向運動的方面發展，可能他對英文比中文還認識得多，不過，他認識的英文，也還是有限的，叫他去看一份英文報紙也許還看得來，叫他看帳簿之類，可能就要使他看得頭昏腦脹了。

「很好，讓我來吧！」司馬洛也只好說。

他把祁恩那堆帳簿拿了起來，翻了一遍。果然，一如祁恩所說，新帳簿上的名字，和舊帳簿上的大致相同，新客戶雖然不是沒有增加，但是並未多到足以引起殺機的。

他也找不到另一套帳簿，而且看來祁

恩也不會有另一套帳簿的。他這並不是可以呈給稅局的帳簿，而他這裏也不準備有什麼人會進來查稅的，為什麼他要預備另一套帳簿呢？

「這也有點不對，」司馬洛說，「我聽說額利一死掉之後，他的客戶也會歸你的。」

「誰告訴你的？」祁恩瞪着眼睛瞧着他。

「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司馬洛說。

「我告訴你，你的消息並不可靠，」祁恩說：「不錯，有這個可能性，但他以為我會因此而殺死額利，那你是個大傻瓜了！我如果為了利益而殺人的話，我也不會殺額利！動用到殺人的方法，我就會去殺別人，幹別的事情了！殺了額利，並沒有把握得到他的客戶！」

「但如果這其中有認識你的人，他們就不會和新人交易，而轉過來和你交易了！」黃小虎說。

「可能如此，」祁恩點點頭：「但並不一定如此，而且，我並不認識很多和額利交易的客戶。這就是為什麼我沒有理由殺他了！」

司馬洛和黃小虎面面相覷。

「媽的，黃小虎，你究竟想怎樣？」

祁恩說，「你想找替身頂罪，也別來找我，去找個流浪漢，找個白痴吧！難道你以為我會乖乖地跟你去警局去，對他們說不是我殺的人，是我去殺的？告訴你，即使你能賴在我的頭上，我的朋友們也不會放過你，你不會在監獄裏過死，但也不會放過你。」

他們經過祁恩的手下看守着的地方，並沒有受到阻止。祁恩的手下祇是注意進來的人，而不注意出去的人。他們認為，出去的人，一定是進過來的人，這些人進來時候已經受過了注意，出去時是不必再注意了。

他們順利地離開了那裏，把車子駛到了那個有一部大貨車擋着的巷口，棄掉了這部偷來的汽車，而轉到了大貨車上去。當大貨車開動之後，他們才真正地舒了一口氣。

「司馬洛，」黃小虎說，「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的！」

「問吧，你是有自由發言的！」司馬洛說。

「如果——」黃小虎說，「如果這件事情真的並不是他們在爭地盤，如果祇是爲了報仇——」

「看來似乎是如此了，」司馬洛說，「初步跡象，就正是如此。至少，不會是祁恩派人殺他的。」

「那——那就不不是警方要做的事了，」黃小虎說，「他們祇是要對付黑社會。」

「如果我是警察，我告訴你我會怎麼做吧，」司馬洛說，「我會把你解上法庭，公事公辦。如果陪審員相信你的話，那是你的運氣，否則——」

「這不公平的！」黃小虎猛的捏住了司馬洛的手臂，「你答應過——」

「他們祇是答應過，如果這是一個對付黑社會的機會，他們就讓你去申冤，」司馬洛說，「因為當幫會鬥爭爆發了之後

得久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

「來吧，」祁恩說，「你要殺我，你動手好了，用不着講那麼多的！」

「對不起，祁恩，」司馬洛說，「也許我們找錯人了。但，你有什麼猜想嗎？你以為是誰叫人去殺死額利的？」

「你們又在我開玩笑笑了，」祁恩說，「每一個人都知道是誰！」

「不是我！」黃小虎吼叫着，有點狼狽的。

「別告訴我！」祁恩說，「有人殺了他，就是我相信了也沒有用，我又不是警察，又不是陪審員！」

「我真的沒有殺他，」黃小虎說，「有人殺了他，嫁禍在我的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我來找你。我要把這個嫁禍的人找出來。」

「那你找錯對象了，」祁恩說，「這個人不會是我，我沒有興趣管。」

司馬洛把槍擺一擺：「破一次例，猜一猜。」

祁恩咽了一口唾沫。「你真要我猜，那麼我告訴你吧，我猜的也是和別人猜的一樣，你，黃小虎，你殺他的。我不知道這一位是誰，但是我看，你是受了他的騙了！他騙得了你，但是騙不了別人的！」

黃小虎的喉嚨間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就像有什麼塞在裏面，快要使他窒息似的。

司馬洛對他做了個手勢：「去找繩子來吧！」

黃小虎轉身去找繩子。那個地方，當

人們的注意力就轉移了。他們不會有空去研究，你是怎樣能不被警察提到而爲自己申冤的。但如果沒有幫會在鬧，他們就沒法解釋怎會容許你到處橫衝直撞，也找不到你了。」

「那——」黃小虎哽塞地叫道：「那是不公平的，我上了你們的當。」

司馬洛微笑：「我祇是說他們會這樣做，我並沒有說我會這樣做。你應該謝謝我，多謝我來了，因為我對黑社會不感興趣，我祇是對你感興趣。我祇是想幫助你把那個真正的兇手找出來。不管真正的行兇原因是什麼，總之我會幫助你把兇手找出來的！」

黃小虎舒了一口氣。

「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你——你早已猜到他們會這樣做的，是嗎？」黃小虎說，「你早已猜到，在必要時，他會犧牲我的？」

「是的，」司馬洛說，「我猜到的。老實說，這種人我見得太多了。也就是爲了這個理由，我才參加這件事！」

他們的車子經過城市中心區，彩色的霓虹光管使得人眼花繚亂。黃小虎嘆了一口氣：「看，多麼美麗的一座城市！外表看來是多麼美麗！但是，黑社會就躲在這美麗的外衣下面。比警方的勢力更大。我希望他們把黑社會都消滅了。」

「沒有用的，」司馬洛微笑，「這不是有沒有黑社會的問題。這就像污水裏長出蚊子來，光是去消滅那些蚊子，有什麼用？問題完全是在污水的上面，沒有污水，就沒有蚊子！」

然有的是繩子。祁恩恐怖地看着他們：「你們想幹什麼？」

司馬洛對他微笑：「找繩子不是要把你吊死，祇是要把你縛起來，不讓你叫喊，使我們逃走容易一點罷了！」

「你們要走了？」

「難道你還歡迎我們再留下來？」

「讓我給你們一點忠告，」祁恩說，「別再來這裏了，而且，也永遠不要在我的面前露臉，因為我會殺死你們的！雖然我不喜歡殺人，但我會殺死你們！」

司馬洛的槍一伸前去，槍管塞進了他的嘴巴，使他不能繼續說下去，而祁恩的臉又變成番茄一樣紅了。

司馬洛冷冷地說：「別說這種忘恩負義的話，祁恩，我們不殺你，對你已經是大施恩了，你還說要殺我們？」

祁恩的喉嚨發出「格格」的聲音，口涎沿着下頷直流下來。

司馬洛把槍管拔出來，代以一條手帕。這手帕是從祁恩衣袋裏掏出來的。他把手帕整條塞進了祁恩的嘴巴裏，然後他接過黃小虎的繩子，把祁恩縛在椅子上。

祁恩既不能動，亦不能罵，就祇能呆呆地瞪着他們。

「聽着，祁恩，」司馬洛說，「我又不是幫了你一個大忙了，因為我並沒有把你縛得太緊，你祇要落力一點掙扎，我看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就可以掙脫的！」

祁恩不明白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所以祇是瞪目看着他。

「你自己掙脫，用不着別人救你，這

「這裏就是一大灘的污水！」黃小虎嘆着氣：「我們偏偏就要生活在這污水裏面！」

「你沒有辦法要求更多了，」司馬洛說，「你祇能儘量可能在這灘污水保持生存，這也就是我要幫助你做的事情了。」

「那他們呢？」黃小虎說，「如果我的事情解決了，而結果證明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事情，那他們不是很麻煩嗎？」

「那却是他們的事情了，」司馬洛說，「在這個地方，我們祇能爲我們自己的事情而努力。」黃小虎微笑着問，他的心情顯然地是已經好轉了。

「是的，」司馬洛說，「我們繼續爲自己的事情努力。我們去找另外一個！」

「這個人，」黃小虎興奮地說，「似乎卡斯基定了他就是殺死額利的人！」

「別那麼高興，」司馬洛冷冷地說：「卡斯基定的兇手是你，不是別人。」

「他他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一個嫌疑人物了，」黃小虎說：「我自己知道不是我，那很顯然就是他！」

「我倒希望我也像你那麼樂觀！」司馬洛說。

他們的車子又開到了城市的另一個區域。

那裏是一個近郊的住宅區，比較祁恩那個地區是富裕得多了。屋子每間都是獨立的一層或者兩層的木屋，多數是漆成白色，而屋子的外面都有一小塊私人的草坪。環境是不錯的。

司馬洛開着貨車，在這一區內的街道上兜了一個圈子，看見他們心目中要找的

接着他們又沒有空說話了，因爲他們又忙得飛奔走避。他們又用來時的辦法越到了隣屋的屋頂。不過這一次，他們沒有再到另一間屋子的上面去了。他們就從隣屋的屋頂下樓，到了街上。那裏的路邊是有好幾部汽車停着的，司馬洛在其中的第一部車門弄開了，和黃小虎坐了上去，就把車子開動了，離開了那裏。

那間屋子仍然亮着燈。

「唔，」司馬洛點點頭：「這傢伙還沒有睡。」

「他倒懂得享受。」黃小虎說：「在這樣一間屋子裏，收藏着一個這樣美麗的女人！」

「有些人是在女人身上鬆弛的。」司馬洛微笑。他對這種習慣並不表示劣評，那是因為他自己也有這種習慣。他喜歡冒險，喜歡打不平之外，也喜歡女人。也許這不是一種好習慣，但是，人總有缺點的，而這正是他的缺點。無論如何，這也不算得是一個很大的缺點了。

再兜了一圈，他們就在路邊一棵大樹的底下停車，讓大樹那濃黑的陰影把車子包藏住了。

兩個人下了車，向屋子走去，身上還是穿着那黑色的衣服。

如果碰到警察，那是不妙的，單是那一身衣服，就已經要叫人疑心了。

不過這裏沒有巡警。這裏一向都是一個治安相當良好的地區，而且，當警察來時，總是兩個警察乘警車巡來，遠遠就可以看到的。

兩個人走近了屋子之後就分開了，黃小虎走向屋前，司馬洛却走向屋後。

黃小虎踏上了屋前的陽台，伸手去按鈴。一個女人的聲音叫道：「誰？」

黃小虎的回答，祇是再按一次門鈴。

那門鈴的聲音也是傳到屋後的。躲在廚房窗外的司馬洛也可以聽到。當門鈴第二次響起來的時候，他就站了起來，輕輕把門拉開了，閃身跨進了那黑暗的廚房內。

他聽見拖鞋的聲音向屋前走去。他閃到了廚房的門口，等着，一面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前頭說：「這麼晚了，你來找誰？」

那是一把有法國口音的聲音。一個法國女人。

黃小虎說：「查德先生在這裏嗎？」

靜了一靜，那女人的聲音說：「是誰找他？」

「我……」黃小虎說，「我有些緊要事情要告訴他。」

「查德不在這裏！」那女人說。

「他不可能不在的，」黃小虎說，「這個時候他應該在這裏呀！請你告訴他，我是爲了生意上的事！」

「你找錯地方了，」那女人說，「查德從來不會在這裏辦生意上的事的，而且，他的確不在！」

「你可以讓我進來看看嗎？」黃小虎問。

「你瘋了！」那女人勃然地道，「走吧！不然我要叫警察來了！」她憤怒地把門洞上那隻小窗子碰上了，轉身，差點撞到了司馬洛的身上，但是，司馬洛手上那把槍的槍管抵住了她的額，使她停住了。

她的兩眼翻白，渾身發軟，看來就要暈倒了。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執住了她的手臂，把她支持着，一面柔聲地說：「我不是殺你的，祇要你開門！」

「你們……想怎樣？」她喃喃着，受了恐懼的影響，她的聲線變得似小貓了。

「開門，」司馬洛說：「你沒有聽清楚嗎？」

那女人把門開了。黃小虎閃了進來，街燈把黑暗的廳中照亮了一下，他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而且很年輕，很可能不超過二十歲。身上是一套性感的睡衣，專爲取悅男人而不是爲了本身的舒適的那種睡衣。

「他呢？」黃小虎問。

「不在房間裏，」司馬洛說，「我已經看過了。」

「他在哪裏？」黃小虎轉向那女人，惡狠狠地問。

「你……你們究竟想怎樣？」那女人惶恐地看着他，「你們……不是查德的朋友！」

「這是我們和他的事情，」司馬洛說，「你把他交出來，就沒有你的事了。我們不會傷害你的！」

「但是我已經說過了，」那女人說，「他不在這裏，他已經走了。」

「這話說得不好，」司馬洛說，「二個鐘頭之前我們有人親眼看見他來這裏的，而照他過去的習慣，他來了這裏，不到明天中午是不會出去的！」

「但他剛剛走了，」那女郎說，「也許他是有意意上的事情。」

「這個說話也說得不好，」司馬洛說，「查德不在晚上辦理生意的事情的。他是那種堅守習慣的人，從來不會破例，他不是出去辦公事！」

「我沒有說謊！」這女人提高聲音，憤怒地叫了起來。

司馬洛馬上向上面望望。他這個人有時是很多的疑，現在他就懷疑，她提高聲音

音乃是與躲起來的查德聯絡的一種暗號。

他的槍一動，警告道：「低聲一點！然後轉對黃小虎，柔聲地說：『我要到閣樓上去看看，你看着她，如果我和什麼人掙扎起來，你打破她的鼻樑好了！』」

黃小虎在她的臉前舉起了拳頭，恫嚇地一開一合着。

「現在怎樣了？」司馬洛問，「他不是不在閣樓上？」

「不是，」這個女人還是搖頭，「我已經說過了，他不在這裏！」司馬洛即使威脅到她的美麗，還是不生效。

司馬洛說：「我上去看看！」

他走到了屋後去，沿着那裏的一度樓梯上了閣樓。那裏的門掩着，而電燈掣是在門外的。司馬洛把電燈掣開了，然後開門。

裏面放滿了雜物，破傢俬，過時的擺設物，冬天的用物之類。這閣樓是用作儲物間的。雖然那裏面是有許多東西的後面都可以躲着一個人的，司馬洛却沒有進去找尋。因爲，那地板上鋪滿了灰塵的，而這些灰塵上並沒有腳印。很久沒有人進過這裏了，剛才也沒有。沒有人能够進入這閣樓而不在灰塵上留下腳印的。

查德不在這裏。

司馬洛回到樓下，再在各個房間裏搜了一遍。沒有人。這屋裏祇有這女人一個人。查德是不在這裏的。

司馬洛又回到了黃小虎和那個女人的身邊。

「他不在這裏。」他對黃小虎說。

「我早已告訴了你的！」那女人說。

「怎可能呢？」黃小虎問。

「卡斯和羅拔這兩個賴利。京的保險知道，」司馬洛說，「你們報告了上級，消息一定傳得很快。查德知道我們會來找他，就趕快逃命了。也許查德是一個值得找尋的人了。如果他不是有見不得光的難言之隱，爲什麼他要逃走呢？」

黃小虎認爲，既然查德已經知道他們來這裏，那他們還是快點離開，走爲上着了。但司馬洛搖頭。

「我看用不着走得那麼急的。」

「爲什麼？」黃小虎問。

「也許查德不單是逃避而已，」司馬洛說，「也許他還會設法對付我們的，我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他走到廳子的窗前去，拉開了一點那窗紗，小心地向外面望。外面的陰影太濃了，他望不見什麼。然而，他總覺得那黑暗之中是有點什麼不對似的。這祇是一種預感，但他這預感却是很靈的，不但帶過他許多次忙，而且也救過他不止一次命。

他再走進睡房裏，范仙妮果然是已拉了被子蒙頭而睡，聽見他進來，又恐懼地把被子拉開了。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祇是向你借件東西。你這裏有望遠鏡嗎？」

「有，」范仙妮馬上回答道，「在衣櫃裏。」

「那好極了，」司馬洛說，他過去打開衣櫃，看看裏面，果然掛着一副望遠鏡。他取下來看看，原來還是一副相當精良的望遠鏡。他說道：「是查德放在這裏的嗎？」

「但他忽然又改變主意出去了，」司馬洛說，「他這樣做，總有一個理由的，他沒有告訴你這個理由是什麼呢？」

「沒有，」她又搖着頭，「我已經說過了，我不管他的事的。也許是那個電話通知他發生了什麼緊急的事情，他要趕着去辦吧。」

「什麼電話？」司馬洛和黃小虎都一

齊問。

「有人打電話給他，他聽過了這個電話就換衣服走了，他祇是對我說：『范仙妮，我下一次再來找你！』就是這樣。」

「那電話對他說了些什麼？」司馬洛又問。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偷聽人家的電話是不禮貌的。總之，我什麼都不知道，不論發生了什麼，都不干我事，你們來麻煩我也沒有用的！」

司馬洛和黃小虎又面面相覷了一陣，然後司馬洛說：「他是聽過了這個電話之後才走的，那麼，你認爲這會不會是一個告密電話，告訴他要來找他，所以他就連忙離開了呢？」

「我不知道，」她說，「也許正是這樣吧！」

「什麼都不知道，」黃小虎沒好氣地說，「究竟有什麼是你知道的嗎？」

司馬洛揮揮手示意黃小虎不要太暴躁，然後把聲音放柔，問道：「好吧，范仙妮，現在我們相信你講的是真話了。但是，如果你再告訴我們一些真話，我們會更高興的。告訴我，范仙妮，查德是逃走了，但他逃到了什麼地方去呢，你可知道嗎？」

「我不知道。」那女人又是無可奉告，「我祇知道他的寫字間在哪裏，以及他寫字間的電話，如果你們要——」

「我們不要知道他的寫字間在那裏，」黃小虎不耐煩地道，「這個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我就不知道有其他地方了，」范

仙妮聳聳肩道：「我找他，總是打電話到他的寫字間去的，而且我也很少找他。總是他來找我的。」

司馬洛再凝視了她一陣，搖搖頭：「算了，我看你也是真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的，所以，我們還是走吧！」

那女人有點慌張了，眼睛一睜，不過，在她開口之前，司馬洛已經猜到她是要說什麼。司馬洛搖搖頭：「不，不用害怕的，范仙妮，我們不會傷害你的，你祇要忘記了這件事，當作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吵不鬧，讓我們靜靜地離開就行了。你答應嗎？」

范仙妮的眼睛一閃一閃着，簡直難以相信她會有這好運氣。她知道查德是哪一類人，就是對查德的朋友，她也抱有戒心，更不用說不是查德的朋友了。但她當然也不會反對這個協定。她連忙點頭：「我答應！我答應！」

「那很好，」司馬洛說道，「現在，回到你的房間裏去，睡在床上閉上眼睛吧，我們在這裏逗留一會，自然就會離開的了。」

她還是遲疑着，黃小虎兇聲地喝道：「快去，你沒有聽見嗎？」

她這才連忙起身，逃回她的房間裏去了。

黃小虎困惑地在客廳那昏暗中看着司馬洛，喃喃地咒罵着：「這就活見鬼了！」

查德每一次來這裏都過夜的，偏偏我們來找他時，他却提早走掉！」

「一個電話通知他離開的。」司馬洛說：「有人知道我們來這裏找他。」

「不，不，」范仙妮搖著頭，「是我，我去賽馬場時用的。」

「賽馬場？哦，原來你喜歡馬。」

「我祇是喜歡賭。」范仙妮聳了聳肩說。

「謝謝你，」司馬洛把望遠鏡拿了出去，舉起來向外面的黑暗中探視著。

這一次他看見了。他看見樹下的陰影中停著一部汽車，車中的人是不清楚了，不過他看見車廂內的黑暗中有些更黑的黑影在移動著。那車子裏當然是有人在著的，而且，這也不會是一部警車。

「怎麼樣？」黃小虎問。

「有人在那邊等著我們呢！」司馬洛說。

他再轉到另外一邊去望望，沒有什麼。後來就祇有這一部車子在守候著他們而已。

「我看我們還是走吧。」司馬洛說，「從來時的路走！」

他放下了望遠鏡，領著黃小虎進入了廚房，從廚房的窗口出去，向他們的車子跑回去。

「為什麼不過去和他們打打交道？」黃小虎問。

「我們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司馬洛說，「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讓警方來對付他們！」

「什麼意思讓警方來對付他們？」黃小虎大不以為然地問。

「我們可以用車上的無線電和我的警方朋友聯絡，叫警方把他們抓起來的。」司馬洛說。

「這樣？」黃小虎皺起了眉頭，「我不大高興這樣，我不喜歡依靠警方！」

「我也不喜歡，」司馬洛說：「不過現在你還有選擇餘地嗎？可以利用就要利用了！」

「但是警方也未必就能入他們以罪。」黃小虎說。

「倒不一定要入罪的，」司馬洛說：「祇要知道他們是誰，已經够好了，這就是做警察的方便之處，我們去問，他們不說，警察去問，他們却不能不說了！」

「唔，這倒是一個好辦法！」

「等一等！」司馬洛忽然把黃小虎一拉，使他在在一棵樹下停下了下來，「我們的車子？」

黃小虎也向他們的車子望過去，泊車子的地方已經空空如也，他們開來的那部貨車已經不在原處，不知所踪了。一陣陰冷的感覺爬上了司馬洛的脊樑，他把槍取了出來。

周圍還是靜悄悄的。但他知道不會靜很久了。

「有點不對！」黃小虎低聲說。何祇不對？司馬洛覺得簡直有很大不對。他不敢離開樹下，他相信離開一步，都是不安全的。

接著燈光就亮了起來了，他們剛才看見的那部車子亮起了車頭燈光，車子開動了，一轉轉了過來，車頭燈就向他們這邊直照。

「逃！」司馬洛叫著，把黃小虎一拉，就向黑暗中逃去。

子彈「嗖嗖」地在他們的身邊飛過，

豬。

其他的腳也動了，圍上來，有一個人重重地向司馬洛的背上坐坐了下來，把司馬洛肺內的空氣也壓得全噴了出去，因為另外一隻腳向他踢過來時，他是一時沒有力氣閃避了。

好在有人及時喝止：「好了，好了，放開他，算他打贏了吧，也許這樣會使他舒服點，他就願意回答我的問題了。」

那人老不願意地把司馬洛放了，司馬洛轉身坐了起來。

他看見了發令的人。是個穿著得很講究的人，筆挺的新款西服，頭上的油多到好像鏡子，上唇有兩撇幼幼的小鬚，皮鞋是黑白二色的，他的打扮像上一世紀的芝加哥黑社會，不過現在就是重新流行那種裝束，不算很英俊，不過是能够討某些女人的歡心的。

「查德。」司馬洛說。

「唔，你認得我。」查德說：「但我並不認識你，你是誰？怎麼你們中國人跑出了唐人街來混了？」

司馬洛聳聳肩，苦笑：「我不是從唐人街出來的。」

「那麼回答我吧，」查德說：「你是誰？」

司馬洛微笑：「我看，我們兩個人單獨談話比較好一點，這裏太吵了！」

查德望望周圍的人，好像聽到了一個很大的笑話似的。

但是沒有聽到槍聲，祇是看到槍咀的火光一閃一閃。

他們逃進了黑暗中。

那部車子開動了，車頭燈還是企圖把他們捕捉，於是他們就專向黑暗中逃走，而且專門走之字路，使車子不容易用燈光捕捉到他們。

車頭燈光有時照到他們，有時照到了一棵一棵的樹身，接著照到了前頭的另外一個人。一個拿著槍的人。

司馬洛放了一槍，那人倒了下去，他們繼續逃。司馬洛低聲對黃小虎說：「逃到樹林較密的地方去，那裏車子不容易追進來的。」

黃小虎也是這樣想。

他們繼續逃走，接著，前面又有槍嘴的火光一閃，司馬洛感到額上一麻，就倒了下去，世界沉進了一片漆黑之中。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黃小虎逃了一段才發覺不見了司馬洛，但也沒有辦法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可不能回頭去找司馬洛的。

接著，忽然之間，他聽不見槍聲了，也沒有子彈在周圍橫飛，他已經走遠了。那部汽車頭燈光在很遠的地方動著。

黃小虎停下了下來，不大喘氣，一個可以在拳壇上大戰十幾回合的人，跑這一段路，不算是什麼一回事的，他祇是在想，他已經逃脫了，他們不知道到哪裏可以找到他了。

但是司馬洛呢？司馬洛也逃脫了嗎，如果是這樣，他也許應該回到那間屋子和

司馬洛會合了，但，假如司馬洛並不是逃脫了呢？假如他是死了？

想到這裏，黃小虎的心頭就大大一顫！假如司馬洛是死掉了，那他怎麼辦？他逃到那裏好呢？脊背上升起了一陣冰冷的感覺。

頸背上也有一陣冰冷的感覺，不過，頸背上這一陣冰冷的感覺却是外來的，有一件冰冷的東西壓到了他的頸背上，一把冷酷的聲音在後面說：「不要動，朋友，一動，你就沒有頸子了。」

黃小虎知道那是一把手槍的槍咀，他不動了。

「現在，慢慢地把手舉起來！」那把聲音又說。聽這人講英語的口音，他知道這是一個黑人。

黑人也好，白人也好，紅人也好，總之那人是用槍指住他的頸子，他祇好把雙手舉起來了，那人伸手在他的身子摸了一遍，把他身上帶的槍取去了，黃小虎也不覺得很可惜反正他是不大善於用槍的。

「現在過轉來，慢慢的！」那人說著，槍就離開了黃小虎的頸背。

黃小虎慢慢地轉了過來，看見那果然是一個黑人，一口白牙齒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跟著，黃小虎的拳頭就揮動了，這個黑人整個飛了起來，離地二呎，翻了一個身，就不動了，黃小虎跳過去拾了他的槍，把他翻轉過來，他已經暈過去了。這也不是意外，就是挨打慣了的職業拳師，有許多也受不起黃小虎這樣一拳的。

黃小虎微笑：「朋友，人們稱我為閃

在佔了上風的時候，也許就肯講真話了，

於是他說道：「關於賴利·京的事又如何了？」

查德迷惑地看著他：「賴利的事如何了？」

「賴利死了，你一定是最高興的人了。」司馬洛說，一面小心地注意著查德的反應。

查德微笑：「這個嗎，你倒說得很對，我很賴利，這件事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死了，我難道要為他戴孝嗎？」

「你恨了他很久，」司馬洛說：「現在，你是終於大仇得報了。」

「這算不了報仇，」查德搖搖頭：「如果我能夠親手殺死他，這才算報仇。」

「親手殺死他，和派人去殺死他，這不是差不多嗎？」司馬洛說。

「我倒希望是我派人去殺他——」查德說著眉頭忽然一皺，「你說什麼？」

「你派人去殺了他！」司馬洛伸起一隻手來指著他。

查德從椅子上跳起來，走到司馬洛的面前來，一跛一跛地走過來，坐著的時候看不出他有什麼缺陷，但是一走起路來缺陷就現出來了。即使他打扮得那樣講究，也彌補不了這個缺陷。

他執住司馬洛的衣領把司馬洛揪了起來，那幾個打手也圍上前來，防備司馬洛會對查德有什麼不利的行動，查德搖著司馬洛：「你說什麼？」

「我已經聽見了。」司馬洛說。查德皺眉看了他一會，又放手把他丟回地上，司馬洛軟軟地仆下去，他也順勢

電拳王，不是沒有理由的。」

他那隻拳頭快得幾乎像是閃電一樣，在幾分之一秒內，在那人的手指能在槍機上移動幾分之一時的距離之前，他的拳頭已經移過了兩呎的距離使力一擊，擊中了那人的牙床了。那人在暈倒之前，也不知道自己是給什麼擊中的。快得想像不到。他當然不知道他遇到的是一個閃電拳王。

下一次，他自然會知所提防了——假如有下一句話。

司馬洛在醒來的時候感到頭痛欲裂。

頭痛使他的眼睛一時睜不開來，他戰戰兢兢地把手伸上去，摸摸額上，記得在暈倒之前那裏一陣麻麻的，所以他一定是那個部份受傷了，他摸到那裏有一塊乾硬的血塊，祇是皮外傷。

「你很幸運，」一個人在很高的地方對他說，「子彈射歪了兩吋，你就沒有頭了！」

「我總是那樣幸運的。」司馬洛答。一隻腳在他的肋骨上一踢，那爆炸性的痛苦使他的眼睛自動張了開來。首先看見的是有好幾雙腳立在他的周圍。怪不得那聲音是從上面下來了，原來他是躺在地上的，那隻腳又迎著他的臉踢過來。

司馬洛伸出手去把這隻腳接住了，一扭，而且自己的腳貼地撐了過去，撐在那人的腳脛上，那人尖叫一聲，失去平衡，在地上仆下來了。

司馬洛看到那是一個壯健的金髮青年人，很強壯，模樣也很蠢，看來很像一隻

裝出沒有抵抗的樣子來，以使對方降低戒心。

查德搖搖頭：「你這個人神經有點問題，我和賴利的死有什麼關係？」

「關係就在你的腿子，」司馬洛說，「如果不是為了賴利，你走起路來也不會這麼多采多姿了。」

查德的臉暴怒地漲紅了起來，他吼叫一聲，就提起腳向司馬洛踢過來，一連踢了好幾腳，司馬洛雖然很小心地用手去擋住每一腳，使每一腳的脚尖在肋骨上都撞得不太重，但那滋味還是不大好受的。

他呻吟着在地上滾來滾去。

「哈！哈！」查德毫無幽默感地笑着：「我這壞腿也有一個好處，因為有木的，所以我踢人的時候腿子不痛，但是被踢

的人却痛得很！」

「現在……我知道了！」司馬洛苦笑着。

「好了，」查德說：「現在玩笑開過了，你也知道和我開玩笑要付出什麼代價了，你說點實話吧！」

「真話我剛剛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

查德對那幾個打手揮揮手：「打！」他退後，讓那幾個人上前。

「等一等！」司馬洛大叫道：「等一等！」

那些人又停下來了，等他一等。

「這件事我們已經知道了，」司馬洛說：「你殺了我也沒有用。我們已經知道是你幹的，上頭要帶你回去解釋，你還是

##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 陸秀夫

亡與亡國，存與存國



陸秀夫，他的名字叫君直，宋朝時楚州鹽城人，小時候，就有才氣的名聲，個性與常人不同，他在很年輕的時候便中了進士。當時淮南鎮守李庭芝，仰慕陸秀夫的大名已經很久了，特地聘請他為幕僚，為國家做事，並且時常在別人面前稱讚他。大家都以李鎮守求得這種人才而以為很慶幸。

陸秀夫學問思想非常出眾，與當時的人比起來，皆高人一籌。他的個性喜歡沈靜的思考，並且不喜歡隨便說笑。不知道的人以為他的學問很平凡，一無可取，只是有一個官銜而已。所以有人便向李鎮守談到了這個問題。李鎮守也是覺得他名

不符合實際，便懷疑了很久，後來暗中的注意考察他的行為與處世的態度，知道他處理事情很有條理，一點也不慌亂，事情不分大小，稍微不會隨便，真是一位傑出的人才。從此之後，李鎮守對陸秀夫便十分佩服，並且說他是一位「大智若愚」的正直人物。

忠臣與奸臣不能夠同時存在，這是很自然的事務，不僅是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當時奸臣陳宜中因為陸秀夫在軍中任職已經很久了，對於軍中裏的事情，一定知道的很詳細，所以便常常的想要與陸秀夫研究討論，可是兩個人的天性相差很大，一個為善，一個為惡，忠臣與奸臣不能同時並存，終於發生了意見。陳宜中便利用他自己有權有勢，暗中買通了御史官，來陷害陸秀夫，於是陸秀夫便被降官職，派去潮州當官了。

在宋端宗景炎二年的時候，陸秀夫處理樞密院裏的事情，當時天下已經大亂，國家已經處在危急的情勢之中，陸秀夫便上書給皇上，說明了復興宋朝的計劃，景炎三年，元兵以他們每戰每勝的聲勢，將宋端宗迫到福州，而端宗就在這一年的三月因為生病而死了。朝廷裏的大臣們很着急，也很害怕，認為國家既然內有暴亂，外有外患，這樣內外一起，國家如何生存下去，不如從此散了，只有陸秀夫堅持不可以，他說：「宋朝王室的後代，還有很多其他的王，又不是沒有人了，古代的少康，只有一個城一個旅的兵，尚能够復興夏朝，何況我們的百官們都在，士兵也有

跟我走好些，你逃不掉的！」

「誰是你的上頭？」查德問。

「誰是賴利上頭？」司馬洛說。

「你是說……不，他們不會派兩個中國人來的！」

「因為你害的是一個中國人，」司馬洛說，「你害的是黃小虎。」

查德充滿了迷惑的神情：「你是說，你們認為黃小虎不是兇手？但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是呀！」

「你胡說得很好，」司馬洛說道，「不過我們開始看穿了，我們已經知道，黃小虎祇是一個代罪羔羊！」他現在是在胡說八道，但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不能說實話的。

查德目瞪口呆地看着司馬洛。這却使司馬洛感到困惑。因為查德並不急於否認。如果這是他幹的事，那他就是一个心虛的人。作賊心虛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否認自己作賊。

查德終於轉向那些手下：「你們聽到過這新聞嗎？」

大家都搖頭。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查德說着再想了一想，又生氣起來，大聲道：「而且我也不相信！你拿他們來嚇我，我也不怕的！我給你十秒鐘時間，你告訴我你究竟是在幹什麼，否則——」

「我就是來幹這件事，」司馬洛說，「他們就是派我來帶你回去。不然，我又為什麼不認識你，也和你無怨無仇，為什麼我要向你找麻煩？我不過是在做一件工作罷了！」

地上前道：「他在講天方夜譚故事，我們會聽不到一點風聲嗎？」

「對了，」查德點點頭，「也許我們應該查一查。倫高，你去查一查，問問我們的情報線路有沒有聽到這件事！」

「這是浪費時間，」那個叫倫高的人嘟囔着，「這傢伙不過是在胡說八道！」但他還是去了。

查德撫着下頷，一跛一跛地繞着司馬洛走來走去。現在他已忘記了打了一頓的事了。後來另一個打手提醒他：「問問他的同伴在哪裏吧！如果把你一個也捉來！」

「對了，」查德又對司馬洛說，「還有一個人和你在一起，他到哪裏去了？」司馬洛心裏一陣舒服。現在他知道原來黃小虎是已經逃脫了，並不是和他一起給關在這裏，說道：「哦！我還以為你們已經把他打死了！」

「他比你幸運，」查德說，「他逃掉了，但你要告訴我他躲在哪裏！」

「躲？」司馬洛笑起來，「他會躲？當然是回去報告了。你還是快點準備逃走吧，查德，他回去報告了，他會帶一隊軍隊來對付你的！」

「我不怕，」查德說：「這裏不是你我們的地盤，你們不敢隨便派人進來的！」

「現在谷巴也許已經捉住他了！」一個打手說。

「谷巴也還沒有消息？」查德問。

查德又呆在那裏了。他的確又想不出，除此之外，司馬洛還會是為了什麼原因向他找麻煩。

「我勸你還是別在我的身上浪費時間了，」司馬洛說：「還是省回時間來逃走吧。上頭已經知道了，你殺我，他們就更不會和你談，他們祇是會來殺你！」

「但這並不是我幹的，」查德叫道：「你們都瘋了！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他這是第一次否認。他又執住了司馬洛的衣服，把他搖了起來：「聽見沒有，這件事不是我幹的！」

「他只是在騙你，」一個打手說，「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是黃小虎幹的！賴利、京那二個保鏢也簡直是親眼看着他幹的！」

「現在有了新的線索，」司馬洛說，「我們找到了一個流浪漢，他說他看見在黃小虎離開之後，另外有一個人偷偷摸摸地走了出來。」

「但……但……」查德氣急敗壞地，「就是不是黃小虎，也不一定就是我的。起碼還有二十個人比我更想殺賴利，為什麼你們不找他們？」

「我們會逐個找的，」司馬洛繼續胡說八道，「但你在第一位！」

他的胡說八道是有一點道理，起碼說得頭頭是道，使得聽的人也不敢完全不相信。

「但是……」查德吶吶着，「你們弄錯了，你們完全弄錯了，怎可能是我幹這件事？」

「這人是一個瘋子！」一個打手不耐煩

來的，押着那傢伙進來。

聽他這樣說，司馬洛又可以猜出，黃小虎不但逃走了，而且他們之中有一個叫谷巴的人也不知所踪了。也許，這個谷巴是被黃小虎捉住了？但奇怪黃小虎現在是在何處，以及正在幹什麼。

「把他縛起來，」查德命令，「看着他，我們等查清楚了之後再對付他！」

那些人找來了繩子，動手把司馬洛縛起來。他們把司馬洛縛得像一條臘腸。自然，在他們縛繩子的時候，司馬洛也並沒有忘記弄他的典型把戲，那就是把全身的肌肉都盡量鼓脹起來，這樣，當他們縛好了之後，他再把肌肉放鬆，繩子就沒有縛得那麼緊了。當然並未鬆到馬上可以掙脫的程度，但是却有助於他在後來的掙脫的機會。

司馬洛冷冷地看着那兩個人，不屑地說：「現在查德還企圖掩飾這件事嗎？他掩不來的，我們已經知道了！」

其中一個打手搖頭嘆了一口氣：「我猜你弄錯了，這件事不會是查德幹的。」

「他幹什麼，不一定要和你商量吧？」司馬洛說。

「這句話是我私下對你說的，朋友！那打手把頭俯前，告訴你一件秘密吧，朋友，查德根本沒有胆量幹這件事。賴利太大了，他的後台太大了。查德是什麼？比較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小人物，他一天到晚說想殺賴利，但他不敢幹，他幹了，他沒有地方好逃。而且，如果他要幹，他也不會自己動手，他一定派我們去動手。但我們並沒有幹過這件事！」（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天

習

變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中流與依貝莎被千面佛等人沿途追殺。倉皇間，依貝莎發出求救訊號，及逃至一峭壁下，聞有呼應聲來自一岩洞內，兩人即匆匆進去。千面佛等人隨後追至，即在洞口用火攻，火乘風勢，濃烟烈焰吹入洞內，千面佛等人正以為得計，誰知吹入洞內的烟火，突然倒吹捲出洞外，黑白摩勒跟着走出，竟把千面佛九尾狐嚇走。彭家四虎也抱頭鼠竄，但均遭黑白摩勒截殺斃命。依貝莎見黑白摩勒不顧而行，便推管中流尾隨跟進，並為他向黑白摩勒說項，帶他到回疆去……

貢使朝貢品

殺手施殺着

冰山雪蓮

前行十數丈，黑摩勒忍不住問道：「老二，怎麼你要賣他這個賬？」

白摩勒笑笑：「這小子準是要利用我們對付無敵門，他雖然聰明，我們可不是呆子？」

「你却是讓他跟着——」  
「我們已經多年沒有入中原，正所謂人生路不熟，有他在一旁，實在是方便很多。」

黑摩勒沉吟不語，白摩勒接道：「況且我們的武功還在他之上，有什麼不妥，

將他殺掉就是了。」

黑摩勒連連點頭，咀角露出了笑意。千面佛九尾狐走出山路，不見白摩勒追來，才真的鬆過一口氣，也不敢逗留，趕程回去無敵門總壇。

看見他們空手回來，獨孤無敵也知道事情又出了亂子，知道了黑白雙魔從中作梗，才暗吃一驚。

他雖然不知道黑白雙魔有多大本領，亦知道這兩人是回疆的一流高手，當年亦曾經叱咤中原，現在突然現身，若說是它爲了那顆沙漠之星，只爲了對付彭家四虎，那實在難以令人置信。

獨孤無敵根本就不相信，暗付一定又

望當然不知道這許多，只顧勸他安心的靜養。

對於這個慈祥的老人，雲飛揚實在感激得很，若不是呂望，他縱然不致倒斃街頭，也絕不會痊癒得這麼快。

他只希望這個慈祥的老人能够安享餘年，却是怎也想不到，災禍已快將降臨呂家。

烟雨迷濛的清晨，雲飛揚在院子徘徊了一會，披着一身的雨粉，就像是平日一樣，進內堂向呂望請安。

他進入內堂的時候，呂望已經在招呼着一個客人，那是一個身穿官服，三綵長鬚，貌相威嚴的中年漢子。

從眼神雲飛揚已看出中年漢子內功深厚，最惹人注目的却是中年漢子所用的兵器。

那是一大九小金光閃耀的一套環圈，大的粗逾拇指，直徑差不多有兩尺，小的只有巴掌大小。

中年漢子却没有多大注意雲飛揚，只因爲雲飛揚脚步虛浮，眼神又散漫，面色蒼白，顯然大病初癒，完全不像一個練家子。

「飛揚，來得好——」呂望連隨給雲飛揚介紹，「快過來見見北鎮撫陸璣陸大人。」

待雲飛揚施過禮，呂望又說道：「陸大人統領大內錦衣侍衛，當年憑子母金環打遍大江南北，乃天下第一高手。」

「呂兄又來說笑了，」陸璣淡然一笑：「這位公子是……」

「是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外孫。」

「哦——」陸璣似乎不大感興趣。

雲飛揚也沒有興趣留下，與呂望問過安，便自退出。

呂望這才又轉回話題：「陸兄這一次出來，是必又身負重任。」

「若非如此，我們這兩個老朋友，也不知道待到什麼時候才有機會一聚。」

「只是陸兄又要辛苦了。」

「食君之祿，担君之憂，有時小弟實在很想學學呂兄急流勇退，安享餘年。」

「這要很大的決心。」呂望笑着鬚鬚子。「以我看，陸兄對於目前的生活，還是很眷戀。」

陸璣打了兩個哈哈，沒有回答。

呂望接問道：「陸兄這一次……」

「不瞞呂兄，是前往接應尼泊刺的使者，順道了斷一件案子。」

呂望沉吟着道：「要到你親自接應，這一次尼泊刺進貢我朝的必定是罕有的異寶奇珍。」

「那是一朵雪蓮，據說生長在絕壁之下，千年玄冰之中，千載難逢，爲了採摘這雪蓮，已斷送了近百條人命。」

「這冰山雪蓮，到底有什麼功效？」

「一般人吃了延年益壽，百病不侵，練武的人吃了却是立增數十年功力，所以消息傳出，黑白兩道的武林中人不少都蠢蠢欲動，意圖攔途截劫。」

「那就難怪要陸兄親自走這一趟了。」

「呂望語重心長的。」陸兄在路上千萬要小心。」

陸璣笑道：「小弟是怎樣的一個人

，呂兄難道還不清楚。」

「陸兄做事一向都深思熟慮，很少出漏子，只是那些江湖人，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

「呂兄這番話，小弟一定會穩記在心。」

呂望又沉吟了一會，道：「至於那一件案子？」

陸璣又笑笑：「呂兄是聰明人，應該想到是那一件的了。」

「不出我所料。」呂望輕歎一聲：「程立那兒果然事發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

「陸兄與他交情深厚，這件事偏又落在陸兄手上……」呂望一再慨歎。

「王命難違。」陸璣亦自歎息。

「程立據說亦有一身不錯的武功。」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我比呂兄更清楚。」陸璣笑得有些苦澀。

呂望沉默了下去。

程立與陸璣差不多年紀，相貌比陸璣却還要威嚴，對於陸璣的來意，他一些也不知道，也沒有提防。

陸璣亦只是帶來四個下屬。

兩人在大堂分賓主坐下，都是一臉笑容，寒暄一番，陸璣仍然沒有透露來意。程立也沒有看出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只道陸璣是因公外出，路過到訪，他已經退職九月，談到在任時的種種威風，不禁唏噓，對於陸璣，却是既羨且妒。

「聽說陸兄這半年以來屢建奇功，連升三級，實在是可喜可賀。」程立這句話





假直在地上，皮膚已變成紫色腫脹起來。公孫弘看在眼內，冷笑道：「看你子母金環厲害，還是七巧童子的天滅地絕搜魂針厲害？」

七巧童子一生研究機關消息，天滅地絕搜魂針更就是他的代表作，據說他就爲了設計這種暗器，一夜頭白，化了差不多十年，才造成七盒天滅地絕搜魂針，用了一盒，將他的仇敵射殺針下，終於心力交瘁，一病不起，他死後，其餘那六盒神針便不知所往，雖然黑道中人不少重金搜購，但無人能够提供消息。

想不到却是落在獨孤無敵手中。那天滅地絕搜魂針全用機簧發射，一發就是七七四九百九十支。

四盒齊發，出其不意，子母金環陸機武功怎樣高強亦難倖免。同一時，千面佛已一杖將另一輛馬車的車廂擊碎。

一個尼泊刺使者手抱錦盒瑟縮在車廂的一角，面無人色。

九尾狐長鞭一揮，便將那個錦盒纏住，再一拉，錦盒便飛上半天！

那個尼泊刺使者雙手亂搖，一個字也未說出，已被千面佛一禪杖擊殺！

錦盒凌空正好落向九尾狐，他伸手方待接，眼前白影一閃，那個錦盒已不知所踪。

「誰！」九尾狐霍地轉身，就看見了一白一黑兩個人！

黑白雙魔，錦盒也就托在白魔勒的手中，兩人一臉嘲弄之色！

千面佛獨孤鳳公孫弘迅速奔了過來，

將黑白雙魔圍在當中，獨孤鳳刀一指，嬌叱道：「什麼人？」

「是黑白雙魔！」九尾狐一步倒退。獨孤鳳冷笑道：「管他是黑白還是白黑，今日不將冰山雪蓮放下，休想離開這裏！」

千面佛一看自己這邊人多，心胆大壯，洪聲道：「不錯！」

其餘無敵門弟子飛快圍了上來，那些軍兵這時候已無一倖免。

黑摩勒目光一掃，冷笑道：「無敵門的人就只得得以索凌寡？」

「少廢話！」公孫弘一擺日月輪，便待殺上去，其餘人亦準備衝殺上前。

「住手！」一聲暴喝，即時劃空傳過來。

聲落人落，獨孤無敵飛鳥一樣凌空落下，龍頭杖一橫，笑顧黑白雙魔。兩位成名多年，這樣欺負晚輩，也不見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白魔勒「哦」的一聲：「獨孤幫主也來了。」

「來得總是時候。」無敵龍頭杖往地上一插，「就這樣兩位將錦盒放下離開，兩位當然不會答應。」

「我們正要領教幫主的高招！」白魔勒語氣冷傲。

無敵笑笑道：「聽說兩位無論對付什麼人，都是一起上！」

「這是事實，所以幫主莫要說我們兄弟以二對一。」

「兩位若是敗在我手下？」

「雪蓮當然歸無敵門，否則……」

盡殺絕！」

兩個使者的面色不由蒼白起來。六騎快馬即時從前面密林衝出來，使者又吃了一驚，陸機却完全不爲所動，笑笑道：「那是我們約好在這裏接應的人。」

六騎快馬迅速奔至，當先是一個紅衣喇嘛，其後一個背插雙戟的黃衣中年人，最後是六個錦衣衛。

「密宗高手，一等侍衛，天龍上人。二等侍衛七傷戟朱培！」陸機介紹過紅衣喇嘛與黃衣人，接對兩人道：「好，你們兩人來得正是時候！」

陸機說好，遠山上監視的人却暗呼不妙，那是風，他隨即一陣風的掠回，天帝傳香君兩雷正從後面趕上，一見風這種態，已猜到了幾分。

「是不是有人接應？」天帝劈頭第一句就這樣問。

風點頭，天帝笑笑道：「陸機這個人果然不簡單，每一個步驟都已先行安排妥當。」

「大爺推測到陸機必會暗中由這條路離開，當然也考慮到他早已安排了在此接應。」

「意料之中。」天帝仍然一面笑容。那我們應該如何是好？」

「追下去——」天帝輕搖着鬍子。總有機會的。」

這一追，便追到了呂望的私邸。陸機並不想留下，可是那兩個使者之一，却水土不服，突然病起來。

「無敵門也會恭送兩位。」

「無信不足以服人，獨孤幫主一言九鼎，就這樣決定的了。」白魔勒隨即將錦盒往地上一放，身形一動，掠了出去。

黑摩勒身形絕不在白魔勒之下，可是無敵的身形更快，雙魔身形未定，無敵已悍然立在他們面前。

「獨孤幫主好一身輕功！」黑摩勒倒是由心讚出來，白魔勒接道：「不知龍頭杖又如何？」

語聲一落，兩人的手中已各自多了一柄狹長的細刀，劃起兩道寒光，左右斬向無敵！

無敵龍頭杖盤旋，連接雙刀七十二斬，風車般疾轉起來，雙魔細刀立被封在外門！

雙魔相顧一眼，身形突變，繞着無敵飛快的轉動，無敵看眼內，打了一個哈哈，身形突然一頓，雙魔的身形同時亦一頓，接一長，雙刀飛射！

他們快，無敵更加快，龍頭杖一劃一翻，「鏗鏘」的竟就將雙刀鎖在龍口內。他大喝一聲，雙手接一振，「呼」的將那支龍頭杖拋上了半天！

雙魔只覺一股奇烈的內力從劍上透來，五指不由被震得一鬆，劍立即脫手，兩人的反應敏捷之極，左右欺上，齊出右掌，擊向無敵！

掌未到，寒風已砭人肌膚，那兩隻手掌利那竟有如死魚肉一樣，而且冒出一絲絲白氣！

無敵身形不動，雙掌陡出，「叭叭」的兩聲，正迎向擊來的雙掌。

四隻手掌立即緊黏在一起，無敵一聲暴喝，身形風車般旋轉起來，雙魔的身形同時被牽動，竟被帶得雙腳離地，凌空飛旋！

無敵的雙手越來越紅，雙魔的手却越來越白，身形過處，砂石激飛，無敵腳下的泥土一連四下飛旋，硬硬被他旋出了尺許深一個地洞來！

他再一聲暴喝，雙掌一吞一吐，霹靂一聲，雙魔倒飛了出去！

一飛丈外，雙魔凌空一個翻滾，落在地上，一張臉難看到極點。

無敵亦從地洞裏拔起來，雙掌「霍霍」的虛擺幾式，才立定，這一立，又是淵停嶽峙，氣勢萬千。

所有無敵門弟子轟然發出了一聲歡呼，獨孤鳳左右上前，分別將錦盒龍頭杖送上。

無敵帶笑右手接過龍頭杖，左手才將錦盒接下，面色陡然一沉。也不將錦盒打開，突然道：「給你們！」將錦盒拋出。

黑白雙魔已準備離開，聽說一怔，白魔勒探手將錦盒接下，不由自主的急急打開來。

錦盒內載的是一大一兩枚金環，綫香一樣粗幼，小的如指環，大的亦不過巴掌一般。

獨孤無敵隨即伸手向獨孤鳳：「把刀給我！」

獨孤鳳奇怪的將刀遞給無敵，所有人的目光亦是落在無敵面上。

無敵緩緩走到陸機的屍體前，陸機的肌膚已因毒發變紫，面色却沒有變化，無敵

「是你？」傳香君第一個開口，雲飛揚回答的亦是相同的一句話。

他們實在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遇上。你怎會在這裏？」傳香君很奇怪。

「我是來找王大夫看病的。你呢？」傳香君想想才道：「我是跟王大夫學醫。」

這也是事實，不過是多年前的事情，她打量着雲飛揚，接道：「你的臉色不大好，是有病？」

雲飛揚搖頭，傳香君恍然道：「那是你家裏的人？你不是說過，沒有家？」

「我現在寄居在一位長輩的家中。」

「王大夫出外看病，也許我可以幫你忙？」

雲飛揚笑着問：「你還是到處學醫煉藥？」

傳香君領首，雲飛揚接道：「那醫術當然更好的了。」

「你的武功呢，有沒有丟下？」

雲飛揚輕歎一聲：「我……我的武功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傳香君大吃一驚。「怎會這樣的？」

「這說來話長。」雲飛揚苦笑一下。簡單說，我是敗在敵人的掌下，被擊成重傷以至內功盡散。」

「那一定是一個壞人。」傳香君歎了口氣。這年頭，做一個好人總是吃虧。」

「一頓，目光一轉，道：『我們到那邊的小酒家坐下，好好的談一談。』

雲飛揚點頭，他鄉遇故知，在他來說未嘗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情。（未完）

「我們不是約好了在前面會合？」

「劫奪貢品，罪誅九族，那些雖然是亡命之徒，亦不敢公然與官府作對，所以他們除非不動手，否則一定不留活口，斬

敵一聲冷笑，長刀急落，寒光一閃，陸機的臉龐齊中被刀劃開，沒有血，這臉龐之後還有一張臉龐，赫然是屬於他帶來的四個錦衣衛之一所有。

衆人看在眼內，不由都傻了臉。無敵將刀還給獨孤鳳，冷笑道：「錦盒是假的，人也是，真的當然已暗中由第二條路高飛遠去！」

目光轉落在黑白雙魔面上。兩位也是老江湖了，雪蓮生於極寒之地，這個錦盒到手却是一絲陰寒之氣也沒有，那應該就知道其中有詐，還要拚下去，若是因此有什麼失閃，恐怕難免江湖朋友笑話。」

黑白雙魔老臉一紅，一齊悶哼一聲，反手將錦盒擲到地上，轉身就走，衆人方待追趕，却給無敵揮手止住。

「算了——」無敵目光轉向那兩枚從錦盒中彈出，猶在地上打轉的金環，又一聲冷笑。「好，子母金環總算還沒有令我失望！」

子母金環這時候正與兩個錦衣衛護着那兩個尼泊刺的使者，走在山道上。

一個使者終於忍不住讀歎一聲：「陸大人智勇雙全，不愧是大內第一高手。」

另一個使者接道：「那些賊人若是發覺中計，相信也要說一個服字。」

陸機淡然一笑。無論他們說什麼，我們都不會聽得到的了。」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金筆點龍記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俞秀凡進入造化城中，一心想見造化城主，首先他受到湯蘭的阻擋，俞秀凡運用他的機智以及武功不但把湯蘭制服，同時使她改變立場，背叛造化城主，在湯蘭和花妃子兩人協助下，俞秀凡通過幾重險關，來到造化城最後一關，但城主未見現身，只是由石壁傳來聲音，於是俞秀凡公開聲言要和城主決鬥，城主却認為當今武林只有艾九靈才可以和他打上幾招，並答應派出三名高手和俞秀凡動手，俞秀凡若能打贏，則造化城主親自和他一搏。

## 蓄勢迎強敵

## 勇戰不回頭

俞秀凡一劍得手，並未再乘勢擊出，反而向後退了五步，緩緩說道：「閣下！斷去一臂，應該是輸了。」

白衣人望着斷臂上湧出的鮮血，迅速用左手在穴道上點了三指。

向外湧出的鮮血，突然間停住了下來。

白衣人望着地下的斷臂，忽然間撕下了身上一片衣服，把傷臂包了起來。

輕輕吁一口氣，道：「在下這一生中第一次挫敗，而且，一敗之下，就斷了一條右臂，此生此世，我再也不能用劍了。」

俞秀凡道：「閣下可以練左手劍法。」

白衣人道：「左手劍法，談何容易，二十年也未必能練得成功。」

俞秀凡道：「閣下一生中，殺了不少人，在你劍下送命的人，不知多少了。」

白衣人道：「這是報應了。」

俞秀凡說道：「在下不敢如此說。不過，我覺得，動手拚搏之間，難免要有所傷亡了，在下如是中了閣下一劍，只怕也早已粉身碎骨了。」

白衣人點點頭，未再答話，轉身快步而去了。

俞秀凡伸手一摸後頸，沾染了一手鮮血。搖搖頭，只覺筋骨尚未損傷，心中稍覺寬慰。

那證明了他還有再戰之能。輕輕吁一口氣，俞秀凡緩緩說道：「這真是一種很奇怪的劍法，在下這一生中，從未見過如此妙異的劍法。」

湯蘭哼了一聲，撕去了身上一片衣服，包起了俞秀凡頸間的傷勢，低聲道：「傷到了筋骨沒有？」

俞秀凡搖搖頭，道：「還好，只是傷到了頸間肌膚。」

湯蘭問道：「俞少俠，要不要運氣調息一下？」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試試他的迴旋劍法。」

但聞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兩位走不了啦！」

俞秀凡冷冷說道：「咱們也沒有打算走，閣下不用激我。」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你能斬斷了大劍士一條手臂，足見高明，但在下倒要試試閣下的劍法，有何精奇之處？」

俞秀凡道：「在下也要試試閣下的迴旋劍法，我不會這樣輕易的退走。」

青衣人道：「好！咱們分出勝負，就不許離開。」

俞秀凡一笑，道：「好！」

青衣人突然飛身而起，兩支長劍，一齊刺來。這一次，他雙劍合璧刺向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吸一口氣，潛運內力，突然一揮長劍，橫斬而去。

青衣人刺向俞秀凡前胸的劍勢，在接近了俞秀凡時，突然一分二，一劍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

這真是奇妙絕倫的一劍。下面的劍勢，封住了俞秀凡的劍勢，上面一劍，却直刺咽喉。

噹的一聲，雙劍相擊，俞秀凡劍上的力道，雖然把青衣人劍勢抬高五寸，但劍勢仍然被封住。

但青衣人上面的劍勢，却電光石火一般，刺向了俞秀凡的咽喉要害。

危急之間，俞秀凡一偏頭，寒光掠頸而過，呼的一聲，穿破了俞秀凡的右臂衣衫。

這一劍險險避過，沒有傷到肌膚。俞秀凡一挫腕，長劍收回，突又擊去，一劍橫削，斬了過去。

他望也未望右臂一眼，是否受了傷，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感覺到右臂，仍然有力量用出，就全力攻出一劍。

這一劍無招無式，却快速之極，閃電流矢一般。劍光過去，鮮血迸冒，青衣人一條左手臂，被齊肘間斬斷。

慄慄的青衣人，一聲未呼，身子忽然間向後退了五步，右手同時疾出，拉住了向下沉落的左手臂，連一條斷臂和右手五指仍然緊握的長劍，帶了回去。

身子站定，張口咬住了斷了的左臂，右手一振，長劍疾飛而出，直向俞秀凡飛了過去。

長劍出手，右手五指又抓住了斷臂五指緊握的長劍，用力一抖，震落下左臂。

俞秀凡吃過了一次苦頭，眼看長劍擊來，不敢再揮劍封架，身子一側，閃避開去。長劍掠面而過，向後飛去。青衣人右手取過斷臂的長劍，又疾快的投擲過來。

這一劍，力道更強，比起第一次的劍勢，更為快速。

俞秀凡心中付道：原來他劍上的古怪迴旋力道，必得遇上了阻力，才能發揮作用，我不

湯蘭道：「小妹之意，咱們用不着和造化城主講什麼信用。」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湯蘭道：「小妹的想法是，咱們不用再履行這個諾言了。」

俞秀凡道：「姑娘之意是，咱們不用和他們再打下去了。」

湯蘭道：「小妹正是此意。」

俞秀凡說道：「但造化城主，豈肯放過咱們？」

湯蘭道：「自然他不會放過咱們。不過，主動之權，操諸我手。咱們要見他，他可以設下重重的關卡，要咱們冒險而入。如若咱們不和他動手，他們必然要找咱們，對麼？」

俞秀凡道：「不錯。」

湯蘭道：「至少，決戰的地點，由咱們選擇。」

俞秀凡點點頭，欲言又止。

湯蘭道：「俞少俠！江湖上，不是一個講道義，說仁德的地方。何況，你面對天下第一狡猾之徒，咱們用不着再守信諾了。」

俞秀凡歎口氣，道：「咱們要對付造化城主，就是因為他無信無義，奸詐，惡毒，如是咱們也和造化城主一樣無信，那豈不是一椿很大的遺憾麼？」

湯蘭笑一笑，道：「俞少俠，江湖上的險惡，怎能以信義對待敵人。這些年來，能够進入此地和造化城主為敵的，只你一個，你怎麼可輕易犧牲？」

花花妃子道：「湯姑娘說的是啊！你為一語信諾而死，正是造化城主的希望，咱們不能讓他如願以償。」

湯蘭道：「俞少俠！小妹十數年江湖歷練，見識過很多為信諾而死的人，也許死後博得英雄之名，但對江湖大局，却是全無補益。俞

少俠請想想，你如不幸戰死，對人對事，有什麼好處？」

未容得俞秀凡答話，一陣沉重的步履聲傳了過來，一個手執雙劍的青衣人，正快步行了過來。

湯蘭道：「這是第二個人！」

俞秀凡吸一口氣，緩步迎了上去。

雙方還有五步距離，那人突然一揮雙劍，兩道寒芒，二龍出水一般，剪擊過來。

俞秀凡一式「劃分陰陽」，封開了兩道凌厲的劍勢。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劍法！」

左手一抖，一劍如箭，直射過來。

俞秀凡暗道：「這人的把手中長劍，當作暗器施用。」心中轉念，長劍已橫裏點出。他出劍快速，波的一聲，點中劍身。但却不料疾飛而至的長劍，不但未被震開，却忽然轉身，劍鋒掠着俞秀凡頸項而過。俞秀凡身子向前疾衝一步，急急縮頸，仍然晚了一步。劍鋒劃肩而過，鮮血淋漓而下。敢情這長劍上，蓄蘊着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吃得俞秀凡劍勢一擋，長劍忽然間轉了彎。

但見那長劍打個迴旋，突然間又飛回青衣人之手。

湯蘭高聲叫道：「迴旋飛劍！」

青衣人冷冷說道：「不錯，俞秀凡，納命來吧！」

湯蘭右手一揮，一把金針，電射而出，道：「先接我一把金針。」

花花妃子急步奔了過來，道：「俞少俠，傷的重麼？」

俞秀凡道：「傷勢不重，但他這劍路怪異，真叫人莫測。」

青衣人雙劍揮舞出一片劍幕，擊落了湯蘭一把發出的二十一枚金針。

少俠請想想，你如不幸戰死，對人對事，有什麼好處？」

未容得俞秀凡答話，一陣沉重的步履聲傳了過來，一個手執雙劍的青衣人，正快步行了過來。

湯蘭道：「這是第二個人！」

俞秀凡吸一口氣，緩步迎了上去。

雙方還有五步距離，那人突然一揮雙劍，兩道寒芒，二龍出水一般，剪擊過來。

俞秀凡一式「劃分陰陽」，封開了兩道凌厲的劍勢。

青衣人冷哼一聲，道：「好劍法！」

左手一抖，一劍如箭，直射過來。

俞秀凡暗道：「這人的把手中長劍，當作暗器施用。」心中轉念，長劍已橫裏點出。他出劍快速，波的一聲，點中劍身。但却不料疾飛而至的長劍，不但未被震開，却忽然轉身，劍鋒掠着俞秀凡頸項而過。俞秀凡身子向前疾衝一步，急急縮頸，仍然晚了一步。劍鋒劃肩而過，鮮血淋漓而下。敢情這長劍上，蓄蘊着一股很奇怪的力道，吃得俞秀凡劍勢一擋，長劍忽然間轉了彎。

但見那長劍打個迴旋，突然間又飛回青衣人之手。

湯蘭高聲叫道：「迴旋飛劍！」

青衣人冷冷說道：「不錯，俞秀凡，納命來吧！」

湯蘭右手一揮，一把金針，電射而出，道：「先接我一把金針。」

花花妃子急步奔了過來，道：「俞少俠，傷的重麼？」

俞秀凡道：「傷勢不重，但他這劍路怪異，真叫人莫測。」







俞秀凡道：「盛情心領了，閣下可是已答應了在下下的要求？」

藍衫人笑道：「你再三逼迫，我似乎是非拒絕了，只好成全你的願。」

俞秀凡道：「好！那咱們就一言為定。」

藍衫人點點頭，目光轉注獨行叟的臉上，道：「閣下準備好了沒有？」

獨行叟道：「好了。你請出手吧！」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你要小心了。」

喝聲中，人已飛身躍出，說完一句話，人又退回原位站好。

獨行叟突然舉起了右臂，張開嘴巴，鮮血由口中湧了出來。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我這道你真是鋼筋鐵骨，原來，你也無法承受這破山天星掌力一擊。」

獨行叟似是說說話，但他已沒有說話的機會，雙手揮動了一會，蓬然一聲摔倒在地上。血由七竅中湧了出來。

俞秀凡呆住了，針針湯湯更是由心底泛起來一股涼意，直透後背。

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具有這樣武功，也想不到一個人武功能高強到如此的程度。

藍衫人望了望獨行叟的屍體，緩緩說道：「你還要和本座動手麼？」

俞秀凡道：「咱們進入造化城時，就沒有打算再活著回去。」

藍衫人點點頭，道：「俞秀凡！能不能再想想？」

俞秀凡道：「想什麼？」

藍衫人道：「想想看，你有幾分勝算？」

俞秀凡道：「沒有。在下根本就沒有把握。看到你殺死獨行叟的手法之後，老實說，連一分把握也沒有了。」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你說的很坦白啊！」

俞秀凡道：「說的坦白是一回事，但咱們比劍拚命又是一回事。約好的搏殺，自然是不能更改。」

藍衫人雙眉聳動，俊目放光，盯住俞秀凡道：「本座有一點想不明白，要請教一二。」

俞秀凡道：「閣下只管請說！」

藍衫人道：「你明明知道不是本座之敵，一動上手，非死不可，為什麼還要堅持動手呢？」

俞秀凡道：「你知道『志不可屈』這句話麼？」

藍衫人道：「我不願取你之命，就是因為你有一份可敬的豪氣。不過你如是不幸戰死了，那豈不是把你這一腔凌雲壯志，全都付於流水。」

俞秀凡道：「閣下用不着對我如此關心，要想咱們停止這一場比試，只有兩個辦法。」

藍衫人道：「世間有不少才人，但像你這樣明瞭直率的人，實是不多。我不想殺你，因為我正缺少一個像你這樣人物的助手，說說看，還有別的什麼辦法？」

俞秀凡道：「一個是你把我殺死，一個是你宣佈解散造化城，不再為害江湖，既往不究，也許咱們可以做個朋友。」

藍衫人道：「我看應該有第三個辦法。」

俞秀凡道：「在下倒想不出來。」

藍衫人道：「你把我殺死，豈不是可使造化城消散於無形之中。」

俞秀凡道：「人貴自知，看到閣下殺死獨行叟的手法之後，在下自知不是敵手。」

藍衫人沉吟了一陣，道：「俞秀凡，我那寢居之處，有七大關口，你不要試試看，能否衝過七關。」

俞秀凡道：「不用了。我要把全部力量投注在最重的一注上。」

藍衫人道：「你既執意如此，那也沒有法子的了，咱們沒有限制招數，我就讓你先機。」

俞秀凡道：「謝了。」

刷的一聲，抽出長劍，點向藍衫人。

藍衫人一閃身避開了劍勢，隨手拍出一掌，擊向俞秀凡的右腕。

俞秀凡以快劍馳名，但這藍衫人的閃避身法，似是更快一些，拍出的掌勢，也是疾如電閃。

就是那回手一掌，但因位置、掌力，恰當時，封住了俞秀凡長劍的出路，迫的俞秀凡無法變招反擊，只好急急退開。

俞秀凡施展快劍，連攻三次。但那藍衫人飄忽的身法，似有若無，竟然把俞秀凡的三劍完全避開。

每次都是一樣，避開之後，拍出一掌。那一掌的位置，恰是封住俞秀凡劍勢變化的關鍵，每次都逼他退後數尺。

藍衫人第四次逼退了俞秀凡之後，突然冷笑一聲，道：「住手！」

俞秀凡停下了攻擊，道：「有何見教？」

藍衫人道：「事不過三，我已經四次手下留情了，閣下也應該明白了。」

俞秀凡道：「你可以不用手下留情。」

藍衫人道：「俞秀凡！你已經施展過快劍攻勢，那也不過如此。」

俞秀凡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咱們的结果，只有一個，那就是閣下把我殺死。」

藍衫人臉色一變，道：「好！我要開始反擊了。」

俞秀凡捧劍當胸，緩緩說道：「不用客氣，只管出手。」

藍衫人一側身，直欺到俞秀凡的身前。

俞秀凡右手劍光如電，回掃過去。他出劍快速，這一劍力道之強，更是全力施為。

但聞噹的一聲，長劍似是擊在了一件堅硬的鐵器之上，竟被擋了回去。

凝目望去，只見那藍衫人左臂平舉，就是用一條手臂。

擋住了俞秀凡的快劍。

劍刃斬破了那藍衫人的衣袖，可以清楚看到那藍衫人手臂上一道四指寬的銀色護臂。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強的臂力。」

藍衫人左手一招，忽然袖中射出了一道寒芒，抵在了俞秀凡的咽喉之上，笑一笑，道：「俞秀凡，你認了吧！」

俞秀凡暗暗歎息一聲，付道：這人的武功似是比我高出很多，就算再打下去，也難是人家的敵手了。

正想棄劍認輸，忽覺腦際間靈光一閃，一個新的念頭展現腦際。

心中想道：他帶有護臂，成竹在胸，心中早有了打算，我却是完全在不知不覺之中。他舉手擋住了我的劍勢，已取得最有利的地位，在我分神之際，震驚未消，他由袖中突出長劍，抵住了我的咽喉之上，實也並非難事。

心中盤算了一陣，勇氣陡生，淡淡一笑，道：「一着失算，滿盤皆輸，在下實未想到，堂堂的造化城主，竟然帶着護臂。」

藍衫人嗯了一聲，說道：「你的敗得不服麼？」

俞秀凡道：「是！在下確實敗的不服。」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俞秀凡，我是一個很重實際的人，你雖然敗的不服，那也只有認了，我不會再給你出手一試的機會。」

（未完）

##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 冬夜來怪叟

## 雪地現奇人

白衣人道：「這你就不管了！」

一面說，這個體面的白衣人把折起來的袖子翻開來，兩根手指頭拈起來黃澄澄的一片金葉子，足足有二兩重。

「唉——這個先付給你，算是今天全部開銷——」

侯掌櫃的兩隻手接過來，立刻兩隻眼睛笑得眯成了一道縫：「我的大爺——這可是金子呀……這是……你大爺和寶眷要吃些什麼呀……就是給您老上燕翅全席，也使不了這麼多呀！」

白衣人朗笑一聲說道：「燕翅席怎能合我的口味？吃什麼，我的跟班兒會招呼你，簡單清爽，這個，用不着你操心，倒是……」

微微一頓，他的一雙眸子緩緩掃過食堂內各人：「只是你這裏太雜了——」

「這……是麼？」侯掌櫃的搓着兩隻手：「七里舖是小地方，因為臨江靠岸，所以南來北往的客人是雜了一點！」

白衣人點點頭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從現在起，希望你不要再接待一個客人，你明白吧！」

侯掌櫃的喃喃道：「這……你大爺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衣人莞爾一笑道：「很簡單，從現在起，你這店裏的客人是只准離開而不准增加，你明白吧！」

「噢——原來是這樣……」侯掌櫃的呆了一下：「這這……」

「除了剛才那塊金子以外，我另有賞賜，這一點你要務必給我做到！」

侯掌櫃的頓時笑逐顏開，一連串的應聲答應着，遂即招呼身旁小二道：「謝三，把客滿的牌子給掛出去，這位大爺已把所有座位給包下了！」

叫「謝三」的小夥計，高聲答應着，轉身就往外面跑，不經意却與一個戴金箍的高道士撞在了一塊！

敢情是那道士正往裏面走，謝三往外面跑，一個有心一個無意，就這麼撞在了一塊！

道士身高體大，謝三却是又瘦又小，一撞之下，驀地反彈了出去，噹通！一聲摔倒在地！

「喂……你這個人……」

嘴裏噙着，謝三半天才由地上爬了起來！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海無顏

的其餘五招，與他比劃，因他有恩於吳明，不得不應所求。五招過後，海無顏已悟澈破解這一罕世絕技——醉金鳥的訣竅。隨後即滿懷喜悅的離開吳明，到白桑軒去買醉，一抒年來彈精竭慮的心情，當他坐下不久，即見一青衣儒生打扮的文士進來，跟着，又見一老頭牽着兩隻猴子走入酒店，又不久，一輛馬車在店前停下，車上下來一雙雍容華貴的中年夫婦，走進店內。海無顏見到這些人不期聚集此地，預料將必有事發生……

「我這個人怎麼樣？」道士打着一口湖北官話：「你們是開店賣飯，酒家是來吃飯的大爺，那一點錯了嗎？」

一聽是來吃飯的，謝三立刻跳起來搖着雙手：「對不起，這位道爺，我們這裏客滿了，你道爺請到別處去吧！」

道人挑動着一雙濃眉道：「胡說——明明有的是座位，怎麼叫客滿了，來！給道爺倒茶，好茶！」

嘴裏說着，這個道人一隻手提着沉重的一隻冰鐵拐杖，就往裏面走——

看到這裏，居中而坐，那個玩猴兒戲的小老頭兒，忽然呵呵笑了。

「這可好，有樂子看了……小二，來酒！」兩隻猴兒也像牠們主子一樣的湊趣，拍桌子打碗，嘴裏咕呱亂叫！

白衣夫婦似乎進門不久，已把在座每一個人都觀察到了，單單只是忽略了一







非是把由鼻子裏吸進來的空氣從嘴裏吐出去而已，然而事實上吸到肚子裏的那一段過程卻並不簡單。

一盞茶之後，老人身上已很暖了。

他轉過身來把破碗裏的油燈捻子撥下來一些，只剩下來豆大的一點燈光，遂即打開柴扉，步出房外。

四週是荒蕪了的田畦，却讓一片醒目的白霜給掩滿了，應該很冷了，但老人身子却是暖烘烘的！

站在門前，他遠遠的眺望着。

忽然屋頂上起了一些震動，不容他回過身子，即見一片黑影，烏雲也似的由他頭頂上掠過，像是一隻碩大無朋的巨鳥，飄落出數丈以外！

黑袍老人先是吃了一驚，立刻冷哼了一聲，身子向前微微一折，「喂！」一聲，箭矢也似的直衝着前面人影背後縱了過去。

兩個人的身子都够快的。

前面那條影子，當然不是一隻鳥，當他身子在佈滿了濃霜的地面上甫一落下時，立刻顯出了矯健高大的人影，這時黑袍老人的身形，已如同箭矢也似的，直向他身前疾撲過來。

前面那人似乎並非真的急於脫身，否則他應該有相當從容的時間可以逃走的，然而現在他却寧可回過身來，與黑袍老人對上一掌。

一個是疾撲，一個是猛回！

四隻手掌就在這般情況下倏地迎在了一起。

黑袍老人雖是十分留意對方那張臉，

却仍然未能看得很清楚，只彷彿看見對方那張臉很是蒼白，眉目五官堪稱俊秀，畢竟只是一剎間事，那能看仔細了。

令老人吃驚的是，對方那雙迎接自己的手掌，敢情竟的這般紮實有力。

黑袍老人一生會敵無數，能享有今日武林中至高令譽，當非偶然，初初一見，敵友未分之下，他當然不能出手太重，惟恐一上便使害了對方，就這樣，他也施出了七成的力道！

以他功力，七成力道已相當够瞧的了，足足可以將一棵合抱粗細的巨木從中摧折為二——

可是，如果用來對付對方這個人，却顯然「過輕」了！

四隻手掌甫一接觸的當兒，黑袍老人只覺得兩處脈上一陣發熱，很明顯的是對方所加諸的力道已經超過了自己力道的原因。

——這一驚，使得黑袍老人陡地出了一身冷汗，他猶是心存厚道，不欲以十成功力向對方反擊，雙掌略振之下，身子反向前後倒退了過去。

對面那個人微微怔了一下，已似明白了對方的用心，點點頭道：「多謝留情，再見！」

話聲中顯似着一些嶺南口音，又有些京裏的味兒，以老人之豐富閱歷，竟然一時拿他不準！

不容他出聲詢問，對方那個人已伸展着長軀，潛龍昇天也似的拔空而起。

——他拔起的勢子極為快捷，在「撲」一聲衣袂震風聲裏，已經拔起了

五六丈高，是斜着出去的，長虹似波般落向一排巨竹！

緊接着竹梢子喇啦一陣响，他身子第二次又縱了出去，瞬息隱身在濃濃夜色之中。

黑袍老人只是愣愣的看着這個人消失的背影，心裏却有說不出一種驚懼！在這個偏僻的小市鎮上，竟然會隱藏着如此莫測高深的奇人，真令他有些匪夷所思！

大凡一個人的出現，都不會是平白無故的，當然這裏所謂的人，並非指的是一般的常人，而是指那些身賦有奇異武功的「奇人」——就像眼前這個黑袍老人，他的出現當然也絕非偶然無因。

黑袍老人閃爍着那雙蘊有隱隱鋒芒的眼睛，努力的把剛才那個奇異青年出現的情形，想了一通！

那人是由房頂上下來的——無異的，他似乎已經對自己觀察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他的用心如何？

想到這裏，老人輕輕縱身，來到了方才棲身的那間柴屋，再一長身，已躍上了屋脊，只見其上佈滿了白白的一片銀霜。

黑袍老人只是凝聚着目光，細細的在霜面上搜索着，很失望，他竟然未能找到對方遺留下來的——一點點痕跡！

所謂「踏雪無痕」，聽來似屬「老生常談」，其實乃是輕功中最上乘的一種身法，能够具有這種輕功的人，簡直極其希罕。

黑袍老人忽然認定出，方才與自己——

，他不禁再一次由衷感到迷惑與震驚。

迷惑的是，憑自己的閱歷，對於具有這類傑出身法的武林中人，竟然會當面不識！豈非昧於無知。

震驚的是，以目下情況看來，對方的出現尚還不知他的真實意圖，究竟是存心為何，若是存心站在自己敵對的一方，那可就頗堪憂慮了。

在屋面上站立了一刻，越覺得放心不下，遂即輕輕幌動肩頭，輕若無物的飄身而下。

屋面上同樣不曾留下任何痕跡！

顯然，他也是一個「踏雪無痕」的奇人。

× × ×

黑袍老人一連的來到了「白桑軒」！當然他沒有冒然步入，甚至於距離那裏還有很遠，他就停住了，遠遠的只看見這家飯店一片燈火輝煌，七八盞油紙燈籠在夜風下顫抖着，連帶着所發出來的燈光，也像是冷嗖嗖的！

天似乎已過四鼓了。這種天，這個時候，誰還會在店裏吃飯喝酒，真稱得上是雅興不淺了。

然而，這幾個客人，却似乎並沒有離開的意思！

白衣夫婦的雅興最高，絲毫不現倦容，添酒回燈，仍然在喝他的酒！——

他們夫婦自從進入到這家酒店以後，壓根兒就不曾閉過眼睛——然而，即使如此，他們竟然也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疏忽，就是這個酒店裏少了一個人，他們竟然不曾知道！

（未完）

## 名作家 龍乘風

### 精采作品



港幣二元

### 雪刀浪子遠播威名

名劇「雪刀浪子」播完又播  
小說「雪刀浪子」印完又印



港幣二元五角

### 「雪刀浪子」故事：

- ▲雪刀浪子
- ▲最後七擊
- ▲血濺黑杜鵑
- ▲熊族風雲
- ▲血洗黃金船
- ▲鐵馬魔車
- ▲碧血紅鷹
- ▲飛鯊浩劫
- ▲寶馬奇緣
- ▲銀狐魅影
- ▲醫谷驚魂
- ▲龍鳳追魂

有▲者經已出版



港幣五元五角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系統構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PRINCE  
太子牌

#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